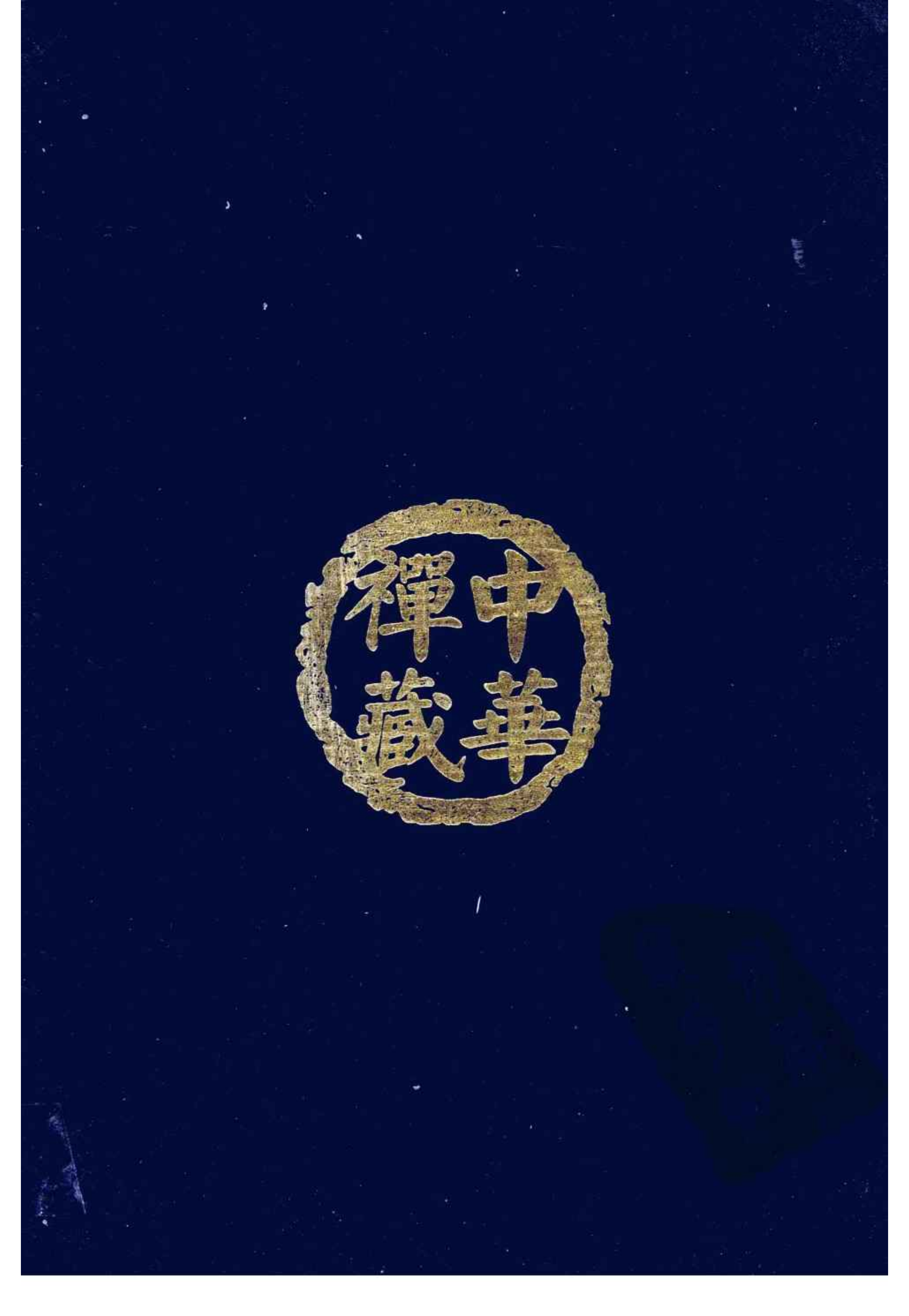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十三

（13）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續指月錄 上

卷一～十

清・聶先 編



續指月錄　解題

編譯組

全書二十卷。清・聶先（樂讀居士）編。清・康熙十九年（西元一六八〇年）刊。

本書是繼「指月錄」後所編集的禪門高僧列傳。「指月錄」所載僅至六祖下十六世。本書承接其後，所收內容自南宋隆興二年（西元一一六四年）六祖下十七世起，迄清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三十八世為止。此外，又在二十卷之前附「卷首」一篇，集錄「指月錄」所遺漏的十六世諸師傳略，在二十卷之後，又附有「尊宿集」，集錄法嗣不詳的六十一位禪師傳略。此外，並附有江湘和余懷的序文，靈巖學人和如是居士的弁語、海印學人的緣起、孫孝則的書問、凡例、倫叙考等文。

目次

序

天下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有可以言傳而究不可以言傳者。其可以言傳者。理之顯焉者也。人得而指焉者也。其不可以言傳者。理之微焉者也。人莫得而指焉者也。其可以言傳而究不可以言傳者。其理至顯至微。若近而遠。若淺而深。將指以爲有。不知於何而見以爲有。將指以爲無。不知於何而見以爲無。嗟乎。難言之矣。余少涉獵經史。竊慨夫聖賢之言。洋洋灑灑炳炳麟麟。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何人不可見。亦何人不可指也。至其微言妙義。心解神會。則多在語言文

字之外。嗟乎。是又烏可得而指耶。至於竺氏之言。余固未嘗涉其津涘。顧安所識其隻言片句。遂足以照耀今古哉。苟舍吾儒精實之理。而浸淫於彼虛無寂滅之宗。是猶舍康莊而騁足於羊腸九折之坂也。不已僻乎。吳門聶子樂讀者。研窮經史。復沈酣於宗門家言。繼瞿公幻寄指月錄。緝宋南渡後上下五百餘年宗乘微言。鉤索源流。詳核世派。彙爲一書。名續指月。噫嘻。聶子之志可爲勤矣。七八年前聶子郵是編示予曰。佛祖慧命。不絕如綫。二派五宗。法輪所寄。願吾子爲我了此弘願。余初不暇省。然竊笑所好之僻而志之勤也。去春來邗。吳

藺次先生介而造余曰。吾得夢徵。此書必待子而成。得毋非夙因乎。余矍然起曰。有是哉。子之好誠僻矣。余何敢辭。復有鍾山劉覺岸先生。秦郵孫孝則先生。參互考訂。於是廣募檀施。鳩工庀梓。亟爲刊布。第吾聞竺氏之學。以一絲不掛爲上乘。萬慮皆空爲絕德。不立文字。不下注腳。如指月之後。話月聽月。皆以月爲喻。嗟乎。其可以言傳耶。其不可以言傳耶。其可以言傳而究不可以言傳耶。余皆不可得而指也。後之覽者。倘卽以余之所以笑聶子者。還以笑余也。抑又何辭。

康熙十九年正月上元日古歙弟江湘拜題於廣陵之

文選樓

續指月錄序

魏公子無忌矯竊兵符椎殺晉鄙奪其兵救趙李光弼爲大將御史崔衆犯軍法勒兵欲斬之適中丞之命至光弼曰爲御史則斬御史爲中丞則斬中丞竟斬之而後以闖有如此膽力方可以辨綱宗之絕續也韓信在漢爲治粟都尉道亡蕭何追之言之漢王拜爲大將一軍皆驚韓琦駐延安有刺客入帳行刺琦起坐問曰誰遣汝來攜吾首去有如此識度方可定綱宗之品位也苻堅率兵百萬次於淮肥謝玄入請謝安了無懼容曰

已別有旨及玄破堅安亦無喜色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澶淵之役寇準勸眞宗渡河眞宗使人覘準何爲方閑門縱僮僕飮博歌呼契丹懼而請盟有如此襟器方可分綱宗之語句也嗚呼豈不難哉近世魔外盛行宗風衰落盲棒瞎喝予聖自雄究其所學下者目不識丁高者不過攙指月錄一部而已以此誑人實以自誑以此欺人實以自欺惟誑與欺不可以爲人而可以學道乎不可以學道而可以踞法王座秉金剛劍稱西來之嫡子提如來之正印乎故吾嘗以謂習儒者不讀四庫七略之書不覩經史典籍之大全止以通鑑集要史斷史

鈔爲博古。遂自命曰通儒。猶之習禪者。不讀一大藏契經。不覩經論撰述之大全。止以指月錄一部爲談柄。遂自命曰善知識。皆自誑自欺者也。故使從上綱宗源遠流長如水歸壑者。固瞿子之功。使盲棒瞎喝一知半解如螢竊火者。亦瞿子之過也。或者曰。然則聶子之續是錄也。功乎過乎。余應之曰。若聶子則有功而無過者也。何以言之。前錄迄南宋隆興而止。隆興以後三十八世之宗派。上下五百年之慧燈。茫然無所知也。若無續錄以續佛慧命。則絕續不辨。品位不定。語句不分。習禪之人。如瞽無相。安能如猓國狼朧闇中嗅金哉。故曰聶子

有功而無過。且聶子竭三十年血力。手胼足胝而為此書。篳路籃縷以啟山林。范金鑄鼎而禦魑魅。如鵝王擇乳無有遺餘。如波斯識寶無有漏失。本隱以之顯。事半而功倍。吾故曰聶子有功而無過也。或又曰。聶子儒者也。而強與宗門之事。豈得為無過歟。余應之曰。是則聶子之過也。夫聶子固儒者也。乃不辭呵斥。不顧詬厲。犯衆怒。嬰大難。手胼足胝而為此書。譬程嬰公孫杵臼之立孤。南霽雲雷萬春之捍賊。但欲使隆興以後三十八世之宗派。上下五百年之慧燈。瞭然明白。即遭明眼之呵斥。諸方之詬厲。亦怡然受之矣。況瞿子亦以為叔夜

之鍛遥集之屐婆娑跌宕於鑪鞴火蠟之間而自喧其僻。聶子亦猶是耳。使是錄也。廣布叢林流行法界。不識有如盤山所云心月孤懸光吞萬象者乎。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嗚呼。豈不難哉。廣霞居士莆陽余懷撰於吳門之硏山草堂

募刻續指月錄弁語

松陽老人東吳哲。斑毫譜出禪家牒。一花五葉自分明。如月得指指見月。近今復有三耳生。賦詩銘物多能聲。續成此錄在患難。猿檻雞籠渾不驚。我於禪宗兩不曉。展讀是書嘗了了。百川同自岷江來。泰華還借兒孫繞。側聞曹濟分兩宗。東西聚議還相攻。那知今人有頓漸。總在拈花一笑中。爰以此編告同志。大法流傳卅音鈒八世。蠻分眾口不殊甘。穗結千畦均有利。願君同發歡喜心。琬琰鐫成益其深。不然請從闠中視。光生筆畫皆黃金。

如是居士吳綺園次氏拜書

世間無上法。以佛爲總持。四十九年中。所在建道場。垂衍祕密諦。不獨顯文字。逮於東土祖。一葦渡海水。燈花燦五葉。分照諸方所。心心妙相印。歷劫無遺漏。公案千八百。彈指悉眞義。有不見月者。虞山揭其旨。繼席正偏知。彌淪四天下。迄今卅七世。孰爲輯其成。吳門聶居士。親承大法寶。以我性慧根。應現光明藏。證明藉尊宿。偏參具眼人。考究不厭詳。鏤刻不厭工。功用詎易集。廣及衆信善。善哉轉輪王。匪伊異人任。六種成就益。允賚大檀越。布地須黃金。雨花徵妙相。

我實聞此語。天龍應聲諾。普願諸大德。同發歡喜心。

靈巖學人范國祿汝受拜撰

緣起

古人著一書。動關千古事。雖復歷艱虞。願力依然摯。
所以成不朽。述作垂千禩。今人能法古。乃可云無媿。
禪源列五宗。緜亘歷年紀。宗宗傳不窮。紛紛各樹幟。
譬之曾玄孫。競言祖禰是。誰為溯源流。俾勿相爭惎。
吾鄉瞿先生。指月標世次。以彼居士心。作為平等視。
傳紀如列眉。衣拂明次第。西來祖庭燈。庶幾勿墜地。
宋元以後禪。續本罔與繼。懸阻痛中斷。聶子發長噫。

慨然續茲錄。旁搜奮勞勩。敘述闡微言。提唱宏宗旨。
丁巳王正旦。纂集伊維始。揮毫龍象臨。振筆獅猊萃。
閱夏復經秋。刪輯罔知瘁。前追隆杲禪。三十八代止。
窮流并溯源。參訂靡有遺。靈巖昔曾言。茲書有緣起。
前編雙目生。（謂瞿幻寄）後編三耳子。（謂聶樂讀）耳目詮禪源。人
天共歡喜。豈期書未成。罡風生怖悖。聶子謂無傷。夙
殃罔與致。能以智慧力。含忍且謹毖。倉惶力疾書。亟
求遂初志。嚙雪復呵冰。衰稽忘寢食。園中放光明。花
雨續紛墜。事釋寧廣陵。觀濤恣遊戲。流通賴明公。散
金闡祕義。如以薪傳火。如以燈傳燧。火窮薪不窮。燈

傳燧傳矣。如以指見月。見月不見指。於指能得月。見月卽見指。我本塵鞅人。望道猶未至。大哉聶子書。研精復覃思。千秋有定評。茲因庶無昧。

虞山海印學人陳見龍拜題

孫孝則先生書問

昨於西關佇覓僊舟。竟不可得。悵然久之。正擬來朝發廣陵棹。奉晤台從於旌忠。乃接翰教欣然。信未我遠也。即戒輿入。造請大教。盛使又謂舄鳧他適。不獲相見。不得不卻讀示編。知老道翁爲佛祖慧命。不惜眉毛。良可讚歎。敢以管見上佐高明者。近日衲子家頗多徧見。牙齒又復尖利。吾輩必應使之帖然俛首。乃圖天下太平。如洞山近裔掀翻世派。其持論未嘗不堅。而濟上家各抱不平。多有向弟嘵嘵者。惟以蒼天蒼天一語答之。竊見大編詳於世裔。政可上接傳

燈。而編名指月。顧名思義。指月重在法要。不在源流。倘以世裔爲主。則須鑿然闢之。方塞其口。否則資之談柄。道我輩於指月二字。顢頇了也。若據法要。其間詳略異同。首正尾正。止須竿頭商酌矣。及此棗梨初試。或仍傳燈之名可乎。惟高明喝正之。弟雖同諸方草草往來。初無所見。若謂腳根隨人。久無此心。或以點綴行墨。斷不敢落在誰家蔣虎老不知於諸方亦有所向否。惟與弟晨夕間語。略見梗概。容書出另請法誨可也。文選樓良晤不遠。不盡欲言。弟宗彝頓首

近閱淅中諸刻。掀飜世次。自相互異。識者悲之。孝則先生乃當代法門尊宿。來書諄諄以傳燈

世次爲重。甚合樂讀著錄苦心。文字禪永爲法護。諒佛祖龍天必同聲讚助云　濟陽江湘識

續指月錄總目

邗羅延窟學人聶　先樂讀編集
濟陽橙僊居士江　湘郢上參訂
鍾山劉思敬覺岸授稿
珠湖孫宗彝孝則論定

卷之首

六祖下十六世 瞿錄補遺集

臨濟宗

平江虎丘元淨禪師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

衢州天寧梵思禪師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

紹興東山覺禪師　岳州佛炤覺禪師

平江寶華顯禪師　台州天封覺禪師

成都正法建禪師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

南康雲居宗振首座　祖氏覺菴道人

令人明室道人 已上十三人照覺勤嗣

台州瑞巖佛燈禪師 淨因成嗣

福州鼓山祖珍禪師 已上三人上封才嗣
慶元育王介諶禪師
安吉道場慧琳禪師
安吉道場居慧禪師
臨安顯寧圓智禪師
安吉烏回艮範禪師
溫州本寂文觀禪師 已上六人天寧卓嗣
常德德山慧初禪師 黃龍震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 祖庵主嗣
漣水萬壽普信禪師
平江慧日興道禪師
廣德光孝懲禪師 已上三人勝因靜嗣
福州雪峰慧忠禪師 雪峰需嗣
慶元蓬萊圓禪師 天童交嗣
江州圓通守慧禪師
洪州黃龍觀禪師 已上二人圓通旻嗣
揚州石塔禮禪師 明招慧嗣
峨嵋靈巖徽禪師 浮山眞嗣
湖南報慈淯禪師 祥符立嗣
成都金繩文禪師 信相顯嗣

曹洞宗

雲門宗

卷之一

六祖下十七世

臨濟宗

慶元天童曇華禪師 虎丘隆嗣

福州西禪鼎需禪師

福州西禪守淨禪師

慶元育王德光禪師

慶元天童淨全禪師

溫州枯木祖元禪師

潭州大溈法寶禪師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

眞州靈巖了性禪師

潭州大溈景暈禪師

泉州教忠彌光禪師

福州東禪思嶽禪師

江州東林道顏禪師

常州華藏宗演禪師

建寧開善道謙禪師

臨安徑山了明禪師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

慶元育王遵璞禪師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

臨安靈隱了演禪師

鎮江焦山師體禪師　台州國淸行機禪師
常州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已上四人護國元嗣
慶元全庵齊己禪師　臨安靈隱道濟禪師
撫州疎山如本禪師　日本覺阿上人
內翰曾開居士　知府葛郯居士已上六人靈隱遠嗣
臨安徑山寶印禪師華藏民嗣　浩州鳳棲慧觀禪師昭覺元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　常德文殊業禪師已上二人文殊道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　台州萬年道閑禪師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　南康雲居圓禪師已上四人雲居悟嗣
成都信相戒修禪師　袁州普庵肅禪師已上二人黃龍忠嗣

青州青原如禪師 白楊順嗣

太平隱靜彥岑禪師

鄂州報恩成禪師 已上二人雲居如嗣

遂寧西禪希秀禪師 西禪璉嗣

饒州薦福休禪師

信州晦庵慧光禪師

眞州且庵守仁禪師 已上三人烏巨行嗣

淨居尼法燈禪師 淨居溫嗣

台州萬年曇賁禪師

南劍西巖宗回禪師

慶元天童了朴禪師

臨安龍華本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臨安東山吉禪師 已上六人育王諶嗣

臨安靈隱道樞禪師 道場慧嗣

悟初首座 光孝緻嗣

曹洞宗

慶元天童如淨禪師 雪竇鑑嗣

東谷光禪師 華藏祚嗣

雲門宗

温州光孝深禪師 中竺妙嗣

卷之二

六祖下十八世

臨濟宗

天童密菴咸傑禪師　衢州光孝善登禪師

南書記　侍郎李浩居士

教授嚴康朝居士 已上五人天童華嗣　泉州法石慧空禪師

臨安淨慈曇密禪師　吉安青原禋禪師 已上三人教忠光嗣

荆州公安祖珠禪師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

臨安淨慈彥充禪師　婺州智者眞慈禪師

成都昭覺紹淵禪師　徽州簡上座 已上六人東林顏嗣

福州鼓山安永禪師　溫州龍翔南雅禪師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　南劍安分庵主 已上四人西禪需嗣

臨安靈隱之善禪師　臨安淨慈義雲禪師

臨安北磵居簡禪師　臨安徑山如琰禪師

福州東禪智觀禪師　湖州上方義銛禪師

臨安鐵牛印禪師　慶元育王宗印禪師

慶元育王師瑞禪師　慶元天童了派禪師

慶元天童師齊禪師　江州雲居梵琮禪師

常州華藏有權禪師 道場全嗣

天童凝鈍智頴禪師 焦山體嗣

鎮江金山道奇禪師 徑山印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 雙林用嗣

慶元徑山元聰禪師 龜峰光嗣

平江萬壽月林禪師 大洪證嗣

常德德山子涓禪師 大溈行嗣

萬松壞衲大璉禪師 雲居會嗣

溫州龍鳴賢禪師

潭州大溈鑑禪師

慶元瑞巖景蒙禪師

慶元雪庵瑾禪師 已上四人萬年貴嗣

曹洞宗

襄州鹿門覺禪師 天童淨嗣

卷之三

六祖下十九世

臨濟宗

徑山淮海源肇禪師
天童弁山阡禪師
龍溪文禪師
慶元大慈慧洪禪師
湖州道場法舟禪師
慶元瑞巖崇壽禪師 育王瑞嗣
鼇峰定禪師 已上二人天童派嗣
福州雪峰信禪師 何山清嗣
越州天衣文蔚禪師
華藏純庵善淨禪師 已上四人天童觀嗣

婺州雙林石朋禪師
平江虎丘曇禪師
平江虎丘道源禪師
慶元壽國清禪師 已上十人徑山琰嗣
無極觀禪師 已上二人育王印嗣
慶元無鏡徹禪師
饒州薦福燦禪師 育王堪嗣
平江虎丘善濟禪師
柏岩凝禪師
徑山荊叟如珏禪師

福州雪峰德因禪師已上二人天童顓嗣　靈隱高原祖泉禪師金山奇嗣

隆興黃龍慧開禪師　興化囊山德秀禪師

潭州石霜妙印禪師已上三人萬壽觀嗣　鼓山檜堂祖鑒禪師乾元顓嗣

徽州黃山正因禪師育王鄮嗣

曹洞宗

靑州普炤一辯禪師鹿門覺嗣　天童雲外岫禪師直翁舉嗣舉嗣東谷光

卷之四

六祖下二十世

臨濟宗

徑山無準師範禪師　江州雲居慈覺禪師

寧波大慈道傳禪師　靈隱石田薰禪師（已上四人臥龍先嗣）
天童滅翁文禮禪師　溫州江心希璉禪師
台州佛日巖禪師　華藏無礙覺通禪師
淨慈谷源道禪師　湖州道場悟心禪師
寧波雪竇仲謙禪師　諾庵肇禪師
湖州道場普巖禪師　蘇州虎丘曇禪師
台州瑞巖光睦禪師　鎮江金山善開禪師
雪竇無相範禪師　祕監陸游居士（已上十四人靈隱嶽嗣）
徑山癡絕道沖禪師（薦福生嗣）　淨慈清溪沅禪師
荊州公安錫禪師　福州西禪圓禪師

大慶尼智悟禪師（雪峰信嗣）　天童西江謀禪師

福州雪峰玉禪師（已上二人華藏淨嗣）　杭州中竺有禪師

臨安淨慈慶禪師（已上二人徑山珏嗣）　婺州寶林無機和尚（靈隱泉嗣）

溫州瞎驢無見禪師　臨安無傳祖禪師

杭州護國宗禪師　放牛余居士（已上四人黃龍開嗣）

福州皖山正凝禪師　婺州雙林介禪師（已上二人孤峰秀嗣）

葛廬覃禪師（容庵海嗣）

曹洞宗

磁州大明寶禪師　慈雲十身覺禪師

玉溪通玄圓通禪師　鄭州普照寶禪師（已上四人普照辯嗣）

杭州淨慈慧禪師

杭州中竺珂禪師 已上二人 靈隱瑾嗣

育王橫川如珙禪師

淨慈石林行鞏禪師

嘉興天寧衍禪師

平江虎丘靖禪師 已上四人 天童禮嗣

平江萬壽辯禪師

平江虎丘義禪師 已上二人 雲巢岩嗣

徑山虛舟普度禪師 華藏通嗣

平山萬壽嶽禪師 淨慈道嗣

平江承天夢眞禪師

霍山昭禪師

慧巖象潭泳禪師

一關溥禪師

台州國清澤禪師 已上五人 雪竇謙嗣

徑山智愚禪師

天童石帆衍禪師 已上二人 道場巖嗣

杭州徑山心月禪師 金山開嗣

福州神光隆禪師

高臺此山應禪師

杭州中竺正遠禪師
寧波佛巖天倫禪師
越州天衣子淸禪師 已上六人徑山熙嗣
杭州中竺自如禪師
江州東林喆禪師
明州天童奇禪師
徑山本源善達禪師
龍巖眞首座 已上五人徑山高嗣
恭都寺 何山明嗣
明州雪竇汝霖禪師 天童鑑嗣
湖州道場思珉禪師
徑山月江宗淨禪師
江州東林宗廓禪師 已上三人靈隱閭嗣
石門元翁信禪師 中竺有嗣
呂鐵船居士 風旛中嗣
金芝嶺鐵柴念庵主 華藏見嗣
松江澱山德異禪師 皖山凝嗣
舒州太湖寬禪師 金牛眞嗣
無爲天寧教禪師 眞翁圓嗣
北京慶壽簡禪師 慶壽璋嗣

曹洞宗

太原王山體禪師　仁山恆禪師已上二人大明寶嗣

燕京慶壽教亨禪師普照寶嗣

卷之六

六祖下二十二世

臨濟宗

杭州高峰原妙禪師　徑山虛谷希陵禪師

衡州鐵牛持定禪師　袁州鐵山瓊禪師

建昌牧潛圓至禪師已上五人仰山欽嗣　竹屋簡禪師

絕象鑒禪師　台州方山寶禪師

永宗本禪師已上四人斷橋倫嗣　蔣山忠禪師無學元嗣

崑山薦嚴妙道禪師　金陵古林清茂禪師

越州天衣覺恩禪師已上三人育王珙嗣　杭州靈隱德海禪師

嘉興天寧景曇禪師　蘇州虎丘永禪師已上三人淨慈瑩嗣

杭州徑山淨伏禪師　天童竹西坦禪師已上二人徑山度嗣

越州寶葉源禪師　蘇州虎丘雲禪師已上二人徑山愚嗣

南叟茂禪師徑山月嗣　育王東生德明禪師育王彌嗣

靈隱空叟忻悟禪師　少師斯道衍禪師已上二人徑山及嗣

徑山南石文琇禪師萬壽仁嗣　嘉興天寧力金禪師

徑山象源仁淑禪師已上二人徑山銘嗣　金陵天界慧曇禪師

臨濟宗

天目中峰明本禪師　杭州斷崖了義禪師

大覺布衲祖雍禪師　處州空中假禪師 已上四人天目妙嗣

般若絕學世誠禪師 靈雲定嗣　徑山竺遠正源禪師

婺州寶林紹大禪師 已上二人徑山陵嗣　汝州香嚴思聰禪師 鐵山瓊嗣

湖州石屋清珙禪師　淨慈平山處林禪師

婺州石門至剛禪師 已上三人道場信嗣　海門天眞惟則禪師 匡廬源嗣

台州華頂先覩禪師　明州松巖元湛禪師

杭州鳳山靈禪師 已上三人瑞巖寶嗣　天童平石砥禪師 東巖日嗣

日本夢窗智曤國師 高峰日嗣　台州瑞巖無慍禪師

天童了堂一禪師
徑山大宗興禪師 已上三人 靈巖道嗣
蘇州靈巖淸欲禪師
蘇州定慧大方禪師
瑞雲松隱茂禪師
溫州仙巖猷禪師
越州龍華海禪師 已上五人 保寧茂嗣
育王大千慧照禪師
杭州徑山顏禪師
育王雪窗悟光禪師
徑山月林鏡禪師
建寧斗峰正璋禪師
明因湛禪師 已上六人 靈隱海嗣
三空道人 天寧曇嗣
金陵天界懷信禪師
天童舜田牧禪師 已上三人 天童坦嗣
金陵蔣山忠禪師 玉山珍嗣
育王月江正印禪師
徑山南楚悅禪師 已上二人 徑山伏嗣
徑山月江宗淨禪師 雙林聞嗣

日本古先原禪師 已上三人天目本嗣
建寧古梅正友禪師 般若誠嗣
杭州淨慈普仁禪師 智者義嗣
杭州止庵德祥禪師
天界夷簡禪師 已上二人淨慈林嗣
湖州弁山智安禪師 海門則嗣
處州白雲智度禪師 華頂睹嗣
天童元明原良禪師 壽昌源嗣
徑山敬中普莊禪師 天童一嗣
溫州江心慧恩禪師 天界信嗣
慈谿見心來復禪師 徑山悅嗣
慈谿無旨可授禪師 靈隱明嗣
杭州普明成禪師
淨慈照庵靜禪師 已上二人祖芳聯嗣
瑞安太初啟原禪師
金陵非幻永禪師 已上二人烏石愚嗣

曹洞宗

西京雪庭福裕禪師
燕京報恩從倫禪師

吾捨從寬禪師　華嚴全一至溫禪師

丞相耶律楚材居士　屏山李純甫居士 已上六人報恩秀嗣

順德弘明虛照禪師 仙巖德嗣

卷之九

六祖下二十五世

臨濟宗

蘇州萬峰時蔚禪師　杭州天龍守貴禪師

華亭松隱德然禪師　婺州蘭室德馨禪師

婺州明叟昌庵主 已上五人千岩長嗣　潤州慈舟濟禪師

一峰寧禪師 已上二人古梅友嗣　杭州空谷景隆禪師 弁山安嗣

金陵天界俊禪師 福林度嗣

曹洞宗

西京少室文泰禪師　太原中林智泰禪師

泰安足庵肅禪師　和林北寺覺印禪師

成都昭覺仲慶禪師　安平守讓禪師

幷州太子久善禪師　京兆華嚴覺印禪師

鞏昌廣嚴法興禪師　順德妙乘禪師 已上十八少室泰嗣

燕京月泉同新禪師 林泉倫嗣　關中林禪師

十方進禪師　嵩山法王暉禪師

泰安靈巖復禪師　護國圓禪師

崇孝普禪師　淨土里禪師

汝州寶應海禪師已上八人復庵照嗣　天寧仲復子顏禪師

太保劉秉忠居士已上二人天寧照嗣

卷之十

六祖下二十六世

臨濟宗

蘇州寶藏持禪師　瑞州無念勝學禪師

杲林首座已上三人萬峰蔚嗣　建昌黃龍本來禪師金山濟嗣

東普無際明悟禪師　杭州虎跑皎禪師已上二人天界俊嗣

揚州素庵田居士何密庵太守嗣

曹洞宗

鄧州香嚴文才禪師　熊耳空相珪禪師

嵩山龍潭深禪師　嵩山龍潭端禪師

洛陽天慶江禪師　嵩山永泰祥禪師已上六人少室遇嗣

盤山遇禪師　太原斌禪師已上二人寶應達嗣

天界雪軒道成禪師秋江潔嗣　西京息庵義讓禪師

泰山靈巖容禪師　晉寧心庵主

白茅春庵主已上四人封龍就嗣

卷十二

六祖下二十八世

臨濟宗

金陵海舟永慈禪師　東明海舟普慈禪師

冰心月江覺淨禪師已上三人東明旵嗣　邵武君峰慧通禪師天界中嗣

金陵高座覺澄禪師　襄陽大雲興禪師

涿州金山寶禪師　唐安湛淵斎禪師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　長松大心眞源禪師

松潘崇善智中禪師　石經豁堂祖裕禪師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

翠微悟空禪師　珪庵祖玠侍者已上十二人投子琦嗣

五臺顯通淨倫禪師雲南堅嗣　東峰寧禪師

杭州毒峰本善禪師　五臺孤月澄禪師 已上三人月溪澄嗣

鳳陽槎山文全禪師　崇福大慧華禪師 已上二人廣善澄嗣

處州白雲滄禪師 顯菴眞嗣　明州用剛宗軟禪師 和菴忠嗣

黔中正法雪光禪師 潔空通嗣　性空和尚 雪峰瑞嗣

曹洞宗

南陽松庭子嚴禪師　佛巖稔禪師

登封竹庵子忍禪師　登封華嚴遇禪師

陝州熊耳登禪師　古蔡元禪師 已上六人香嚴才嗣

天寧才禪師　維摩懷禪師

天慶能禪師　韶陽雲門憨禪師

卷十三

六祖下二十九世

臨濟宗

南京碧峰顯禪師 東方裕嗣　杭州寶芳進禪師 夷峰寧嗣

荊州圓通湛覺禪師 性空法嗣

曹洞宗

嵩山萬壽了改禪師 松庭嚴嗣

卷十四

六祖下三十世

臨濟宗

荊門天琦本瑞禪師 寶峰瑄嗣　匡山天池智素禪師 碧峰英嗣

嘉興東塔曉禪師 寶芳進嗣　嘉興天寧道濟禪師 吉庵祚嗣

湖州天池法聚禪師 天通顯嗣　建寧古音淨琴禪師 壽堂松嗣

浮峰普恩上座（天池聚嗣）　建寧斗峰覺禪師（雙峰琴嗣）

曹洞宗

西京無方可從禪師（萬壽斌嗣）

卷十六

六祖下三十二世

臨濟宗

北京笑巖德寶禪師（無聞聰嗣）　五臺龍樹寶應禪師

五臺山楚峰和尚　玉堂和尚（已上三人大川洪嗣）

蘇州車溪性沖禪師　嘉興祇園虛禪師（已上二人無趣空嗣）

曹洞宗

北京小山宗書禪師　順德金山寶禪師（已上二人少室載嗣）

卷十八

六祖下三十四世

臨濟宗

天童密雲圓悟禪師　磬山天隱圓修禪師

雲門雪嶠圓信禪師　湖州淨名蓮禪師（已上四人幻有傳嗣）

曹洞宗

西山大千常潤禪師　建昌廩山常忠禪師

大伾隱庵如進禪師　龍岡大方遷禪師

鄴下古風通玄禪師　順德天然佐禪師（已上六人宗鏡書嗣）

卷十九

六祖下三十五世

臨濟宗

茲則統名尊宿。自宋迄今。續入六十一人。謂之應化。謂之未詳皆得。

溫州省庵思禪師
文獻公黃溍居士
坱北和向
奉化雪竇常藏主
台州黃巖丁安人
慶元育王勉侍者
鑷工張德道者
永福靈江浩首座
老素首座
淨慈元庵會藏主
天目一山魁庵主
溫州壽昌輝禪師
育王虛庵實首座
天童幻庵住首座
天童默中唯西堂
佛隴宜興可上座
瑞州九峰壽首座
天台無盡祖燈禪師
徑山傑峰英禪師
徑山敬庵莊禪師

寧波天壽新禪師　明州秀峰敢禪師
金陵紫竹林煥禪師　興化蘆渡權禪師
徐州龍山量禪師

續指月錄凡例二十則

虞山瞿幻寄先生指月錄一書。先是嚴天池先生。水月齋初刻。爲禪林祕寶。海內盛行。板經數易。後如破山禪師。翻刻東塔禪堂。具德禪師。兩鐫天寧靈隱。甚至斗大茅庵。亦皆供奉。腰包衲子。無不肩攜。儒者談禪之書。未有盛於此本者也。但前錄自七佛起。至六祖以下。凡十六世而止。宋孝宗隆興年後。隆杲諸老以下無傳焉。茲刻以隆興二年爲始。自十七世續起。迄今康熙十八年。三十八世而止。上下五百年。續佛慧命。靡敢或遺。惟現坐道場。無

語錄傳紀塔銘者。不錄。

瞿錄所載。惟十六世。限以軸終。不無遺漏。茲刻不欲輕遺一師。故於十六世。凡大藏現有機緣一句一義可傳者。另成前錄補遺一卷。

瞿錄有應化聖賢。未詳法嗣等卷。茲刻自南宋以後歷代祖師。凡有未表師承者。另列尊宿一卷。諸山召對機緣。另編奏對一卷。現存原本無此卷俟覓得補刊

古德祇有語句。見之舊本。並無悟道入室機緣。及姓氏生里者。祇載語句。不及備陳。

茲錄如二十世。玉溪玄通禪師。二十一世。慶壽教亨

禪師箬庵續燈存稿俱載之未詳法嗣覺浪傳燈正宗載通爲洞宗普炤辯嗣載亭爲普炤寶嗣覺公以洞上子孫師承必有所本當從傳燈正宗爲是餘可類推

按傳燈正宗五十五卷萬年貢嗣三人有瑞巖景蒙無天童從瑾續燈存稿萬年貢嗣亦止三人有天童從瑾無瑞巖景蒙茲刻從正宗補蒙從續燈補瑾其餘嗣派彙考諸刻例此增補難以枚舉

按續燈未詳法嗣卷內所載仙翁可觀禪師於仙林雪庭禪師之後查雪庭乃明英宗時人可觀蓋宋

高宗時人也。相隔二百餘年。不宜次敘若此。謹爲改正。

傳燈舊本。列大慧杲居虎丘隆先。續傳燈則虎丘隆居大慧杲先。遠公續略。則置洞宗諸祖於卷首。近如箬庵問費隱容覺浪盛白巖符遠門柱所刻諸錄。各高等身。互陳靑原南嶽前後伯仲之說。所謂各爲一家言。以自尊其祖也。茲錄原承瞿先生以儒論禪。便於觀覽。並無人我有滋法弊。讀者諒之。

五宗至宋季以後。海內止存臨濟曹洞兩宗。而濟宗法裔爲盛。故錄中行布次第。臨濟先於曹洞。率由

其舊。以便海內學者之觀覽無異云。
濟宗世次。悉從南澗續燈。南嶽單傳諸書。洞宗世次。悉遵洞宗續燈。洞宗世譜傳燈正宗諸書。各有所自。並無冒濫。
西蜀有大慧杲一支。自鼓山永淨慈明以後。其法嗣燈燈相續。漢月藏公聞之。曾通書問。且近代有吹萬。鐵壁。巴掌。耳庵。諸公語錄。現入嘉興藏中流通。所謂承當有人。繼絕爲重。極深瞻仰。愧未獲觀全錄。另俟後賢詳爲補入。
信史有闕疑之例。傳燈有並載之條。蓋以續佛慧命。

重在師承。萬難以臆見刪削也。瞿錄並載兩天皇悟。因符碑丘碑。各承宗派。遂爲千秋疑案。紛端久矣。茲錄有兩海舟慈。而昭然不疑者。有說焉。兩慈皆濟宗之人。有一家言可按也。一爲金陵翼善開法之海舟永慈。一爲杭州東明繼席之海舟普慈。其姓氏生里不同。其長幼年歲有別。其悟道機緣可證。其付授時日甚殊。普慈則有天童悟爲之立傳。花城沈貫爲之作拈頌序現在也。永慈則有南澗問之續燈存稿。靈巖之南嶽單傳錄現在也。惟續燈萬峰嗣下。削去海舟慈之沈貫問答一則。另

詳註於二十八世普慈章之後。

三峰初傳。如橫山成海門葉顯寧垣華嚴鴻祥符銛。安隱忍。高峰聖皆不輕記人。而同門爲之記。再傳如能仁光興化宗德山賦。亦不輕記人。而本師爲之記。又如穹窿範瑞光雲。夔雲璣西林玄輩。皆爲三峰許可。究不嗣三峰而嗣其子。此等高風古今指不勝屈。其間恐多未詳。姑遵各有刻本可憑者。然後載入。

是書專在流通宗眼。以機緣爲重。姓名出處。聊備查考

諸師之名系於號。號系於寺院庵額。額系於郡邑。以便查考。此傳燈之定式也。如宋之平江。卽今之蘇州。宋之臨安。卽今之杭州。宋之慶元。卽今之寧波。茲錄惟祖庭之名不易。而郡邑隨時以系之。如慶元天童。寧波天童。臨安靈隱。杭州靈隱之類。不可枚舉。

錄中惟稱禪師者爲多。其稱國師。和尚。法師。西堂。藏主。庵主。上座。首座。大士。居士。道人之類。皆各承其舊。並無臆見。惟姚少師。係徑山及法嗣出世普慶。遷天龍。唱道甚久。且其得官後。勵道益堅。仍從嗣

法。稱少師斯道行禪師云。
續燈不列章次者。亟爲補之。如徑山範下斷橋倫一
支。至二十七世。月溪澄。失載機緣。幾至源流無考
之類。
嚴天池水月齋原刻瞿本。每葉用十一行二十一字。
海內翻本。無不宗之。惟揚之天寧。杭之靈隱二刻。
俱有句讀小圈。讀之甚便。且每葉板心。註每師名
號三小字。更便查閱。茲刻遵之。
是錄也。海內名公尊宿共加參訂。其三十四世以前。
凡有未經箸庵費隱覺浪白巖遠門所曾輯錄者。

一字不敢纂入。其三十五世以下。因諸老未有成書。逐一商酌。凡有未經刊行語錄傳記塔銘。無可憑據者。一字不敢纂入。足稱考核精詳。源流有自。誠禪林之拱璧。法門之至寶也。

是錄起於丁巳春。工成於戊午長夏。鳩工始於嘉興楞嚴寺之藏經坊。終於維揚建隆寺之印經寮。繕稿於張劍園居士之般若閣。

聶先樂讀識

虎丘徑山二祖長少倫敘考

五燈會元載昭覺勤祖法嗣徑山杲居首而虎丘隆次之。蓋會元輯於大川濟公係妙喜四世孫推尊其祖宜乎列徑山於虎丘之前也。但嚴統諸書亦仍會元之舊文先徑山而次虎丘則不得不引虎丘塔碑及大慧年譜詳考二祖之年臘著為說以辯正其倫敘焉按塔碑隆祖遷化於高宗紹興六年丙辰五月八日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則隆祖之示生在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也九歲去家則元豐八年乙丑也又六歲受具則哲宗元祐六年辛未也又五歲而行

脚四方。首參長蘆淨照。次參湛堂。次參死心。最後從圓悟於夾山。當機契悟。參隨二十年。歸和州省親。四衆請開堂於城西開聖寺。以建炎之亂。南渡宣城。郡守李尚書光延居彰教。四年而遷虎丘。又三年而示寂。則住虎丘。當在紹興四年甲寅。住彰教當在建炎四年庚戌。而出世開聖。則在建炎二三年間也。會元諸書。皆載圓悟於建炎初遷金山。二年正月。奉詔入對揚州。賜號圜悟禪師。今隆祖語錄第一會住開聖開堂日拈香酬法乳。稱現住金山佛果圓悟禪師。是則正在佛果住金山入對賜號之時也。其參隨圓悟

二十年則當始於徽宗政和之初年也會元載圓悟崇寧中還里省親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復出峽南遊張無盡留居碧巖復徙道林而隆祖塔碑謂趨夾山見圓悟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他書載僧問圓悟如何是夾山境悟答曰猿抱子歸靑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然則夾山者卽碧巖也參考羣籍定其年甲則隆祖之常隨圓悟自政和而宣和而靖康而建炎前後蓋二十年也此則隆祖之始末合會元諸書所紀以證徐林所撰之塔碑並無纖毫可疑者也按年譜大慧生於哲宗元祐四年己巳則齒少於隆祖

一十二年也出家於徽宗崇寧三年甲申則後於隆祖之脫白一十九年也請具足戒於崇寧四年乙酉則後於隆祖之得戒一十四年也政和年間依湛堂於寶峰至宣和七年乙巳始參圓悟天寧則契機圓悟亦在隆祖之後十餘年也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始住海昏雲門庵則正當隆祖住彰教之年爾時隆祖先已出世於開聖也此則悉依大慧門人祖詠宗演所修之年譜其載筆諒無差謬者也考諸塔碑年譜以定二祖之倫敘豈非虎丘爲兄而徑山爲弟乎年譜載大慧於建炎元年丁未省侍圓悟於金山偕

隆藏主之吳門。少憩寶華。穴虎丘。遂館於前。資據塔碑。隆祖是時已住開聖。未住虎丘。意者二老。皆以省侍圓悟。相遇於金山。遂同遊吳門。館於虎丘耳。他書又載應庵華祖。先於彰教。親依隆祖。及隆祖遷住虎丘。則華祖爲先馳。意者隆祖於建炎中。先已受虎丘之請。至紹興中。始來闡法。故華祖爲前驅耳。不然。以著草鞋住院之華祖。豈其居學地時。曾爲子夏之先耶。會元載應庵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

正脈通。其歸重如此。年譜載大慧於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以頌代書答歸宗華侄長老。此之謂也。會元又載應菴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又載應菴於虎丘忌日拈香。有二十年來坐曲彔木之句。又載應菴於孝宗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年譜載大慧亦於是年八月十日。示寂於徑山明月堂。則知應菴弘法二十餘年。實與大慧同時行道也。諸書列徑山於虎丘之前。實爲傳誤。久欲正其說。以徧告諸方具眼。適樂讀居士從邗上歸。出其向日圜中所編指月續錄見示。開卷便見

虎丘法嗣。列在徑山法嗣之前。觀其伯仲昭然。頓使雁行成序。且載筆精妙。確有卓見高識。爲功於傳燈無盡矣。敢抒管見以附不朽。名之曰。少長倫敍考云。康熙己未佛成道日。虎丘二十一世法孫。虞山檗巖本黃槃談拜書

予閱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係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則知虎丘爲圓悟首座也。又閱紫柏老人集。其序應庵和尙語錄云。臨濟正宗。大於楊岐會。盛於五祖演。至於圓悟嫡嗣。曰虎丘。而虎丘嫡嗣爲應庵。則知虎丘爲圓悟嫡嗣也。及閱五燈會元。照覺禪

師法嗣三十餘人。首徑山而次虎丘。則不能無疑。今閱檗公辯正一書。其考諸塔銘。按諸年譜。二祖之得法行化。年月次序可謂詳矣。其有一事徑山在虎丘之先者乎。虎丘爲兄。徑山爲弟。斷然無疑也。夫兄弟之倫。儒釋一理。古人雖重嫡而輕庶。然庶爲兄嫡爲弟。長幼之序。猶不可紊。況嫡本兄乎。庶本弟也。而可以顚倒其倫次耶。五燈會元。編於大慧之門人。而推崇其祖。是誠有之。如楚石爲大慧五世孫。無相錢居士序其語錄云。圓悟之後。分爲二宗。一爲妙喜。一爲虎丘。是亦先徑山而後虎丘者。謫傳日久。幾莫能辯。

檗公得法於木陳老人。爲虎丘二十一世孫。辯正二祖倫次。非爲推崇其祖。實所以較正臨濟之正傳。訂定圓悟之宗派。公也。非私也。彤學識淺劣。於禪宗未窺一二。但宋文憲公。爲文苑鉅公。所作禪林碑版之文甚多。若育王約之裕公生塔之碑。龍池佛心寧公舍利塔銘。詳載原委。未有不先虎丘而後徑山者。是可信也。敬書以弁於指月續錄之首。俾僧史之信從有本云。長洲念齋繆彤題

續指月錄卷首

廬陵聶　先樂讀編集
濟陽江　湘郢上參訂

六祖下十六世 瞿本補遺

臨濟宗

平江虎丘雪庭元淨禪師。吉安雙溪人。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二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

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在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眾曰。嶮。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鄰。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鄰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昭覺
勤嗣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覻著則瞎。　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視。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昭覺勤嗣）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州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　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

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

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腳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腳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昭覺勤嗣）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昭覺勤嗣）

紹興東山覺禪師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劍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

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撥看。以手拍禪牀。下座。　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昭覺勤嗣

岳州君山佛炤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鎭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昭覺勤嗣

平江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上堂。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

鉢盂去。爲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　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祗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昭覺勤嗣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入火眞金色轉鮮。昭覺勤嗣

成都正法建禪師。上堂。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峰上獅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昭覺勤嗣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舉百丈脫野狐公案。頌曰。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上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昭覺勤嗣）

南康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酬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昭覺勤嗣）

祖氏覺庵道人。建寧游察院之侄女也。幼志不適。留心

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卻所見始得自由氏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昭覺勤嗣

令人明室道人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　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鷂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妙蓮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眞

面目便是祖師一木乂道不得底乂下死道得底也乂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昭覺勤嗣已上共十三人）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卽不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淨因成嗣）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上堂日日說時時擧似地擘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貓兒偏解捉老鼠 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

啼落西山月。憍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嗄。

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其。無別其。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太平懃嗣

慶元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

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鸎。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太平懃嗣

隆興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 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曰。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脈。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太平懃嗣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淸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太平懃嗣

吉州大中祥符淸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敎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靑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去。太平懃嗣

漳州淨衆佛眞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駝無覓處。夜來足

跡在松陰。太平勲嗣

隆興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說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剎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太平勲嗣已上共七人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緜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輪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

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囘。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卻被你道著。　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卻。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　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彫

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己。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

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窗外黃鸝口更多。祇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曰。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惟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於寺西。龍門遠嗣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

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龍門遠嗣 共二人

潭州大溈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　僧問。達磨面壁九年。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贓爲驗。曰。有時乘月好。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開福寧嗣

潼川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出家。謁南堂。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艸青。坐卻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 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麪倉儲無顆粒。崖爲畔。泉爲匹。颯颯淸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大隨靜嗣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

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麽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卽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麽則南嶽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大隨靜嗣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峰仔細看。霧捲雲收

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大隨靜嗣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緜州人也。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大隨靜嗣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贇禪師。坐次贇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

靈龜曳尾。大隨靜嗣已上共五人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五祖自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人。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卻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

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腳短。少喜多瞋。　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麼。衆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卻了也。三彖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黃龍逢嗣

胡文定公草庵居士。名安國。字康侯。久依上封秀和尚。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掘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秀偈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

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上封秀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會落卻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恁麼人。喝一喝。　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為蕩子偏憐客。自若貪杯惜醉人。

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下座。上封才嗣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卻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鎚他亦不顧。且道是誰。　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溪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曰。歸堂去。上封才嗣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禪牀一帀。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東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祇在

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眞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上封才嗣已上

共三

人

慶元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是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

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翦徧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歷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麽。忽然踏著釋迦頂顊。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師性剛毅。涖衆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天寧卓嗣

安吉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庭前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麽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

座。　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諸譌。拈起舊來氊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天寧卓嗣

安吉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眾若會得去。鎖卻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　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

上堂。舉臨濟示眾曰。一人在高高山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

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天寧卓嗣

臨安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花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天寧卓嗣

安吉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為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 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

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師召眾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為甚麼卻五年分疏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天寧卓嗣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郡之永嘉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卻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

參天寧卓嗣已上共六人

常德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人。上堂。顧視大眾曰。見

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為寒為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　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卻正法眼。拈卻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杜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黃龍震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祖庵主嗣

漣水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

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入不見開花結果自馨香 勝因靜嗣

平江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勝因靜嗣

廣德光孝果慜禪師桃源人上堂舉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脩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勝因靜嗣 已上三人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

麽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雪峰需嗣

慶元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天童交嗣

江州圓通密印守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卻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圓通旻嗣

洪州黃龍道觀禪師。上堂。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麽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愼家之門。圓通旻嗣　已上二八

揚州石塔宣祕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 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 上堂。至座前。師擒一僧上法座。僧慞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土屙在。汝諸人因甚麼卻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嶮。明招慧嗣

峨嵋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

[illegible] 黃龍觀 石塔禮

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浮山眞嗣

湖南報慈淯禪師。上堂。靑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己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祥符立嗣

成都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信相顯嗣

曹洞宗

常州華藏明極慧祚禪師。頌洞山喫果子話曰。洞山果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點破。牡丹花下睡貓兒。淨慈暉嗣

明州雪竇足庵智鑒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眞歇於長蘆。大休首眾。郎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食。庵小無牀可臥。若能與食展庵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叩其所得。呈一頌。然喜曰。鑒公徹

金繩文　華藏祚

也。復見大休於岳林。試其機鋒辯才無礙。歎曰。佛祖不柰你何。因爲行乞。擔二布囊。隨得卽受。備歷艱勤。出世爲大休燒香。上堂云。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天童珏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卽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欸乃。碧巖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月。

無心盌子貯清風。雪竇宗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暖了無知。善權智嗣

雲門宗

密州嵴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雪竇明嗣

臨安五雲悟禪師。苕溪人。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

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東風總不知。淨慈昌嗣

臨安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　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

明。驚起雪師子。瞠開紅眼睛。　上堂。去年梅。今歲柳。
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
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靈隱光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
壁空勞力。三腳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
如此。九九八十一。　圓覺曇嗣

荊門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
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
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嶽麓海嗣

續指月錄卷首

續指月錄卷一

廬陵聶　先樂讀編集

濟陽江　湘郢上參訂

六祖下十七世

臨濟宗

慶元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之黃梅江氏子。年十七。投邑之東禪出家。十八爲大僧。首參隨州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徧歷江湖。所至與諸老宿激揚。無不投契。後上雲居謁圓悟勤老人。一見拊勞。痛與提策。迨勤入蜀。命師往依彰教隆和尚於宣。及隆移虎丘。師爲

先馳。未半載。通徹大法。頓悟圓悟爲人處。機關深固。運用恢廓。言句超越。道洽叢林。未幾禮辭。遊戲諸方。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以妙嚴。請師出世。歷住明果。薦福。東林。蔣山。歸宗。天童。諸名刹。　上堂。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撒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上堂。九年面壁。壞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

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蘇州人獃。常州人打野。大宋國裏只有兩箇僧。川僧。浙僧。其他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山茨際云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老僧仔細看不見東西少南北　碓庵青頌云蘇常川浙到淮南福建江西又廣南各路鄉談多打盡自家仍被舌頭謾　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

日己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踴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眾。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卻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辯龍蛇。虎丘隆諱日。師設供拈香曰。平日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牀。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

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師於室中能鍛錬耆艾。故一時共稱大慧杲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誡徒衆云。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

師住歸宗時。大慧杲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杲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師云。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望重如此。 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師臨示寂。猶挂入室牌。鉗鎚大衆。至夜分。區處院事。纖悉不遺。門人以辭世偈爲請。師曰。吾常笑諸方所爲。豈自爲之耶。奄然趺坐而逝。塔全身於天童太白峰。虎丘隆嗣

泉州教忠晦菴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曰。既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菴悟。機語皆契。以楚淮盜起歸謁佛心。後參大慧杲和尚於廣因。得荷大法。（機緣悟由備載瞿錄大慧杲章）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卻。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問。罔明因甚麼卻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峰秀。放

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大慧杲嗣）

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出家。母以親迎難之。師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爲比丘。一鉢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茅於羌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因敎忠光參大慧杲。（悟由詳載瞿錄大慧杲章）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卻眼。卸卻符。趙州東壁挂葫蘆。　住西禪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於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

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羌峰頂上。拏風鼓浪。玩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曰。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閒。大慧杲嗣

福州東禪蒙菴思岳禪師。江州人。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疏。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　上堂。啞卻我口。直須要

道。塞卻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道泗州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大慧杲嗣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本州人。上堂譚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嚴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

打　上堂。文殊普賢譚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　上堂。閉卻口。時時說。截卻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爲甚麼卻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大慧杲嗣

江州東林萬庵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微有省發。洎悟還蜀。囑依大慧杲。仍以書致杲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之。其後未可量也。杲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烏窠吹布毛。便有

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 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大慧杲嗣

慶元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彭氏子。早入大慧杲室。杲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師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杲曰。你是第幾箇。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 次年佛涅槃日。師頂禮次。因念佛身常住。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以告杲。杲曰。你這回徹也。杲再主徑山。拉以

偕往。後以偈并頂相付之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　師住靈隱日。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者何事。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卻。嘗留宿內。又觀堂奏對機緣。備於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峰東庵。大慧杲嗣

常州華藏遯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腳。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上堂。舉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曰。南泉趙州也

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峰覲不足。卻來平地倒騎驢。（大慧杲嗣）

慶元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得清。復曰。適來松源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觜。（大慧杲嗣）

建寧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悟由詳載瞿錄大慧杲章）上堂。竺土大

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　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卻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卻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大慧杲嗣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閩之林氏子。依大慧於洋嶼庵。危坐終日。妙喜目為元枯木。因舉三世諸佛不知有話。徵詰再三。豁然領旨。悟由載瞿錄　紹興乙巳

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繡鞵。卓拄杖下座。　嘗居連江福嚴庵。食指猥衆。日食不給。庵有伽藍土偶頗衆。師揭偈於祠曰。小庵小食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番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於山前檀越。悉如所誡。

大慧杲嗣

臨安徑山了明禪師。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大慧杲謫戍梅州。防送嚴戒。或以爲禍在不

測。師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既至賍所。衲子追隨問道日衆。杲以齋飯不給且慮禍。常勉之令去。師必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挎栲行乞。到晚每聚衆數十人。爲荷米麪薪蔬之屬。成列以歸。衲饒萬指。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多半在成所接引。皆師之助也。杲被旨復僧衣。繼被旨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及杲住徑山。師歸長蘆。杲送以偈曰。入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倀麽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敎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　後奉詔

住徑山。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皤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旦師忽杖屨徒步而至門。者喝不止。以白王。王出見之。遙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莊田至多。可施蘇州一莊。以爲徑山供佛齋僧之利。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閧然。傳言和王以蘇州莊田。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爲言聞卿將蘇州一莊。施捨徑山。朕當爲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致徑山。請師入城而師於

二日前。先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王即以莊隸本山。此莊歲出十萬秊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久蒙其利。師於緇素有大因緣。江淛兩湖。皆號之爲布袋和尚再出云。大慧杲嗣

潭州大溈法寶禪師。福州人。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獹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

莫教錯卻山前路。咄。大慧杲嗣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本郡林氏子。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杲和尚入閩。知其所見未穩。致書令來。師遲遲。杲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眾。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杲鞫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即退院。親杲究心。一日入室。杲問我要箇不會禪的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杲喝出。居無何。杲忽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悟。後住玉泉。為杲拈香。繼省杲於小溪。杲陞座。舉雲門一日

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杲曰。我不是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卻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卻鼻孔。卽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云。

煩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敍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大慧杲嗣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悟由詳載瞿錄大慧杲章住薦福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噹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圍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卻。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大慧杲嗣

慶元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昭覺。勤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杲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杲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不為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

師於杲膝上打一拳。杲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杲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　後因杲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恁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杲曰。劄。僧擬議。杲便喝。師聞遽領徽旨。杲欣然許之。大慧杲嗣

眞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脩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

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文在恁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靑至今。（大慧杲嗣）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卽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大慧杲嗣）

潭州大溈了庵景暈禪師。筠州人。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花正吐。手

把須彌搥。笑打虛空鼓。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脩羅王。握拳當胷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峰前亦曾錯舉。大慧杲嗣

臨安靈隱誰庵了演禪師。福州人。上堂。面門撥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大慧杲嗣

泰州光孝致遠禪師。撫州許氏子。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大慧杲嗣

建康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悟由機緣詳載瞿錄大慧杲章

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用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免拽破。便下座。　一日晋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勝。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喜而瞻禮。(大慧杲嗣)

福州雪峰普慈藴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曰。旃檀叢

林。栴檀回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大眾。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彫。無明荒草年年長。大慧杲嗣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川人。姓何氏。僧問鏡淸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卻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大慧杲嗣

臨安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閒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

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破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大慧杲嗣

建寧竹原宗元庵主。郡之連氏子。久依大慧杲。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師不就。歸舊里結茆。號眾妙園。衲士夫交請開法。示眾。若究此事。如失卻鑰提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噁在這裏。開箇鑰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大慧杲嗣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杲。嘗默究竹篦話。無所入。

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杲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喩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尙吞卻卽禍事。杲後又問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大慧杲嗣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尙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字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別。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

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

因緣。敢問諸人。卽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大慧杲嗣

平江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悟由詳載瞿錄大慧杲機緣章出家圓具。隨衆坐夏徑山。大慧杲禪師。欲激其遠到。但默而不顧。一日正危坐間。忽然大悟。洞見杲平日委曲相爲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這老賊。遂呈頌曰。驀然觸著鼻孔。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杲亦印以偈曰。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眞。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

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兒猶未曉。 宋孝宗乾道六年七月。集衆說偈畢。遂寂然不動。撼之則已化矣。大慧杲嗣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紹興癸丑魁多士。歷官宗伯。深心參究。偏探耆宿。後謁大慧杲禪師。悟由備載瞿錄大慧杲機緣章徹證之日。杲特爲陞座。舉昭覺勸爲張昭遠爲鐵剗禪。山僧卻以無垢禪爲神臂弓。遂授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仔細拈來看。當甚臭皮韈。 士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 我腳何似驢腳。又被黐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 人人有箇

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上四禪天。這驢猶

自在旁邊。大慧杲嗣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參大慧杲。因舉柏樹子話。領悟

大法。悟由載瞿錄 大慧杲章 士與教忠光禪師。在小谿雲門。有

同參之契。因致光有三拜頓忘師弟子。一口吞盡佛

衆生之句。爲叢林傳誦。疾革。以偈寄光。倡和畢。怡然

而寂。大慧杲嗣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杲禪

師。杲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

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

太無端。境上追尋也不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大慧杲嗣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邵武人。久參眞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後訪大慧杲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杲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杲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吝參。後因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杲。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鎭州出蘿蔔。杲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大慧杲嗣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杲一喝下疑情頓脫。杲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語。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階前曰。是甚麼。山曰。瞎。士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卻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大慧杲嗣）

秦國夫人計氏。獨居寡處。屛去紛華。常自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杲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氏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

承當。氏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遂歸。氏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杲。其一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大慧杲嗣）

已上三十四人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山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育王裕嗣）

臨安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上堂舉昭覺勤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

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　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鷩崢嶸。嶺梅半含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癢。若教渠踏著。衲僧鬬棙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育王裕嗣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上堂

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横楖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撥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唐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　乾道己丑秋。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舍利五色。塔於金斗峰。育王裕嗣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逼逼塞塞了也。若

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魚龍。蝦蟹蚷蚓。盡向平地上涌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唇。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育王裕嗣

福州支提道升禪師。建安吳氏子。生有肉環。具在左乳及出家肉環始隱。天資聰慧。十九披削。浩然有遊參志。遂至長樂。見佛智。裕入其室。言下頓悟。自是機鋒迅發。人不敢攖。泉州延以名剎。拂衣而還。作嬾散歌以見志。李敦老帥閩。延住支提。晚住鼓山。師持身以

法㵼衆精嚴。每見法門下衰。僧尚奔競。爲之憂戚。常謂人曰。叢林荒寒。人物委靡。此事將如弓鞭節漸尖去矣。　結夏後一日。忽問侍僧。今日何日。曰十六。師曰是何日辰。曰辛卯。師卽入室坐脫。育王裕嗣己上五人

鎭江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下座。　師嘗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希苕帚柄。髣髴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宋孝宗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

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護國元嗣

台州國淸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歷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密有契證。獨住莞山。刀耕火種。一十七年。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乎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卽欣然曳杖而出。

示衆云。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

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護國元嗣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儘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槨示雙趺。傍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

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泄。護國元嗣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窗。從此庵淨發明己事。淳熙丙申冬。簡堂機歸住平田。遂通往來。丁酉秋示疾。修書延機。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而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如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

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賜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機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歛目而逝。護國元嗣已上四人

慶元東山全庵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

人多處是非多。靈隱遠嗣

臨安靈隱濟顛道濟禪師。浙江天台人。宋高宗李駙馬之後。父茂春官春坊贊善。母王氏。夢吞日光而生。年甫十八。二親俱喪。投靈隱瞎堂遠公出家。得其密印。後居淨慈。放曠不羈。言行叵測。淫坊酒肆。不避譏嫌。時號爲濟顛。 臨終作偈曰。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倒西壁。於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入滅後數日。有僧遇於六和塔下。復附書歸。後有頌曰。看不著。錯認笊籬是木勺。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斷黃金索。幼年曾到鴈門關。老去分明醉眼看。憶昔面前當一

箭。至今猶自骨毛寒。祇因面目無人識。又往天台走一番。靈隱遠嗣

撫州疏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壬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靈隱遠嗣

日本叡山覺阿上人。族姓滕。年十四。於本國出家受具習大小乘教。有聲。二十九聞商者言中國禪宗之盛阿航海來謁佛海遠禪師。遠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惟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今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子七歲受位。已五載。度

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因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遠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遠便打阿即請遠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遠之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遠東歸其偈之首章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絕蹄筌諸方參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遠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而遠已入寂矣 靈隱遠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歷參昭覺勤大慧杲之門久矣。紹興中。佛海遠補三衢光孝。士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士曰。爲甚麼贊卽歡喜。毀卽煩惱。遠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士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遠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士擬議。遠震聲便喝。士擬對。遠曰。開口底不是。士惘然。遠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士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曰。也祇得一橛。靈隱遠嗣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留心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全令究卽心卽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全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遠居劍池。士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遠發揮之曰。卽心卽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句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卽遣書頌呈佛海。遠。遠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

遂復至虎丘。遠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士加禮不已。遠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士乃痛領法旨。一士嘗問諸禪者。夫婦二人相打。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 宋孝宗淳熙六年。守臨川有仁政。至八年感疾。一日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靈隱遠嗣 已上六人

臨安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契悟。印首肯。會圓悟勤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眾入室。勤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勤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勤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杲。杲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杲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杲忻然掃室延之。

住保寧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

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褁紙帽。好笑又驚人。　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卽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渠。　師住徑山。一日宋孝宗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辭入山居。　紹興元年十一月。師往辭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

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詔謚慈辨禪師。塔曰智光。華嚴民嗣

浩州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昭覺元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未幾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曰。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

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文殊道嗣

常德文殊思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卽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道禪師。道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腳。師遂作鼓刀勢。道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

漢。瞞我不得。文殊道嗣

已上二人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曰。拈槌豎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譚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卻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脈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雲居悟嗣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誑人

之罪。以罪加之。雲居悟嗣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次。高庵悟忽以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悟攔胸蹋倒。於是大事洞明。　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卻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道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雲居悟嗣

南康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緜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後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

庵悟。悟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熒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悟遣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雲居悟嗣 已上四人

成都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激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

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遂下座。黃龍忠嗣

袁州慈化普庵印肅禪師。宜春余氏子。母黃。生時祥光燭天。蓮生道路。或現阡陌。及長。夢僧點其胸曰。汝他日當自省。既寤。白母。視胸有赤點如含桃。年十五。投壽隆賢公出家。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玄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大異之。俾服勤七載。始獲剃染圓具。尋謁牧庵於潙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庵豎拂示之。有省。　師初受慈化請。雖乘願而出。濟物利生。猶日以所詣為未足。脇不沾席者十二年。一

日閱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述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冒雪而來。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而誰。因指雪書偈而別。自是異跡不可勝紀。或謂修何行業而得此。師當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嘗自贊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談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 宋孝宗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書偈曰。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

亂雲橫。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晝畢坐逝。有語錄四卷。其釋談章。破諸絃管。用備梵唱。世稱普庵呪云。黃龍忠嗣已上二人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炤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　問離卻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大溈果嗣

潭州大溈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大溈果嗣

荆門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眾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

背。若也識得。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　上堂。舉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覺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大溈果嗣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電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啟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啟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

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嚤呢嚏唎吽嚰吒。　師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眾曰。離卻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眾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答。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大溈果嗣

隆興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卻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大溈果嗣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卻楊子

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大溈果嗣

隆興野庵祖璿禪師。上堂。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廈。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眞假。眞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大溈果嗣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云。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

增瑕纇。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大潙果嗣 已上八人

南康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華。石頭回嗣

潭州慧通淸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翼日入室。泰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

與一坑埋卻。　師嘗頌酒糟話。荊棘林中宣妙義。蒺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佛性泰嗣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留礙。所以守其靜默。證寂虛閒。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攝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

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佛性泰嗣

成都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谿一宿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佛性泰嗣

成都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佛性泰嗣 已上四人

平江覺報淸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

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崖懸華倒生。道場辨嗣

安吉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辨久之。入室次。辨問貓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道場辨嗣已上二人

義烏稠巖了贇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壑靑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何山珣嗣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挂鉢隨眾參扣。在佛燈珣禪師座下。久參不契。後看南泉

斬貓話問珣。言下有省。頌曰。自己貓兒。久已走失。別人家貓。問之可惜。落花流水。恁他唐突。何山珣嗣 已上二人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往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　上堂。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

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顚沛必如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偏。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溮潭明嗣

南康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

久之。龔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覲。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即領悟。

僧問。應眞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眞人在甚麽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竹庵珪嗣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參竹庵於東

林末幾會庵徙閩之乾元師往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撥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虫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炤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胷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祇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竹庵珪嗣 已上二八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白楊順嗣

太平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上堂舉正堂辨和尚。室中問學者。虻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幷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卻望幷州是故鄉。雲居如嗣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雲居如嗣 已上二人

遂寧西禪希秀禪師。上堂。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

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摵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西禪璉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旛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旛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柰何。趁後也打鬨。瓠子曲彎彎。冬瓜值儱侗。烏巨行嗣

信州龜峰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

煩惱。要爲諸人吞卻。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卻。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黎。煩惱鉢盂無柄。鼅峰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卻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烏巨行嗣

薦福休 晦庵光

眞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烏巨行禪師。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祇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烏巨行嗣　已上三人)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鷂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淨居　溫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

麼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卻教露柱患頭風。　四明太守以雪竇延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開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育王諶嗣

南劍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眾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為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

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坐逝。育王諶嗣

慶元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搦一擡。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曰。君子可入。育王諶嗣

臨安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眾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日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

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者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育王諶嗣

高麗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向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諶語歸。師閱之契悟。卽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寄呈諶。諶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育王諶嗣

臨江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

誰是家賊。李竪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荼糊人好。師曰。贓證現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柰何。千聖囘機祇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絶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寺中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囘頭瞥耳賊身露。和贓捉獲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撫掌。育王諶嗣已上六人

杭州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

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上爲之首肯。後退居明教水安蘭若。逍遙自適。嘗有偈題於壁上。雪裏梅花春信悉。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於永安。道場慧嗣

廣德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眾。舉風旛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光孝愍嗣

曹洞宗

慶元天童長翁如淨禪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庵鑑公於雪竇。看庭前柏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踍跳。松蘿亮鬲笑掀騰。鑑頷之。出世屢主名剎。勅住天童。開爐上堂。召眾。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麽生。囮火爐動也。便下座。　上堂。霜風號肅。殺霜葉隨蕭颾。舉拂曰。看。惟有玲瓏巖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麽。下座巡寮。　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如何太白

峰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曰。咦。一款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師六坐道場。未言稟承。衆有是請。師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臨終果拈香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峰。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住雪竇足庵大和尚。弁書辭世頌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踍跳。活陷黃泉。咦。從來死生不相干。擲筆而逝。塔全身於本山。雪竇鑑嗣

東谷光禪師。上堂。舉船子覆舟因緣。頌曰。藏身處沒蹤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蹤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

花坼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鉍一徑爭拋擲。　拈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山曰曹山今日孝滿。曰孝滿後如何。曰曹山好顛酒。頌曰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誑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衫。　頌韶國師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曰大海心中泛鐵船。隨波逐浪滔天。順風到岸無人識。江北從來使鐵錢。華藏祚嗣

雲門宗

溫州光孝己庵深禪師。本郡人。上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遊梁乾打閧。

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師品行高卓。每與同參靈隱蘊衷禪師。往來酬唱。深歎末法。難乎其人。勘驗諸方。並無當意衲子。遂不付法嗣。雲門一宗。自師而止矣。中竺妙嗣

續指月錄卷一

金陵嚴正達敬刻此本伏願
嚴門歷代祖考妣暨合族伯叔兄弟男婦等亡靈悉除
夙障離苦超昇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二

六祖下十八世

臨濟宗

慶元天童密庵咸傑禪師。閩之福州人。族姓鄭。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後究心禪理。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庵華和尚於衢之明果。華孤硬難入。屢遭訶。一日華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華頷之。未幾辭回省親。華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

省覲。切忌便埰根。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玉林琇頌云。踢過眼生盲。棒來頭破、裂。迅鷂趁生禽。癡盧皷枯骨。堯峰月函潛頌云。千金蕩盡一無存。衣食終朝取別人。不是五陵真俠骨。回頭猶戀舊頭巾)

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是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眾。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者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今日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闕一上。也要諸方簡點。乃召大眾。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洩不通。

偏向枯木上糝花。寒灰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濤。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簡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麽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劍去久矣。方乃刻舟

上堂。一箇葫蘆纔倒地。滿地葫

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禪。今日鬭湊得恰好。僧問虛空消殞事如何。師曰。罪不重科。師晚年退居天童之太白峰。鉗錘訓誨。學者雲集。後無疾坐逝。門人建塔於山之中峰。天童華嗣

衢州光孝百拙善登禪師。和州烏江閔氏子。上堂。白日閙浩浩。夜後靜悄悄。長廊走波波。步步無欠少。不識主人翁。全身入荒草。撞著傅大士。問訊維摩老。臥疾毗耶城。幾箇知天曉。若是過量人。不向那邊討。爲作麼如此。喝一喝。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天童華嗣

南書記。福州人。久依應庵華禪師。於趙州狗子無佛性

話。參歷有年。豁然契悟。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華稱其脫略。紹興初。示寂於歸宗。天童華嗣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楞嚴。如遊舊國。志而不忘。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華禪師揕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麽處去。士駭然汗下。華喝出。士退參不旬日。徑躋堂奧。華深許可。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有鬻胭脂者。亦久參華。頗自負。士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繢後。卻

來者裏喫拳頭。天童華嗣

教授嚴康朝居士。湖州長興人。見應庵華得旨。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驀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著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覓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天童華嗣　已上五人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立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卻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華生碓觜。　上堂。千家樓

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葉落。於期薦得。觸處全眞。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　上堂舉金剛經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教忠光嗣

臨安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去。參大慧杲於徑山。復叩泉州教忠光和尚。一日光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光。光舉玄

沙未徹話詰之。無滯。光乃囑曰。子今可見妙喜矣。師秉命卽往梅陽。服勤四載。

住淨慈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衆中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

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撈魚蝦。遼天射飛鶚。跛足老雲門。千錯與萬錯。敎忠光嗣

吉州青原信庵唯禋禪師。福之長樂李氏子。年十有一歲。出閩依盱江禪悅廣公爲童子。閱五白。始獲僧服。

一日廣以佛國白公五十三知識頌。授諸維那。師侍其傍。聞止住林。有時要見十方佛。無事閒觀一片心之句。便得要領。廣異其根利。俾還閩謁佛心才。及東禪果西禪需諸老。時晦庵光住龜山。師往叩。一日夜半摸索淨巾次。恍然大徹。黎明趨方丈。通其所證。呈偈曰。業識茫茫。本無所據。昨日三更。回頭一覷。一段靈光。本來獨露。光不覺解顏頷之。　復出嶺見萬庵顏於番陽薦福。入室次。應對敏捷。顏厲聲曰。耆福州子。被人教壞了也。一衆駭愕。　復往梅陽見大慧杲。杲曰。如何是佛。師曰。覿面相逢。更無別法。杲曰。如何

保任。師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既而隨杲北還。杲一日問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師曰。唯禮只管看。杲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杲據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罰你。師遂以頌發揮佛祖機緣十數則。呈杲。其世尊初生頌曰。撞出頭來早自錯。那堪開口更稱尊。當時若解深藏舌。免得閒愁到子孫。杲爲之擊節。紹熙三年壬子。五月十九日示疾。書偈曰。末後一句。覿面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遂跏趺而逝。敎忠光嗣 已上三人

荊州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閒拈出衆人前。分明是何物。咄咄。　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叫。喚起未惺人。東林顏嗣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東林顏嗣

臨安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首參大愚大圓諸老。後聞東林應庵顏禪師。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扎羹。鐵釘飯。任你齩嚼。師竊喜之。造謁

陳所見。顏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於是憤然。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契。乃曰。打草祇要驚蛇耳。次日入室。顏問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者老賊。顏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胷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述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顏然之。　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　上堂。舉雪峰

示眾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腳跟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年逢一閏。雞向五更啼。

東林顏嗣

婺州智者元庵眞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出家圓具。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者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主。無能曉之者。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庵顏禪師為西堂

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顏深頌之。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淸風起。東林顏嗣

成都昭覺紹淵禪師。上堂。鎔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

爲人好。等閒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東林顏嗣

徽州簡上座。參大慧杲於徑山。時卍庵顏禪師爲首座。一日爲衆入室。顏問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明眼衲僧數不出。你試數看。師便喝。顏曰。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又作麼生。師擬對。顏便打出曰。你且莫亂道。師於言下有省。遂呈偈曰。你且莫亂道。皮毛卓豎寒。只知梅子熟。不覺鼻頭酸。　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老漢渾無面目。言下乖宗。神號鬼哭。東林顏嗣　已上六人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庵需於雲門。一日入室次。需曰。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師當下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顏許可之。住後上堂。拈拄杖。臨濟小廝兒。未曾當面道著。木庵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麽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西禪需嗣

溫州龍翔柏堂南雅禪師。上堂。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病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坐。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

輩何足道哉。柏堂恁麼道。還免諸方簡責也無。拍繩牀。不合停囚長智。西禪需嗣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者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者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西禪需嗣

南劍劍門安分庵主。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胷

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仍返西禪懶庵迎之付僧伽黎後庵居劍門化被嶺表西禪需嗣已上四人

臨安靈隱妙峰之善禪師吳興劉氏子高曾祖父皆登膴仕師生紈綺中資性高潔年十三即辭家祝髮經論一見輒了大意參佛照光於鄮山以風旛話契旨印之以偈有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之句復遊衡湘還入匡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十年學者尊之曰妙峰禪師後分座於鴈山能仁晚居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無所將迎公卿貴人一

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具疏勸請。勉師必赴。師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辭弗就。　靈隱上堂。舉雲門普請搬柴次。乃拋下柴。辦曰。一大藏教。祇說者箇。大小雲門。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示眾。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　端平二年。師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書畢而逝。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不可數計。瘞於靈

隱之西岡。育王光嗣

臨安淨慈退谷義雲禪師。福州黃氏子。幼業儒。既冠。遊國學。因讀中庸有所悟入。祝髮具戒後。佛照光爲之印可。住淨慈上堂。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啐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彀已前。中的早涉迂回了也。趙州到茱萸。靠卻拄杖。卽且置。只如孚上座道。聖箭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舉首山拈竹篦示衆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等諸人。喚作甚麼。葉縣省近前。掣竹篦拗作兩橛。拋向階下。卻曰。是

甚麼。山曰瞎。省便禮拜。師曰。臨濟一宗。掃土而盡。

開禧二年五月示寂。育王光嗣

臨安北磵敬叟居簡禪師潼川王氏子。閱卍庵語有省後參佛照光禪師。機契。追隨甚久。出世天台報恩光孝。退居飛來峰之陰。大參眞西山。時爲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師高臥不起。後奉旨遷淨慈。上堂。識者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舉趙州一日入僧堂曰。有賊有賊。見一僧便捉住曰。賊在者裏。僧曰。不是某甲。州托開曰。是卽是。祇是你不宜承當。

師曰。趙州收處太危。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家賊難防。家財必喪。卓拄杖。只可錯捉。不可錯放。　頌世尊初生話曰。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　湻祐丙午春示疾索筆書偈。紙尾復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假寤寐而逝。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禪師塔側。遵遺命也。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育王光嗣

臨安徑山浙翁如琰禪師。台州周氏子。上堂拈拄杖。蔣山喚者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者箇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維摩贊曰毗

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
者些毛病有誰知。育王光嗣

福州東禪性空智觀禪師。上堂。舉鹽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曰。與老僧過淨缾來。僧將淨缾至。國曰。却安舊處著。僧再問。國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聵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既不薦來機。國師只成空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雪竇曰。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扶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育王光嗣

湖州上方朴翁義銛禪師。上堂。舉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師頌曰。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壁上挂葫蘆。 贊達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葦。浪頭何似問頭危。育王光嗣

臨安靈隱鐵牛印禪師。上堂。舉南泉示眾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蓑煙雨屬誰家。育王光嗣

慶元育王空叟宗印禪師。西蜀人。上堂。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直饒句下宗旨明。拈來猶較十萬里。何故。大慧祖師於此懸羊頭賣狗肉。佛照老人於此冒姓名佃官田。小比丘來坐斷芳塵。畢竟如何施設。拈拄杖。平生無所有。只此一枝藤。　上堂。大道坦然。離名離相。剗除則失旨。建立則乖宗。從上佛祖。古今知識。顯大機。彰大用。盡是關空鎖夢。過犯彌天。印上座裂破面皮。還免得麼。良久。拍禪牀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育王光嗣

慶元育王秀嵓師瑞禪師。上堂。舉道吾和尚曰。高不在

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大慧和尚曰。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蓆帽下。元是舊時人。大眾。二大老隨機應用。即不無。若是衲僧門下。未夢見在。且道衲僧門下作麼生。良久云。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上堂。舉灌溪參臨濟。濟搊住。灌溪溪曰。領領。濟乃托開。師頌曰。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上堂。舉演化大師問報慈。如何是真如佛性。慈曰。誰無化。不契。復請益護國。國曰。誰有。師曰。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翻身不喞𠺕。直饒未

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熨斗。阿呵呵。若人自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育王光嗣

慶元天童無際了派禪師。上堂。三五十五。月圓當戶。然雖匝地普天。要且秋毫不露。對景憑誰話此心。令人翻憶寒山子。　上堂。諸人十二時中。上來下去。折旋俯仰。起居問訊。瞞崇恩一點不得。只今坐立儼然。賓主交參。面面相覷。崇恩亦瞞諸人一點不得。既然彼此不相瞞。爲什麽自作障礙。喝一喝。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上堂。釋迦老子。昔向今辰入大寂定。堪笑天下叢林。刻舟求劍。二千餘年。區區不已。崇恩今日不

動神機。捩轉瞿曇鼻孔。不圖打草驚蛇。只要大家相見。汝等諸人。各宜仔細觀瞻。莫教錯過。遂合掌曰。不審不審。育王光嗣

慶元天童海門師齊禪師。嘗口誦華嚴。詣各殿堂行香。及回方丈。已畢全部。行香告眾。眾皆不信。師乃令八十一人。各執一卷。師陞座誦一卷畢。其八十一人各聞誦自所執經。始知師爲華嚴菩薩應世云。育王光嗣

江州雲居率庵梵琮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出。滄海乾枯。　浴佛上堂。且喜今朝降獨尊。率庵無物慶生辰。只將一雲薔薇

露洗出湖山淨法身（育王光嗣）

慶元育王孤雲權禪師。上堂。舉僧問雪峰。古磵寒泉時如何。峰曰。瞪目不見底。僧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又問趙州。古磵寒泉時如何。州曰。苦。僧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曰。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檢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問育王。古磵寒泉時如何。秖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育王光嗣）

石庵正玿禪師。得法於育王。後歸湖上。偈曰。鳥不驚飛水不流。碧潭空闊冷涵秋。一絲頭上無香餌。風輥蘆花落釣舟。（育王光嗣）

共十四人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喝一喝。玉本無瑕。卻有瑕。東禪嶽嗣

臨安徑山德濬禪師。號寓庵。興化人。初住徑山。至山門彈指一下。便入。東禪嶽嗣

福州鼓山石庵知玿禪師。僧問。坐斷雲山事已彰。可憐雲水自茫茫。今日石門通一線。端然衣錦便還鄉。還鄉一曲作麽生唱。師曰。罕遇知音。曰。祇如未跨石門一句。作麽生道。師曰。百雜碎。曰。已跨石門。又作麽生。師曰。依舊卻囫圇。曰。直得大頂峰點頭。鼓山屴崱震動。師曰。未爲分外。曰。祇今晏國師。撫掌呵呵大笑曰。

幸得與老師相見去也。師曰。不是冤家不聚頭。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　上堂。語是謗。默是誑。不語不默。轉增虛妄。喝一喝。春風吹落桃李華。淡煙疏雨籠靑嶂。東禪嶽嗣

已上三人

慶元育王笑翁妙堪禪師。慈谿毛氏子。參無用全禪師於天童。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鬚。俾參堂去。　用室中每示狗子無佛性話。一日師擬開口。全以竹篦劈口便擉。師應聲呈偈曰。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全領之。即命侍

香。已而報恩約公至。請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住妙勝。未幾詔住靈隱。衛王以大慈完美。請師開山。及王甍。師庵居上柏。台州使君陳公。以瑞巖邀師。無何江心牒至。監丞史公强之。乃起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參余公書來。不可重違君命。明年荆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謂若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巖築室。奉先世香火。育王虛席。復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上堂。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流水。可憐盲

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眞教體。　後天童除書再至。大參趙公復請主淨慈。悉謝之。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請主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敍世契。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天童全嗣）

臨安靈隱石鼓希夷禪師。上堂。舉瑯琊覺法華舉相見公案。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　上堂。舉南泉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三十棒。趁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南泉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麼處。

趙州禮拜而出。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華。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天童全嗣

幽州盤山思卓禪師。上堂。拈拄杖曰。登山涉水。全藉者人。擲拄杖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上堂。寂寂惺惺。有氣死人。惺惺寂寂。無用頑石。嘻。下載淸風付與誰。天童全嗣

慶元雪竇野雲處南禪師。上堂。百計推尋。永不見面。一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取飽爲期。我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　上堂。斬釘截鐵特地乖張。就下平高。衲僧笑具。皇覺到此。有理難伸。

未審諸公如何理論。天童全嗣

福州雪峰滅堂了宗禪師。上堂。空索索。冷冰冰。淸虛之理。畢竟無身。爲什麽。卻有許多煙雨。會得麽。若會得。七種供養諸人。若會不得。滴水難消。天童全嗣

相國錢象祖居士。初守金陵。嘗遊保寧。問道於無用全公。有所契入。後於鄉里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庵爲棲息之所。自左相辭歸。精修淨業。嘉定二年。閏二月得微疾。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惟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天童全嗣 已上六人

臨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性燥漢。祇在一槌。靠拄杖。伶俐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伶俐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免亦不遇。西禪淨嗣

興化華嚴別峰雲禪師。西禪印證後。初住福州支提。遷福泉華嚴。上堂。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且道不昧箇什麼。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上堂。彌勒大士朝入伽藍。暮成正覺。總似者般鈍漢。有甚用處。直饒隔山望見支提雙童峰。便回去。腳跟下好與三十。西禪淨嗣

福州中濟無禪立才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尚喫茶去話。

頌曰。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急出家。翻手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讀此庵語錄偈曰。南海波斯持密呪。千言萬語少人知。春風一陣來何處。吹落桃華三四枝。西禪淨嗣已上三人

湖州何山月窟慧清禪師。上堂。舉天台韶國師初參法眼。因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韶聞豁然開悟。頌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接觜。鷚雀空啾啾。驊騮已千里。華藏演嗣

建寧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叩諸禪伯。茫無入路。及參開善謙得法。後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紹

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釋然啟悟。呈偈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沈。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開善謙嗣

如如居士顏丙。有僧舉南泉有主沙彌話問。士以頌答之曰。解把一莖茅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中瞳子面前人。 頌子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雪峰然嗣

明州育王妙智從廓禪師。閩之長溪林氏子。幼穎悟。喜聞出世法。十五祝髮受具。時閩中多有道之士。悉往

從之遊。後依大圓。圓門風孤峻。始齟齬。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載。大圓撫之以爲類已。後出世育王。孝宗詔舍利入禁中供養。親覩殊勝。召對碧琳堂。帝問舍利從何發現。師奏曰。從陛下聖心發現。上大悅。晚年建庵於烏石。杜門不與世接。示微恙而逝。育王璞嗣

慶元天童息庵達觀禪師。義烏趙氏子也。初參應庵。次見無庵於道場。後於淨慈水庵室中。明得二老垂手處。一語破的而返。至龍翔柏堂。分第一座。　後閱四刹。被旨陞靈隱。上堂。舉二祖問達磨安心公案。頌曰。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總使言前開活

眼。那知已被老胡謾。淨慈一嗣

袁州仰山簡庵嗣清禪師。上堂。舉達磨大師一日謂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師頌曰。揑目生華立問端。得他皮髓被他謾。者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淨慈一嗣　已上二人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參禮佛智裕於靈隱。時無庵全居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鍼。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

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說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　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益自韜晦復見應庵華於歸宗參大慧杲於徑山洎無庵全禪師住道場命師分座　上堂今朝結卻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旃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　淳熙庚子秋示微疾書偈趺坐而逝荼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

利無數葬於橫山。餘骼塔萬年寺左。道場金嗣

明州天童癡鈍智穎禪師。舉達磨見武帝因緣。頌曰。提起須彌第一鎚。玉關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焦山體嗣

鎮江金山退庵道奇禪師。僧問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意旨如何。師曰。左眼半斤。曰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師曰。右眼八兩。曰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又且如何。師曰。鼻孔大頭向下。曰只如鵝湖驟步入方丈。保福入僧堂。此意又作麼生。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徑山印嗣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雙林用嗣

慶元徑山蒙庵元聰禪師。福州朱氏子。晦庵會中得心要。衆推爲高弟。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遷徑山上堂。舉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指示。頌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山稟命禮馬祖。仍申前問。祖曰。我有

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汝作麼生。山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汝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旣如是。善自護持。師頌曰。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卻雞。　上堂。舉玄沙見僧禮拜次。乃曰。因我得禮你。頌曰。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龜峰光嗣

平江萬壽月林師觀禪師。俗姓黃。福州侯官人。僧問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作麼生。師曰。錯。曰與

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意作麽生師曰錯僧曰興化旗鎗倒卓三聖肝膽齊傾師曰引不著曰只如今日和尙作麽生爲人師曰一棒一條痕大洪證嗣

常德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喝一喝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卻許伊具一隻眼大潙行嗣

萬松壞衲大璉禪師讚出山相偈曰行滿功圓徹骨窮不勝羸瘦髮鬖鬆彌天罪過今無數毗舍耶中一款供雲居會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萬年貴嗣

潭州大潙喫庵鑑禪師。會稽人。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卻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　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華雨後已零落。染得一谿流水紅。萬年貴嗣

慶元瑞巖景蒙禪師。溫之平陽邵氏子。年十三祝髮習台教。知名相之學。不足了大事。去參育王裕。裕問師鄉里。師曰。永嘉。曰。還識永嘉大師否。師未及答。批頰而出。寢食不安者累月。忽聞鐘聲而悟。卽造室中。裕復理前問。師曰。卽日恭惟和尙尊體。起居萬福。裕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擬對。被逐。次日再造室。次裕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裕歎曰。俊哉。

因省母歸里。龍翔貢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祇如言詮不及處如何通箇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貢以拂子擊左

師又畫以右手。賁以拂子擊右。師又畫於手中。以兩手拓呈。賁以拂子當中畫一畫。師禮拜而立。賁大笑曰。三十年揀苗。今日得此烏喙。遂令執侍。盡揭底蘊

萬年賁嗣

慶元天童雪庵從瑾禪師。永嘉楠溪人。俗姓鄭。禮普安院子回落髮。謁心聞賁於瑞巖。一日入室。賁舉紅爐片雪問。師擬答。忽領旨。留侍三年。入閩見佛智於西禪。問甚處來。師曰。四明。智曰。曾見憨布袋麼。師便喝。智便打。師接住拳曰。和尚不得草草。智曰。瞎漢過者邊立。時賁主江心。師歸省。命充維那。一日問師。一喝

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如何是一喝分賓主。師便喝。貢曰。者一喝是賓是主。師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貢笑曰。汝又眼花了。師卽呈偈曰。一喝分賓主。依然又眼花。倒翻筋斗去。踏殺死蝦蟆。慶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寂。壽八十四。臘七十。全身葬心間貢禪師塔右。萬年貢嗣已上四人此據笞庵存稿補入

又查覺浪所著禪燈正宗所載直翁淨嗣亦同名同號機緣一則附刊備考　雪庵從瑾禪師僧請益倩女離魂話師示以頌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有兩般憑杖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曹洞宗

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淨禪師。值淨上堂。舉靈雲見

桃花悟道因緣。頌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邊翅。堪笑烏梅𩐠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出住鹿門。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這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諸人還看讀得麼。如看讀得。老僧請他喫箇無米油糍。嘗作五位正偏頌曰。正中偏。月黑雲龍午夜天。佛祖無踪凡聖盡。箇中誰辨往來源。偏中正。金井玉盤秋水冷。海天紅日已生東。餘輝不照毗盧頂。正中來。戴角披毛知幾回。應物轉身全得妙。雲收終不露崔

嵬。兼中至。覿面誰能容擬議。手提妙印不當風。大用繁興豈凝滯。兼中到。無舌童兒方會道。撥塵何處得逢渠。撒手回途還得妙。天童淨嗣　近有位中符禪師傳極羣書查有

鹿門覺親見芙蓉楷機緣云覺問胡笳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靑霄請師吹唱楷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覺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楷曰無舌童兒能繼和覺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楷曰禁取兩片皮覺從此契悟位中所著大統竟削去傳燈丹霞眞歇宗珏足庵如淨五世但傳燈入藏已久指月盛行於世卽位中向年所刻洞宗續燈及拈頌諸本皆遞代相承並未改削一旦以北直僧塌來靑州塔記忽翻舊案謂天童淨下鹿門覺卽是芙蓉楷下淨因覺夫淨因嗣芙蓉五燈中自有列傳及上堂法語與鹿門何涉誤併兩人爲一人不知有何所據紊亂世次余深痛之近讀鼓山霈和尚辨謬一書知位中所據靑州塔記其僞有三夫塔記旣是自敍何以略於問道機緣而詳於出處歲月無他不過以

歲月爲辨論張本是其所長耳其僞一也又敘得法原由而於本師師翁師伯皆直叱其名曰政和間參襄州鹿門自覺覺使見芙蓉楷道經鄧州得謁丹霞涪迹此數語乃是老師大衲爲後生晚輩作傳口氣豈是自敘之詞不過以見芙蓉丹霞爲改鹿門爲淨因之張本耳其僞二也又敘示寂顛末云皇統九年臘八親書塔記十二亥刻示寂試問此數語爲是未死之先預爲敘耶抑亦死後復起再敘耶其語僞三也有此三僞乃欲據削從上五代世系位中欲借以欺人而不知實自欺耳蓋代人草創潤色是位中平日手段如青州辨無機緣便作出一段機緣鹿門覺上堂語便安入淨因章中安知其不能改塔記乎若塔記果是恁麼說話則此記亦不足信矣何況彼之謬書乎是編也悉從傳燈世系指月定本相究而成並不諳諷讀者其識諸

續指月錄卷二

續指月錄卷三

六祖下十九世

臨濟宗

夔州臥龍破庵祖先禪師。蜀之廣安王氏子。從羅漢院德祥出家。聞緣老宿住昭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庵頭有人麼。師云無人。語未竟。緣劈胸與一拳。云你聻。師忽有省。出峽依灃州德山涓公。祝髮受具。徧叩諸方。抵蘇之萬壽。值雪夜坐。自念行脚數年。未得悟徹。正悶悶間。忽見鐘動趨後架。舉首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既而見水庵一

於雙林。水曰。師子尊者。被罽賓斬卻頭且置。你道西天胡子。爲什麼無鬚。師曰。非雙林不舉此話。水曰。作家禪客。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水遂以手拓開。師曰。勘破了也。迨水庵謝事往參密庵傑和尚。傑卽命師典客。一日傑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旛動語。師聞豁然大悟。次日傑遇師於寮前。謂師曰。總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來。師應聲曰。方丈裏有客。傑呵呵大笑。　傑遷蔣山。師侍行。親炙凡五載。盡得旨要。辭還蜀。傑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叩玄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　師至夔州。

尙書楊公輔以臥龍請。未幾辭去。復遊吳中。首衆於徑山靈隱。後住常州薦福。眞州靈巖。蘇州秀峰穹窿。楊和王請住湖州資福。最後約齋張公鎡請師於慧雲開山。凡六坐道場。師首衆靈隱時。有道者請益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時無準侍傍大悟。木陳忞頌云。至仁天子調玉燭。宇宙風清八百州。寸刃不施王化偏。一人端拱坐龍樓。箬庵問頌云。人居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清。棲地江湖風浩蕩。一時吹徹渙春冰。上堂。舉楊岐乍住屋壁疏。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卻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師曰。楊岐鬪勝不鬪劣。秀峰鬪劣不鬪勝。秀峰乍住沒𧖴疏

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　上堂舉東山和尚道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云穹窿也有箇道處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禪禪堯峰潛日吹火長尖嘴　上堂十五日已前明似鏡十五日已後黑似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鶯遷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　嘉定四年六月九日師將示寂作手書別交游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仞但寫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逝時客寓徑山遺命

散骨林間。住持石橋。建塔於別峰塔之右。壽七十六。臘四十九。天童傑嗣

臨安靈隱松源崇嶽禪師。處州之龍泉吳氏子。自幼卓犖不凡。早歲慕出世法。年二十三。棄家參學。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杲陞堂。稱蔣山應庵華。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朝夕咨請。一日華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汝作麼生。師曰。鈍置和尚。華厲聲一喝。師有省。華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得度於臨安白蓮精舍。自是徧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木庵永。一日辭永。永舉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師曰裂破永曰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聲
師曰矢上加尖永曰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
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爲人者
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固難矣驗人當打向面前過
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舉手曰明明向
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州
之西山隨問卽答傑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
食傑移蔣山華藏徑山師皆從之　一日傑掛牌爲
衆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
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和尚道開口不在舌頭上

也。自是機辯縱橫。傑遷靈隱。師遂分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徙江陰之光孝。無爲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閒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殊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居靈隱六年。法道益盛。得法者衆。忽退居東庵。示微疾。作手書別諸公卿。且垂二語。以驗來學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

口不在舌頭上。辭世日示眾。久聚正路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沈痛哉痛哉。雲居莊拈云松源老祖壓良爲賤若是黑豆法用得有甚奇特直須將斷貫索穿過從上佛祖鼻孔方有自由分時有僧問斷貫索莫在和尚手中麼莊云者瞎漢拈拄杖便打遺書嗣法香山睦。雲居開。囑以珍重大法復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逝。放翁陸游銘其塔。天童傑嗣

饒州薦福曹源道生禪師。南劍人。分座雲居。出世妙果。徙龜峰。上堂。雨雪落紛紛。簷頭水滴滴。良哉觀世音草裏跳不出。也大屈。水底烏龜鑽鐵壁。咄。　上堂。平

旦清晨三月朝南山蒼翠插雲霄不須更覓西來意
門外數聲鑿餅焦拍膝一下曰好大哥　詠靈巖石
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
靈何在突兀一峰青到今　後住薦福逾月示疾天童傑嗣
慶元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謁密庵傑於靈
隱鍼芥相契遂荷印記　寶慶元年被旨陞靈隱上
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曰
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一拽石
二搬土夜半日輪正卓午老安曾牧溈山牛南泉不
打鹽官鼓報君知莫莽鹵火裏蝍蟟吞卻虎　上堂

舉鶴林因僧叩門。林曰。阿誰。僧曰。行脚僧。林曰。非但行脚僧。我這裏佛來也不著。僧曰。因甚佛來也不著。林曰。無他棲泊處。師曰。天童則不然。若有人扣門。即大開了。待他入來。便攔胸搊住曰。道道。若擬開口。便與劈胸一拳。若向者裏轉得身。吐得氣。便請明窗下安排向上。天童傑嗣

臨安淨慈潛庵慧光禪師。化鹽偈曰。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淨雪花生。乘時索起撩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天童傑嗣

太平隱靜萬庵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母黃。妙喜杲和

尚南還道經於潮師祖父遲延禮甚謹其母夢僧入室遂懷妊及誕父母誓不以俗累羈之芰染完具參密庵傑於蔣山一日入室次傑舉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無地頭漢傑曰千聞不如一見師便毆一拳傑擒住厲聲曰者小鬼子見箇什麼胡打亂打師曰更要喫一拳在傑連揮兩拳曰打者無地頭漢師豁然大悟遂辭去法音瀠頌云虛空處處著拳頭這漢何曾沒地頭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座管絃樓　出住太平隱靜上堂起道樹詣鹿苑不是向上機傳少室續曹溪未爲性燥漢直得無依無欲無一法當情猶落第二見放過一著

卷舒在我。縱奪臨時。於把住處放行。露柱燈籠活潑潑。於放行處把住。釋迦彌勒是他奴。卓拄杖。且道是放行耶。是把住耶。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東山和尚道。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旨趣長。心地不生閒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師曰。東山只解無中覓有。不解有裏尋無。隱靜則不然。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礙處通。石上栽華還結果。到頭元不假春風。

師臨終集眾。囑曰。老僧生平無長物。只依海眾常例。安寢堂兩日足矣。復書偈端坐而化。越三日寺燬。眾悟遺言若有旨也。天童傑嗣

臨安靈隱笑庵了悟禪師。姑蘇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東瓜。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東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天童傑嗣

金陵蔣山一翁慶如禪師。姓范氏。福州長樂人。上堂。春雨如膏。春雲似鶴。春鳥關關。春泉濯濯。揭開觀音腦蓋。踢倒慈氏樓閣。切莫將錯就錯。拍禪牀曰。參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一盲引衆盲。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鰕跳不出斗。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賺殺一船人。天童傑嗣

平江承天鐵鞭允韶禪師。參密庵傑記莂後。住承天。佛涅槃日上堂。老漢當年臘月八。三更半夜顛狂發。剛把長釘釘眼睛。直至如今未能拔。山僧今日下毒手。爲他拔一拔。看。便下座。天童傑嗣

學士張鎡居士。字功甫。別號約齋。聞鐘聲悟道。述偈曰。鐘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目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庵先禪師開山。疏曰。捨林居爲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彔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參。遭密庵打失鼻孔。一朝拈出。向冷泉撈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辭靑松

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對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嘉定五年公復請滅翁文禮禪師相繼闡法今有專祠於慧雲天童傑嗣已上十人

吉州青原淨居正菴宗廣禪師上堂不用愛聖聖是假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但得聖凡情盡自然物我雙忘正恁麼時憑誰委悉石女穿鍼山色秀木人牽線海雲生青原禮嗣

臨安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曰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趁出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會麼曰不會山

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卽夾山口啞去。應庵華拈曰。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柰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爲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師曰。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庵和尚與麼道也。是。鞏縣茶瓶。師嘗纂修聯燈會要。傳於叢林。

鼓山永嗣　蜀中佛道無價刊載明之嗣爲苦口益益嗣筏渡慈慈嗣一言顯顯嗣小庵密密嗣二仰欽欽嗣無念有有嗣荆山寶寶嗣鐵牛遠遠嗣朝陽以迄聚雲諸法嗣爲大慧杲繼絕大盛錦江俟求機語補入因嘉興續藏止有中興諸師語錄並無苦口諸師事實耳繼燈功德最大諸方幸勿吝教

臨安徑山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安呂氏子也。示衆云。

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　據室。者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獃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　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酢。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靈隱善嗣

臨安淨慈東叟仲穎禪師。上堂曰。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己求。縱橫活鱍鱍。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

秋。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喝一喝。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若也知得。也有賓也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參退巡堂喫飯。上堂。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之。無可不可。甘露園中蒺蔾。黃檗樹頭蜜果。纔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卻與麼。善賈之家不停滯貨。靈隱善嗣

吉安龍濟友雲宗鎣禪師。廬陵王氏子。幼喜趺坐。年十二出家。十九薙髮受具。二十二參方。首謁妙峰。值佛涅槃日。峰上堂。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拄杖曰。見你諸人

不會入涅槃去也。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尋登吉水之東山佛頂。得修山主故址。木食澗飲。影不出山。嘗自詠曰。山僧有分住煙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瑠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後峰以法衣竹篦并自題肖像寄師曰。妙峰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篦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眞祕訣。至元丁亥。忽示疾。集衆囑後事。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衆語也。衆請偈。師不答。將二鼓。復索筆書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書畢泊然而寂。靈隱善嗣已上三人

慶元育王物初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子。參北磵於

淨慈悟旨。命典文翰。後住育王。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虫。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株松。北磵簡嗣

臨安淨慈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氏子。十八得度受具。歷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諸老。後參浙翁琰於天童。鍼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於雙徑。琰笑而問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琰舉趙州洗鉢盂話。師將啟吻。琰遽以拳止之。疑情當下冰釋。　紹定戊子。四明制閫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

隱徑塢等山。　開爐上堂。舉趙州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　上堂。楊岐眼裏睛。臨濟項中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徑山琰嗣

臨安靈隱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上堂。舉睦州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　題世尊出山相。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

空師嘗纂修五燈會元行世徑山琰嗣

臨安徑山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年十九薙染受具參浙翁琰於徑山琰問汝何處人師曰淮東琰曰泗州大聖爲什麽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琰曰且喜沒交涉師曰自遠趨風琰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許參堂纔見便曰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卽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曰空教回首望長安琰曰者裏是什麽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於是密就入室之列命掌記室琰既示寂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復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

山。值歉餘逋劵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矗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曰。爲吾祔一穴於東澗。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偈而逝。徑山琰嗣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上堂舉明招謙禪師一日天寒上堂眾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便歸方丈。眾隨至立定。招曰。纔到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沈埋反令千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飯來。徑山琰嗣

慶元天童弇山阡禪師。舉李翺參藥山因緣。頌曰。貴耳

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　僧歸鄉偈曰。奮志南方問正因。正因一字不曾聞。七零八落袈裟角。惹得凌霄幾片雲。　觀音大士偈曰。螺髻屈蟠春島碧。綠衣零亂曉雲寒。尋聲只麼隨流去。說甚眞觀淸淨觀。徑山玫嗣

平江虎丘枯椿曇禪師。上堂。舉大梅常禪師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師曰。要知馬祖落處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徑山玫嗣

龍溪文禪師。示衆。無相無形本寂寥。攙撬眸處轉迢遙。蒲團靜倚無餘事。窗外一聲婆餅焦。徑山玫嗣

平江虎丘東山道源禪師。福建連江黃氏子。肄業郡之白雲。游歷兩浙。末後到蔣山。見浙翁琰禪師。室中舉卽心卽佛話有省。出世奉化清涼。遷蘇州虎丘。上堂。拈拄杖曰。德山棒。臨濟喝。總是用過了底閒家潑具。且道虎丘將什麼爲人。卓拄杖。不假鉗鎚烹佛祖。慣將筋折攪滄溟。擲拄杖下座。建安徐直翁帥三山。以雪峰起師。至建寧光孝寺。遺偈而化。（徑山琰嗣）

慶元大慈芝岊慧洪禪師。越州新昌人。姓朱。誕時。母夢前石佛高禪師入臥內。寤而生。師年十六。從石佛淨因薙染。謁徑山浙翁琰。琰問曰。汝何處人。師曰越州

玫曰。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玫曰。如何是行腳事。師擬議。玫色莊曰。汝前來答我一一分曉。問著行腳事。則茫然。為何所礙。師曰。今日來見和尚。玫曰。念汝新到。參堂去。玫遷天童。師再參。室中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毒龍行處草不生。玫曰。且喜沒交涉。師曰。入水見長人。玫便喝。　忠獻越王。請住崇報。上堂。住山懶慢。百事無成。敎為剩語。禪亦强名。擊拂子曰。夜來春睡重。一覺到天明。　住石佛上堂。紅塵堆裏四經秋。驗盡諸方盌脫丘。忽地船頭輕撥轉。卻來屋裏販揚州。襴衫翻著。曲唱還鄉。坐斷千差。壁立萬仞。直

得韶光溢目。故園桃李爭研。瑞氣騰空。本地風光顯現。若也頓開千眼。何妨把手同歸。其或未然。善財一去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閒。　臨終書偈曰。六十三年前。六十三年後。臘月火燒山。虛空俱出醜。跏趺而逝。徑山琰嗣

慶元壽國蔓窗嗣清禪師。山陰于氏子。佛涅槃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因甚二月十五日。卻向雙林樹下。做盡死模樣。良久曰。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海水無痕。　上堂。歸宗斬蛇。祕魔擎叉。禾山打鼓。趙州喫茶。十字街頭開鋪席。見錢買賣且無賒。徑山琰嗣 共十八

湖州道場別浦法舟禪師。嘗有魚籃觀音讚曰。月眉斜印海門孤。逐浪隨波不丈夫。雙手向人提擬處。卻將魚目換明珠。育王印嗣

無極觀禪師得法於育王印禪師。題世尊出山像曰。王宮不住。箇癡獃。半夜逾城眞怪哉。苦行六年誰采你。計窮只得出山來。育王印嗣已上二人

慶元瑞巖無量崇壽禪師。上堂。舉鳥窠和尚因白侍郎問佛法大意。鳥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侍郎曰。三歲孩兒也解道。鳥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頌曰。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

露鋒鋩輕點破。菩提煩惱等空平。育王瑞嗣

慶元天寧無鏡徹禪師。上堂。舉巖頭和尚因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頌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天童派嗣

鼇峰定禪師。讚玄沙和尚偈曰。青蓑不肯換金章。千古風流屬謝郎。釣得錦鱗人不薦。夜寒沙上聽鳴榔。天童派嗣已

上二人

饒州薦福無文燦禪師。從育王堪得法。增集續燈悞入無準範嗣寶慶三年六月。受請住薦福。次遷開先。五年復還薦福。

據室。山僧今日開地獄門。普請盡大地人。造地獄業。證地獄果。若有一人成佛作祖。我誓不成正覺。上堂。天高地厚。日盈月昃。全提半提。天地懸隔。爍上座平生只會著衣喫飯。聞人說佛法二字。如風過樹頭。如水澆頑石。今日裂破面門。喚作長老。也欲與諸人論說一上。無端冒五六月大熱。行二千里脩途。一時打失了也。雖然賴有拄杖子在。拈拄杖曰。拄杖子試說看。卓一下。清平世界。切忌譌言。結夏上堂。百不知。百不會。飽喫飯。熟打睡。要得剋期取證。須證如是三昧。師嘗與其友知無聞書曰。住院何足道哉。近

年勑差堂除者何限。可挂齒牙者能幾人。使吾有口。可以吞三世諸佛。則曲彔牀。終身不坐。又何慊。無閒以爲何如。某昔者入衆。見識字人多。不修細行。遂決意不作書記。諸老據位稱師者。又多看不上眼。遂無意出世。今皆不遂其初矣。住院十年。名爲長老。只是舊時燦上座。飲食起居。與堂僧無異。相從衲子。歲不下百數十人。遇五日搥鼓陞堂。以平時在諸老間所得細大法門。隨分東語西話。斷不敢以脫空話籠罩學者。亦不敢以過頭語欺謾學者。說到無巴鼻無滋味處。欣然自笑。聽者不必解笑也。士大夫多相知。然

所知者。不過謂其讀書也能文也。解起廢也。硬脊梁也。蓋膽毛幾莖。則知者鮮矣。育王堪嗣

福州雪峰北山信禪師。頌佛成道曰。六年凍得眼無光。一見明星雪後霜。擔水出山頻喚賣。不知江海白茫茫。何山清嗣

平江虎巨㑺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讚曰。雲鬢濃粧苦强顏。為他閒事入塵寰。攜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天童觀嗣

越州天衣嘯嵓文蔚禪師。上堂舉雲門和尚示眾曰。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山門無廚庫。

此時明暗自然分。天童觀嗣

柏嵒凝禪師。作破衲頌曰。零零落落幾經年。信手拈來搭半肩。午夜定回和東倒。箇中消息許誰傳。天童觀嗣

華藏純庵善淨禪師。上堂。舉六祖風旛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盡處見靑山。可憐無限英雄漢。開眼堂堂入死關。天童觀嗣 已上四人

臨安徑山荊叟如珏禪師。婺州人。依侍癡鈍穎和尙。一日室中垂語。如何是佛。師遽曰。爛東瓜。侍呈頌曰。如何是佛爛東瓜。皺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嘗作偈寄呈穎曰。鍾山自刃赤身

捩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　歲旦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惟有者箇不屬故新。等閒開口吞卻法身。擲下拄杖。是什麼。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天童頴嗣

福州雪峰大夢德因禪師。作布袋和尚贊曰。杖挑布袋走紅塵。底事何曾見得親。業識茫茫無本據。不知開口笑何人。天童頴嗣 已上二人

臨安靈隱高原祖泉禪師。舉鏡淸菴雪峰。一日普請次。

峰曰。溈山道。見色便是心。還有過也無。清曰。古人爲什麽事。峰曰。雖然如是。我要共你商量。清曰。若與麽不如某甲钁地去。師拈曰。雪峰探竿在手。影草隨身。若不是鏡清。曾請幾乎狼藉。又舉伏馱密多尊者問佛馱難提尊者。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花發火中春。金山奇嗣

隆興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梁渚人。族姓梁。參月林觀禪師。觀令看無字話。經六年。迴無入處。乃奮志自誓曰。若去睡眠。爛卻我身。每至困時。廊下行道。以頭

向露柱磕一日在法座邊忽聞齋鼓聲有省述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踍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觀遽曰何處見神見鬼了也師便喝觀亦喝師又喝自此機用脗合 淳祐六年奉旨開山護國仁皇寺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古人恁麼道黃龍即不然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 上堂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閒空慈受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舵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裏薦取何故嚮幾度黑風翻大

涙。未曾聞道釣舟傾。　師晚年倦於槌拂。庵居西湖之上。參學者猶眾。理宗召入選德殿說法。祈雨感應。勅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萬壽觀嗣

興化囊山孤峰德秀禪師。福州連江陳氏子。於蘇之寒山祝髮。上堂。舉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舉似長生。生曰。此是第二句。雪峰令僧問生。如何是第一句。生曰。蒼天蒼天。師曰。二大老與麼涙出痛腸。若是第一句。要且未夢見在。忽有人問怡山。如何是第一句。只向他道。劍去久矣。　上堂。舉眞淨和尚曰。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寺裏。一年

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大眾要會麼。聽取一頌。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萬壽觀嗣

潭州石霜竹巖妙印禪師。進賢人。族萬氏。謁月林觀禪師。一日入室次。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鼠齩破燈盞。觀頷之。歷住數刹。後移石霜。作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　師晚年築庵。曰紫霞。丞相趙公葵。燕居里第。嘗延師問道。寶祐三年示寂。書偈曰。六十九年。一場大夢。歸去來兮。珍重珍重。書畢

泊然而逝。塔於紫霞。萬壽觀嗣已上三人

鼓山檜堂祖鑒續傳燈誤作宗鑒禪師。徐氏子也。禮鍾山真薙度。往依瞎堂遠。服勤五載。及歸閩。參乾元穎禪師。始得大事了畢。出世滁之瑯琊。無何徙真之北山。復主資福。泉守程公延至承天。遷光孝。帥府葉公請住鼓山。凡七載。開禧乙丑謝事。明年五月。師將順世。乃說偈曰。平生患語多。臨終更何說。盡力舉似人。紅爐一片雪。乾元穎嗣

徽州黃山正因禪師。仁和俞氏子。參育王。一夕聞霹靂聲。通身汗下。拊掌大笑曰。如是如是如是。元世祖請說

法稱旨授圓明通應之號一日謂弟子曰吾二十七日去矣至期而逝育王廓嗣

曹洞宗

青州普炤一辨禪師精究內典貫通宗乘及參鹿門覺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覺曰汝被一卷經遮卻也師擬對覺搖手曰不快漆桶去師言下有省出住青州普炤遷東都萬壽當是時燕秦齊晉之間參宗之士皆其後學 師於青州室中嘗設百問勘驗學者一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愚庵盂拈云道即不難恐落今時傍僧云請和

尚道看盂打一摑云羞也不識要稱禪客　龍唐柱拈云青州老人秉洞上宗綱爲天下歸仰大開東閣迎賓不忘重闈禁殿要識空劫已前自己麽良久云從來無位次誰敢强安排　又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麽處相見得箇端的。百丈源拈云和尚口乾叫侍者過茶來　又問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麽。愚庵盂拈云嫗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又問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麽擬心卽錯。動念卽乖。愚庵盂拈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又問有口讚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百丈源拈云莫裝聾好　頌浮山宗投子十六題。一識自宗。問答休將句偈酬。到頭佛祖一齊收。九

年面壁已多事。立雪神光亦强求。　二死中活。今時及盡更何親。雲鏁幽巖凍瑣津。堪美嶺頭增意氣。雪中獨綻一枝香。　三活中死。合頭相似喜人情。水月空花鏡象榮。荒徑客迷芳草渡。擬將石火當天明。　四不落死活。到頭採汲不虛施。運水搬柴自合時。燕語未歸簾幕靜。晚鶯啼處綠楊垂。　五背捨。三峰華嶽總平治。雪壓寒林折凍枝。一念不生全體現。纖毫纔動落階墀。　六不背捨。路闊巖高碧澗流。山花開徧接雲樓。雨餘何處金鶯囀。不顧春殘語未休。　七活人劍。耳聽無妨眼見聞。南山下雨北山雲。動容舉

止方圓異大賞將軍不語動。　八殺人刀。凜凜霜風刮地生。千山冰雪路難行。未萌已落威音際。纔擬玄微墮穽坑。　九平嘗。春來幽谷水泠泠。策杖優遊傍釣汀。好是太平無事客。汨羅未必獨醒醒。　十利道拔生。少室靈山事宛然。不曾談說不安禪。回光一句超今古。大丈夫兒誰後先。　十一言無過失。默時似說說時無。迷悟剛令與道疏。莫謂人根有利鈍。麤言細語不關渠。　十二透脫。雪後風和曉霽天。鶯吟花笑柳含煙。鳳樓不礙桃源客。半夜穿靴入市廛。　十三透脫不透脫。劈箭機鋒著眼看。當陽趁妙哂傍觀。

雲橫谷口迷巢鳥。雪擁柴門去路寒。十四稱揚。寒潭不與月爲期。萬古松聲韻不移。眼聽耳觀如會得。方知佛祖密傳持。十五降句。當臺明鏡影難藏。露柱燈籠自舉揚。千聖不曾留半偈。少林已是不相當。十六方入圓。攜琴玉女夜歸時。鳳轉丹霄入紫薇。香霧噴花煙靄重。汀洲漁棹月依稀。五位頌曰。正中偏。斗柄初橫半夜前。密室不然龍鳳燭。廣寒宮殿月當天。偏中正。木女手攜無字印。失曉崑崙暗皺眉。自然羞看秦時鏡。正中來。劍樹刀山也自摧。玉馬嘶聲離月殿。九重依舊鎖蒼苔。兼中至。大用縱橫無巧

智。漁歌樵唱謁金門。太平不是將軍致。兼中到頭角完全無異號。脫珍著弊入鄽來。縱橫踏破今時道。賓主頌。其賓中賓曰。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須徧涉。義天空闊不容塵。賓中主曰。衣穿瘦骨露無餘。獨鎮寰區晦大初。三尺匣中誅佞劍。百囊篋裏薦賢書。主中賓曰。丹墀鞭靜九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卻襴衫戴席帽。聲聲只道那邊來。主中主曰。重巖幽邃鎖煙岑。古洞龍吟霧氣深。石女唱歸紅燄裏。木人運步覓知音。 鹿門覺嗣

慶元天童雲外岫禪師。昌國衞人。身材眇小。精悍有餘。

師事直翁舉公剃落。究明洞宗。盡其源底。出世慈溪石門。歷象山智門。陞住天童寺。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巖崖中有深山巖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卻了也。行到二十里。便見深山巖崖中佛法。大眾且道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良久曰。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龍唐柱拈云深山佛法雲外一一發洩了也且道如何是鬧市紅塵裏佛法樓連湖野梅花弄霽雪之天樂作行營鼓吹雜胡笳之曲　謝首座書記藏主。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

斯爲美。又打一圓相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這裏毋固毋必。　師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施利隨與人見後生益敬之。二時粥飯。必同衆赴堂。一日問無印證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作麼生救。證曰。請和尚喫飯。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證曰。救他作麼。師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證曰。和尚先行。某甲隨後。師呵呵大笑。遂示寂。龍唐往拈云。可惜放過天童者漢。我若在。待云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卽與挑起鉢囊。橫擔楖栗。看者漢去得去不得。若去不得。便與推倒方丈。纔見眞獅子兒。豈不俊哉　塔全身於本山之

麓東谷光下
直翁舉嗣

續指月錄卷三

續指月錄卷四

六祖下二十世

臨濟宗

臨安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出家。長遊成都。坐夏。請益坐禪之法於老宿堯首座。座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提前話有省。明年往謁佛照。光於育王。光問曰。何處人。師曰。劍州。光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光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貲剃髮。人皆以烏頭子呼之。久之。復至靈隱。時破庵居第一座。同游石筍庵。庵之道

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先曰。用捉他作甚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侍傍有省。牧雲門頌云城門失火臭煙熏殃及池魚尾盡焚無處更求三尺水直看振鬣上青雲　箬庵問頌云氣飲長虹已食牛血漫漫地照人愁因風吹火無多力春滿皇都四百州　破庵先和尚過天童掃塔。師偕往至瑞巖雲巢。留師分座。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姓茅。衣冠狀貌。與疇昔所夢無異。陞堂開法。大闡宗風。繼遷焦山雪竇。被勅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以朝命主徑山。有旨召入內庭。師奏對詳明。上為色動。賜金襴僧伽黎。復宣詣慈明殿陞座說法。

理宗垂簾而聽。賜佛鑑禪師號。師居徑山二十年。海衆雲騰。信施豐積。雖寺兩遭火厄。乃旋復旋興。爲東南法席第一。　師於寺前四十里。築室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爲歸藏建閣以藏後先所賜御翰。東西供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絶。祠奉以旌孝慕。上聞嘉歎。

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一張口。挂在壁上。今日無端入者行戸。未免拈出多年歷日。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

春寒秋熱。　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柰何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尋常西廊東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也識得。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　淯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三月旦日。陞堂示眾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將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兩序區畫後事。

親書遺表。言笑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筆疾書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傾而逝。停龕二七日。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於正續之側。塔曰圓照。

臥龍先嗣

江州雲居卽庵慈覺禪師。蜀人也。上堂。舉雪峰因閩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峰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王曰。請師樣子。峰展兩手。雲門曰。一舉四十九。師頌曰。空王殿樣子。雪峰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　讚船子和尚偈曰。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

山老。你且柰煩撐破船。　師始登雲居。先一夕宿瑤田莊。夢伽藍安樂神告曰。師於此山。只有一粥之緣明日午後到山。晚參罷。值堂中二僧相毆。以新到例遭擯逐。師竊訝之。後數年。雲居虛席。請師補處。師忻然承命。且徵前夢。至瑤田莊而寂。臥龍先嗣

慶元大慈獨庵道儔禪師。贈製鞋匠偈曰。透底工夫做已圓。須知密處自心傳。腳跟著地隨他轉。踏到驢年也未穿。臥龍先嗣

臨安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子。初游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

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由是大著閩穹窿先道望遂往叩先一見知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話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先異之每於日用語默不少假借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範日相激礪久乃辭去復徧遊諸老門庭咸稱賞之　後出世蘇之高峰次遷寒山鍾山虛席廟堂奏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復遷靈隱上堂一徑直二周徧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閒縱目春盡尚餘華老胡不合過流沙拍膝一下便下座　淳祐甲辰三月望示衆曰但得本莫愁末喚

什麽作本。、什麽作末。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麽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曰末後一句。分付廚山衆。訝之。明日忽示疾。退歸寶壽。訣衆而逝。窆全身於院後。臥龍先嗣已上四人

慶元天童滅翁天目文禮禪師。杭之臨安人。姓阮氏。六歲擕籃隨母採桑。俄念擕之者誰邪。遂有出家志。年十六剃落。謁育王佛照光和尚。問恁麽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肯。一日光問是風動。是旛動者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豎。光曰。不是風動。不是旛

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卻腦蓋。光喜其俊邁。命典書記。久之。返浙西。聽一心三觀於上天竺。時松源嶽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擬議。卽棒出。師聞之。頓忘知解。遂往見之。蒙印可。得盡其旨。辭去。徧禮江淮間祖塔。時浙翁琰主蔣山。挽師分座。

嘉定五年。約齋張公鎡。請師開法臨安慧雲。節齋趙公。慕師高行。微服過訪。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翌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筀筍。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師便打。莫有湊泊之者。僧問和尚見佛照時如何。師曰。石中有玉。曰見松源後如

何。師曰。沙裏無油。　有來上座入方丈曰。某甲有狀投和尚。師曰。對頭在那裏。來曰。和尚便是。師曰。老僧與汝有甚麼冤讐。來無語。師捉住曰。冤家冤家。　新到僧至。師問汝名甚麼。僧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僧擬議。師便歸方丈。石林鞏頌云白浪堆中下一鉤錦鱗紅尾向悠悠漁翁不計竿頭事笑入蘆花萬頃秋　師尤邃於易。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心法。朱晦庵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兑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　師將入寂。謂侍者曰。誰與我造箇無縫塔。者曰。請師塔樣。

師良久曰。盡力畫不出。遂怡然而去。闍維。弟子收舍利幷遺骨。祔葬於應庵塔左。壽八十四。靈隱嶽嗣

溫州江心石巖希璉禪師。潮陽馬氏子。僧問昔日佛照光禪師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卻此意。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贊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靈隱嶽嗣

台州瑞巖佛日雲巢巖禪師。作經題八字偈曰。以字不成八字非。當陽拈起大家知。釋迦老子舌無骨。黃葉將來嚇小兒。 頌靈雲見桃華話曰。三月桃華爛熳

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老。半是真情半脫空。靈隱嶽嗣

華藏無礙覺通禪師。靑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裏冰。淹黑豆。昧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綠成白雪桑重綠。

劃盡黃雲稻正靑。靈隱嶽嗣

臨安淨慈谷源道禪師。舉丹霞然初參石頭。剗佛殿前草公案。頌曰。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靈隱嶽嗣

湖州道場北海悟心禪師。舉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次。

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檗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檗便掌彌曰太麤生檗曰者裏是什麽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頌曰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惶舉唐文宗蛤蜊因緣頌曰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大乖張雖然契得君王意爭奈全身入鑊湯（靈隱嶽嗣）

慶元雪竇大歇仲謙禪師義烏應氏子幼見傅大士心王銘矢志出家初參息庵庵器而抑之曰汝儒者習

氣不除。焉能學道。要到大休大歇田地。如木偶人去。師蒙激發。益自奮勵。朝夕不解。一日忽然有省。遂以大歇自名。後參松源嶽。一日室中舉祕魔擎叉話。師豁然大悟。上堂舉應庵華和尚問密庵傑。如何是正法眼。傑曰。破沙盆。華頷之。頌曰。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鐵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子孫。靈隱嶽嗣

諸庵肇禪師。華亭懷古偈曰。活計都盧一釣舟。錦鱗入手便抽頭。我來不覩師親訓。柳岸依依醮碧流。靈隱嶽嗣

湖州道場運庵普巖禪師。題趙州像贊曰。無端提起七

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靈隱嶽嗣

蘇州虎丘蒺藜曇禪師初住四明延慶遷蘇之穹窿後至虎丘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師曰兎子何曾離得窟若有人問延慶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　上堂念念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頓超天地未分之前不歷階梯掀翻寶所便恁麼去可以開無量法門可以演百千妙義驀拈拄杖卓一下曰無量法門百千妙義盡向者裏百雜碎了也還知

虎巨落處麽。靠拄杖。祖禰不了。殃及子孫。靈隱嶽嗣

台州瑞巖少室光睦禪師。上堂。舉曹山霞禪師。因僧侍立次。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祇如熱向甚麽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山曰。祇如鑊湯爐炭裏又作麽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卻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遊。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靈隱嶽嗣

鎮江金山掩室善開禪師。上堂。舉密庵破沙盆話。頌曰。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徧界難遮掩。殃害叢林及子孫。靈隱嶽嗣

明州雪竇無相範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尚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趙州。州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曰。請和尚舉。趙州方舉前話。僧指傍僧曰。者箇師僧喫卻飯了。作恁麼語話。師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靈隱嶽嗣

祕監陸游居士。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常謁松源嶽和尚於靈隱。從容問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嶽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士點首默契。遂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倒眼雙青。今朝始見宗門別。說有無言

要眼聽。靈隱嶽嗣共十四人

臨安徑山癡絕道沖禪師。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稍長以進士業應詔不第。遂出家。遊歷講肆。習經論。紹熙壬子。出峽同翔荆楚間。時曹源生出世妙果。師造見。聆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夕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生從龜峰。師侍行。又三年。以偈辭游浙。有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之句。初應嘉禾光孝。道聞於朝。忠獻衛王以堂帖除蔣山。蔣山諸莊。皆瀕江易澇。下田多無收。師忍飢鳴道。行乞養士。居十有三載

無倦色　嘉熙己亥。侍郎東畎曹公豳帥閩。聞師道望。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眾集如海。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兩山。　上堂。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不著。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

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者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堪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　遷徑山一日。忽陞座辭眾。舉世尊臨入涅槃。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師曰。世尊

續指月錄卷四　徑山沖　淨慈沅

四十九年。作盡伎倆。及至臨行之際。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山僧今日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至夜分起坐。移傾而逝。壽八十二。荼毗舍利五色無數。遵遺命奉骨歸葬金陵玉山庵。學者分其半塔於菖蒲田。薦福生嗣

臨安淨慈清溪沅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各自分疆列界。衲僧家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草鞋底。還曾踏著也未。良久曰。切忌踏著。天童鏡嗣

荊州公安虎溪錫禪師。上堂。心心淺處實甚深。道道幽

遠無人到。急行踏不著。緩行成錯過。少林幾坐華木春。卻憶西來胡達磨。天童鏡嗣

福州西禪月潭圓禪師。開爐上堂。人人盡守甕中天。地覆天翻我不然。直下一槌星火迸。螺江燒卻謝郎船。

讚豬頭和尚曰。血淋淋。古佛心。幾回提起。誰是知音。天童鏡嗣

慶元育王寂窗有照禪師。福之閩縣鄧氏子。時枯禪鏡唱道怡山。師往見之。一日鏡問曰。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裏是他不疑處。師太笑趨出。鏡深肯之。鏡遷靈隱。師掌內記。以老母歸省。閩帥趙公

汝愚。請師開法東山大乘。移福之黃檗。　朝命補江心。後遷玉几。適災變。竭力興建。聞奏朝廷。降金帛鼎建舍利寶塔。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鵶鳴鵶鵶。鵲噪鵲鵲。江北江南。潮生潮落。春風三月華草香。善財何處尋樓閣。喝。天童鏡嗣

泉州法石愚谷元智禪師。長溪薛氏子。參天童有省。呈山居偈曰。粟色伽黎千百結。倚松捫腹看雲飛。有人問我居山趣。向道春深筍蕨肥。　咸淳丙寅正月。趺坐書偈而逝。塔全身於鼓山南院。天童鏡嗣

報恩太古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不涉心思意想。非干

默照忘懷。要得洞然明白。須是汗下一回。且道汗下後如何。驀喚侍者。將扇子來。　上堂。衲僧家游方行脚。撥草瞻風。第一須識路徑。始得路徑不錯。東西南北。到處爲家。稍涉迂回。五里單牌。十里雙堠。那裏更在那裏。擲下拄杖云。看脚下。（天童鏡嗣）

嵒翁渲禪師。久參鏡和尚。得契。佛誕日偈曰。毗嵐毒種毒華開。添得雲門醉後杯。今日河橋風色惡。淡煙疏雨洸黃梅。（雜毒海載此偈是西嵒作未知何據　天童鏡嗣已上七人）

平江虎丘雙杉元禪師。舉宋太宗夢神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麼生發。羣臣無對。雪竇代曰。

實爲今古罕聞。別峰印代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師頌曰。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眞太平。　冷泉兩廊畫壁頌曰。一一塵中堅密身。改頭換面轉精神。誰知東壁打西壁。總是靈山會上人。隱靜柔嗣

臨安徑山元叟行端禪師。臨海之何氏子。世業儒。母陳。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十二出家。十八受具。一切文字。不由師授。初參藏叟珍於徑山。珍問甚處人。師曰台州。珍便喝。師展坐具。珍又喝。師收坐具。珍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　一日侍立次。

珍曰。吾泉南無僧。師曰。和尚聻。珍便棒。師接住曰。莫道無僧好。珍領之。命入侍司。洎珍告寂。師至淨慈。嘗自稱寒拾里人。徑山請居第一座。 大德庚子。特旨賜號慧文正辯禪師。 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師陞座說法。事竣入覲。加賜佛日普照。陛辭南歸。養靜於梁渚之西丘。 至治壬戌。徑虛席。請師補處。師三被金襴之賜。二十年來。足不越閫。而慕其道者鱗集。至無所容。師嘗勘一新到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曰。臨朕礁。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 又勘一僧曰。棋盤石。研破你腦門。

盋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 又勘一僧曰。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淸。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師以呵叱怒駡爲慈誘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大公之道。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 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示微疾。問侍者曰。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捨。寄語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無語。師良久曰。後五日看。至期沐浴更衣。書偈訣衆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氷河發燄。鐵樹華開。投筆垂一足而化。留龕七日。顏色如生。全身葬於寂照塔院。徑山珍嗣

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族臨川金氏。貌瘠而弱。年十五。業文有聲。祝髪日。芝產戶樞。及游方。值東叟領南屏。命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白叟。叟詰之。遂蒙印可。遊天台。衆請開法寒巖。瓣香嗣東叟。踰三年。遷仙居紫籜。又十年遷疏山。又十年住江心。少不適意。輒棄去。寺衆數百。懇留涕泣而莫之留。會廬山月澗明公遣舟迎師歸東溪。明公示寂。開先之衆。復以請。師力卻之。　上堂。拈拄杖。此拄杖子。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拈弄不出。今日落在開先手裏。無頭無尾。能放能收。離相離名。能

縱能奪。雖然如是。也只爲中下之機。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以拄杖畫一畫。放過一著。 皇慶元年。遘疾危坐。不近醫藥。閱七日。命具浴更衣。書訣衆語。泊然而逝。闍維收五色舍利如菽。目睛不壞。鎔以烈燄。益晶瑩。齒牙頂骨。錚然有聲。時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世尊舍利奉於中。而遣使分師之目睛舍利。貯之銀盒陪葬焉。餘骼舍利分葬東溪。

淨慈頴嗣

慶元奉化岳林栯堂益禪師。溫州人。上堂。古者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

亦不據款結案。拈拄杖。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華。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上堂。五千四十八卷。只作一句道卻。遂起身曰。立地待諸人搆取。便下座。 臨終偈曰。八十三年。什麼巴鼻。柏樹成佛。虛空落地。茶毗舍利瑩然。齒牙數珠不壞。

淨慈顓嗣

婺州雙林雲屋自閒禪師。括蒼葉氏子。烏巨行禪師之九世孫也。初參荆叟珏於靈隱。次謁東叟穎於淨慈。掌記室。一日因撰佛成道疏曰。發見精於午夜。叟曰。何不道泯見精於午夜。師不覺股栗汗下。如發蒙蔀。

徹見叟[illegible]斗爲人處後出世雙林遷智者皇慶壬子十月二十五日。與客語笑次。忽命侍僧取筆書偈而逝。淨慈顥嗣已上三人

枯木榮禪師。讚三祖偈曰。夙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無方安嗣

臨安徑山佛智晦機元熙禪師。豫章唐氏子。師與兄元齡。俱習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從西山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卽善言辭之。閩物初觀闡化玉几。往依之。觀與語驚異。留侍左右。至元間。總統楊璉眞加奉旨取育王舍利。躬詣師

求記逝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辭歸江西。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難。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 元貞二年。出主百丈。居十有二載。至大初。應淨慈請。入院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悉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輳。 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一星螢火出。孤鶴過遼東。 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曰。南山今日結卻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其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曰。漫天網子百千重。 居七

載。復遷徑山。已而策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仰之徒
聞師退閒。爭來迎請。師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
示寂。手書辭所與遊者。復書偈訣衆。擲筆而化。世壽
八十二。奉全身瘞於金鷄石下。弟子在杭者。分爪髮
塔於淨慈西隱。育王觀嗣

慶元徑山雲峰妙高禪師。福之長溪人。世業儒。母阮。夢
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中。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
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
薙染受具。上育王見偃溪聞禪師。機鋒相契。命掌藏
鑰。一日聞舉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

尾巴過不得。師劃然大省。乃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遂許可。蔣山虛席。奉朝命居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卽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化棄刃而去。　至元十七年。遷徑山寺。羅囘祿。師住後頓還舊觀。　示衆。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一刀兩段。更莫遲疑。是以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言我是千佛一數。然雖如是。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京師有譖毀禪宗者。師曰。此法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詣闕。被旨集諸宗徒廷辯。　元

世祖問禪以何爲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譖者反復論難。譖者辭屈。世祖大悅。 師陛辭南歸。示衆曰。我本深藏巖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曰。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災。師謂衆曰。吾猶負此山債耳。復竭力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落成。 至元三十年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後建塔於寺之西麓。淨慈聞嗣

湖州何山鐵鏡至明禪師。福唐長溪王氏子。見偃溪聞

於淨慈。朝參暮叩。久之始獲印證。至元辛巳。出世何山。移大梅。元大德庚子。復請歸何山。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查渡。落在雲門網子中。有屈至今無處訴。竪起拂子曰。看雲門大師來也。合喫何山手中棒。且道過在什麼處。不合鼓弄人家男女

延祐乙卯十一月初五日。呼其徒囑後事。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回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擲筆翛然而逝。淨慈聞嗣

慶元天童止泓鑒禪師。初住慶元眞如。移天童。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

雲無心意灑為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古德與麼提唱於四諦法中開鑿人天不妨善巧若據衲僧分上何啻白雲萬里 上堂拈拄杖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拄杖子聞與麼道不覺忻忻笑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擲下拄杖下座 淨慈聞嗣 已上三人

慶元天童石門來禪師嘗作翦刀頌曰渾鋼打就冷光浮兩刃交鋒未肯休直截當機為人處何曾動著一絲頭 大川濟嗣

慶元雪竇野翁炳同禪師新昌張氏子參大川濟一日

入室次。濟舉臘月火燒山話。師擬開口。濟遽枯竹篦拄之。師豁然省旨。後縛茅伏錫峰。日扃戶書法華。嘗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大川濟嗣 已上二人）

臨安靈隱悅堂祖誾禪師。南康周氏子。年十三。告辭父母。薙髮出家。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卽往見別山智於蔣山。問近離何處。師曰。江西。智曰。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前曰。起居和尙。智俾入侍司。未幾至杭見斷橋倫於淨慈。問臨濟三遭黃蘗痛棒是否。師曰是。倫曰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頷之。倫逝而介石

朋補處。一日朋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議。朋抗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即命侍香。元貞初。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通慧禪師號。并金襴法衣。大德九年。住靈隱。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曰。閩中。師曰。彼處如何住持。僧曰。飢即喫飯。困即打眠。師曰。錯。僧曰。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居四載。示疾。訣眾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偈畢。乃跏趺而化。雙林

朋嗣

廬山圓通雪溪逸禪師。讚興化和尚偈曰。中原一寶有

來由摋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靑白眼當機誰敢
謾輕酬州弁山阡嗣
岳州灌溪昌禪師山居偈曰閒來石上玩長松百衲禪
衣破又縫今日不憂明日事生涯只在盋盂中無鏡徹嗣
支提愚叟澄鑒禪師寧德張氏子參無文於薦福遂許
入室至元二十年世祖勑住支提賜號通悟明印大
師後將示寂沐浴更衣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
躍翻筋斗蹶跡西乾擲筆危坐而逝薦福燦嗣
紹興大慶尼了庵智悟禪師福州王氏女幼孤年十一
白母願出家因誦維摩經至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

然頓悟。往參雲峰信。信問曰。上座什麼處住。師曰。不住南臺江邊。信曰。畢竟住在什麼處。師不審便行。信叱曰。走作什麼。合喫山僧手中棒。師面熱汗下。次日復往請益。曰。某甲昨日祇對和尚。有什麼過。信厲聲曰。更來者裏覓過在。師穆然曰。月明照見夜行人。信顧旁僧曰。看渠根器不凡。遂印以偈。有相逢若問其中事。風攪螺江浪拍天之句。上堂拈拄杖。天乖十二闌干角。風滿三千世界中。熱惱變成淸淨境。禪心頓覺悟眞空。靠拄杖。有甚共語處。上堂。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古人甚麼道。未免

坐在者裏。大慶卽不然。山轉疑無路。溪回別有村。

上堂。柳絮飄風。杏華沐雨。好箇生機。快須薦取。以拂子擊禪牀曰。咄。三十年後。不得錯舉。雪峰信嗣

寧波天童西江謀禪師。被勑住天童。歷四十年。貌枯色瘁。涖衆孤峻。機語峭拔。音如洪鐘。理宗朝。三被寵錫。其示衆曰。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一日將入滅。顧侍僧曰。一笑翻身。日面月面。遂逝。華藏淨嗣

福州雪峰石翁玉禪師。禮雪峰塔。偈曰。入閩早是四旬餘。象骨崖前縛屋居。誰道開平年代後。春疇煙雨幾鋤犂。華藏淨嗣

臨安中竺空巖有禪師。室中垂語曰。黃金鑄就鐵眞人。

東海涌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熟睡柴牀日未斜。熱渴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徑山琰嗣

臨安淨慈千瀨善慶禪師。嚴陵鼓氏子。丱歲而孤。萍蹤無寄。聞荆叟琰主淨慈。遂往親依。一日聞舉洞山麻三斤話。遂得大悟。出住宜興之保安。遷嘉禾之天寧。後主淨慈。嘗著扶宗顯正論。進仁宗覽而嘉之。賜金襴袈裟。徽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辯禪師。徑山琰嗣　已上二人

婺州寶林無機和尚。上堂。蘆華對蓼紅。木落山露骨。彷彿揚州。依希越國。拈拄杖卓一下曰。爲君卓破精靈

箇無位眞人赤骨律。靈隱泉嗣

溫州華藏瞎驢無見禪師。舉興化打克賓頌曰。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黃龍開嗣

臨安慧雲無傳祖禪師。上堂。佛佛廣說。大智莫能知。祖祖相傳。凡情詎能測。先天後地。成壞長存。入死出生去來不變。於斯薦得。已涉支離。其或未然。山僧更爲下箇註脚。以拂子擊禪牀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黃龍開嗣

杭州護國臯庵宗禪師。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曰。你與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寒山曰。你去遊五臺作

麼。干曰。禮拜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曰。豐干開口。不在舌頭上。寒山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箇駝子。斷撞著。世上應無直底人。黃龍開嗣

放牛余居士。參無門開禪師。凡有所問。被開劈面截住曰。不是不是。一日向同參臭庵宗問曰。吾師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顚倒是非。宗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士曰。兩字如何。宗曰。不是不是。士言下頓悟無門爲人處。

安吉州沈道婆問是非關有幾句。士曰。有四句。婆曰。四句作麼舉。士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

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離得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士曰。汝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士曰。嫁鷄逐鷄飛。嫁狗逐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士曰。月子彎彎照九州。幾人歡喜幾人愁。曰不問這箇本地風光。士曰。問那箇本地風光。曰無男女相底。士曰。既無男女相。問甚是非關。曰別有向上事也無。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士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黃龍

開嗣已
上四人

福州鼓山皖山正凝禪師。龍舒太湖人。入閩禮孤峰秀

和尚。秀舉狗子無佛性話。師不能答。踰半載得臻閫奧。乃頌曰。趙州道無。箭不虛發。築著磕著。全活全殺。秀曰。你也得。只是未在。一日秀舉德山見龍潭話。問挪裏是德山親到處。師以手掩秀口。卽說頌曰。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華片。秀曰。汝今日方知泗洲大聖不在揚州出現。善自護持。遂俾侍香。久之太傅賈平章魏國公。劄請住鼓山。上堂。入院方三日。追陪人事忙。燈籠與露柱。密密細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拍禪牀。昨夜碧天風浪靜。一輪明月映螺江。　上堂。六月旦。夏已

中荷華開水面菡子映山紅無位眞人處處相逢擬議雲山千萬重。師化緣將畢集兩序示遺誡索筆書偈曰八十四年一夢相似夢破還空也無些事端坐而逝。孤峰秀嗣

婺州雙林一衲介禪師讚傅大士偈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孤峰秀嗣 已上二人

葛廬覃禪師舉僧問石溪和尚如何是佛溪曰矮子看戲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來眉卓豎鐵鎚無孔舞春風。容庵海嗣

曹洞宗

磁州大明寶禪師。參普照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辨曰。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師曰。今日又如何。辨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師禮拜。辨曰。可惜許。棒折也。師直得汗下。忽然猛省。住大明上堂。僧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用盡钁頭力。放下臥清風。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不居無影谷。曳杖入煙村。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掌上擎日月。運照自無私。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石人同木女。相邀入海中。曰此是今時事。如何是那邊事。師曰。待汝盡卻今

時。卽向汝道。 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卻針。祇見線。這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卻自曰。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劄曰。原來祇在這裏。南庵依頌云百城煙水苦飄蓬樓閣門開未許通只有善財親得見德雲不在妙高峰 位中符云爲借明珠糞掃堆婆心曲盡幾多回精光撥動由人取蛟宅無須費打開 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鎖深宮午夜前。燭香人靜丹墀冷。一片虛明照碧天。 偏中正。曉天不挂秦臺鏡。金烏纔擬出扶桑。依稀還被輕煙映。 正中來。深夜寒梅雪裏開。馥馥清香無間斷。頭頭觸處

絶纖埃。兼中至。大用全彰無忌諱。攜手相將賀太平。熙熙風物從來異。兼中到。妙盡功忘非善巧。枯木龍吟大地春。靈根秀出寒巖草。普照辨嗣

慈雲十身覺禪師。普照室中推爲上座。辨垂百問。以驗學者。一時鮮有契機。惟師所答。有同水乳。略舉七則。以見其槩。問曰。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半夜石人無影像。縱橫誰辨往來源。問曰。不見一法。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驟千山。問曰。喫飯忘其飢。力克忘其飽。作麼生是力克底人。師曰。巨

靈臺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問曰。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邊事。如何是向上人。師曰。半夜烏鷄雪裏啼。 問曰。行玄體妙。落在今時。究理窮源。關山萬里。只如未知有底人。如何趣向。師曰。牀窄先臥 問曰。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如何履踐。師曰。出不由戶。坐不當堂。 問曰。岸如欲止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師曰。下載清風付與誰。普照辦嗣

玉溪通玄圓通禪師。嘗著百問。儆勵學徒。其略曰。沒底船子。爲甚麼無漏堅固。豎起拂子曰。爲你說禪了也

作麼生會。又拈起拄杖曰。還有向拄杖頭上。下得一轉語底麼。又畫一圓相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裏許。作麼生會。復以手空中點一點曰。且道者一點。明甚麼邊事。豎起一指曰。俱胝和尚。向這裏放大光明。轉大法輪。諸人還見麼。又曰。折脚鐺兒爲活計。穿心椀子作生涯。通玄庵內安然坐。不管山前事似麻。且道安然坐底是甚麼人。普照辨嗣

鄭州普照寶禪師。磁州武氏子。於滏陽造仰山寺。忽有題詩柱上者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師見之大悟。卽入西山結茅以居。徧

參諸山。遂入靑州之室。後住珙琭寶巖寺。一夕大風

震地。宴坐而逝。普照辨嗣
已上四人

慶元雪竇無印大證禪師。鄱陽史氏子。幼頴異。年十四。

薙落受具。出遊。謁荊石玫思庵睿諸老。不契。聞雲外

岫和向唱道天童。師往依之。入室有省。遂命典藏。

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以金書藏經。師應詔。竣事。上

賜以織金屈眴之衣。宋寧宗泰定初。南還。江淛丞

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事。起師主衢之南禪。繼領光

孝。既而洪之翠巖。饒之芝山。俱以行院檄請。師以疾

固辭。元至正十五年。遷雪竇。上堂。千說萬說。不若

覿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娘生兩雙眼。箇箇黑如漆。急急急。回頭看取天眞佛。良久曰。是何面目。下座巡堂喫飯。　上堂。妙不妙。衲僧鼻孔多無竅。玄不玄。刹竿頭上無靑天。志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居四年。退居定水之圓明庵。次年示寂。闍維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門人建塔圓明庵後。天童岫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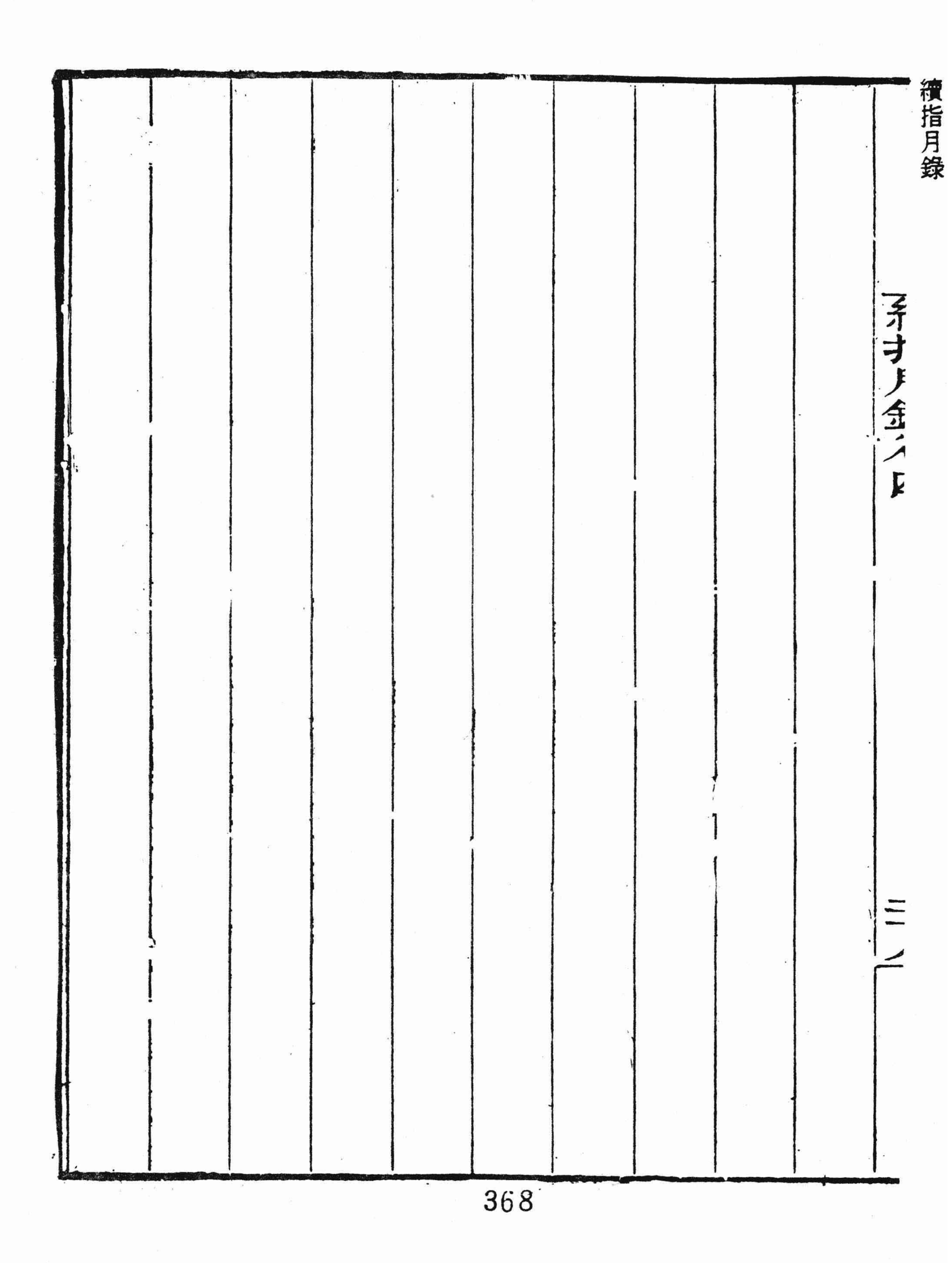
續指月錄卷四

金陵嚴正達敬刻此本伏願

祖父母　伯父母　先父母　堂兄嫂　妻室　胞堂弟等深種

良因同登極樂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五

六祖下二十一世

臨濟宗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婺州人。續燈存藁作閩之漳州人初參天目禮。令看臨濟三頓痛棒話。一日纔上蒲團。忽覺有省。後參無準範和尚於徑山。因鑄鐘。令著語。師呈偈曰。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輥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準卽俾居侍司。每遇入室。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經十年。偶佛殿前行。擡眸見一枝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

時颺下方始見無準老人立地處後舉示人曰正好與三十拄杖若庵問頌云大虫無齒爪牙危未透玄關只暗疑不是脚跟親點地此心能有幾人知 上堂純清絕點正是眞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藉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閒對寒梅幾樹花 上堂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脚這四轉語轉轉有落處且道落在什麼處東京大相國寺裏有樹芭蕉風吹雨打一似破袈裟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三千里外賣卻布單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

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禪。樹上叫喧喧道。門前風浩浩。冷地思量眞可笑。笑什麼。等閒拾得蘇州梨。看來卻是靑州棗。　上堂。箇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珪本無瑕。琢磨乃成玷。執之以實法。空中生閃電。視之似等閒。脚下添紅線。若是學道人。好好看方便作麼生。莫看仙人手中扇。　準老人忌日拈香曰。盡道先師今日死。誰知今日是生朝。不知卻有何憑據。紫柏黃檀一處燒。　僧問如何是五家宗旨。師曰。有口秪堪喫飯。曰。若不借問。爭達本源。師曰。不敢相許。曰。如何是潙仰宗。師曰。父慈子孝。曰。如

何是臨濟宗。師曰。迅雷不及掩耳。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三更不借夜明簾。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體露金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山自清。水自綠。曰五家宗乘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頭頂天。腳踏地。

師住袁州仰山。世稱法窟第一。咸淳已巳。元帝賜賚尊禮。至元丁亥。寄竹篦麈拂及綠水青山一同授記與高峰原妙。以讚示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徑山範嗣

臨安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黃巖徐氏子。母劉。夢月而孕。年十八落髮。見谷源道於瑞巖。聞三斤麻之話

疑之徧叩諸方。一日於雲居見山堂。閱楞伽。至蚊虫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叅無準範和尚。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師云。可無方便乎。準乃舉眞淨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竟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示之。師悚然。良久。忽聞板聲大悟。介庵進頌云。漏屋恰逢連夜雨。夏多愁霧鎖柴門。忽然雲靜紅輪擁。疊疊青山插遠村。一初元頌曰。頂門一擊汗如油。提敗當年老趙州。自是黃河連底濁。一翻騷雨一翻愁。

上堂。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上堂。

學慈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橫一柄劍。劍上安一緉草鞋。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師頌曰。百花叢裏躍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覷。滿懷無柰舊愁何。　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提起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牧公謙頌云千奇與百怪只在一毫端拈卻毫端看霜花六月寒　上堂。舉達觀頴示衆云。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云。七佛已下出頭。又自諾云。各自祇候。師云。喚七佛爲性隸。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

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大眾要見麼。以拂拂一拂云。曉來一陣春風動。開徧園林百樣花。　師將示寂。與眾入室。罷。索筆作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師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徑山範嗣

台州國清靈叟源禪師。上堂。舉僧問趙州。眞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眞言。州曰。唵部臨嚶。師曰。趙州只在口皮邊。看他與麼也是喚鐘作甕。忽有問靈叟。卻向他道。飢時但喫飯。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上堂。炎自炎。涼自涼。法無二法。不用

商量。只如人人鼻孔在面上。則固是知有我。更問你別。沼荷香。何似深村稻香。徑山範嗣

慶元天童別山祖智禪師。姓楊氏。蜀之順慶人。年十四得度。初聞僧誦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恍如夢覺。見無準於雪竇。範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輒噤不能發。由是知解都喪。曰。吾平生伎倆。皆死法也。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旣而範移徑山。命師分座。天童燬。州帥吳公奏師道行。師被旨擕一囊一鉢。縛茆以居。寧郡久不雨。師禱之輒應。由是人情奔湊。不三年。盡還舊觀。一日忽示

衆曰。雲澹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箇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侍者。囑後事。叉手而寂。徑山範嗣

福州雪峰環溪一禪師。題布袋和尚讚曰。逢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做。　舉即心即佛頌曰。卽心卽佛。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徑山範嗣

明州天童月坡明禪師。得法後。陞住天童。舉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劄。師頌曰。雲門者一劄。吹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　舉良遂參麻谷

因緣頌曰。攜鋤不顧便好回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

徑山範嗣

廬山東林指南直禪師。送僧還成都偈曰。智不到處道一句。一句當機便到家。箇鷺亭前風擺柳。錦官城畔雨催華。

徑山範嗣

慶元雪竇希叟紹曇禪師。西蜀人。上堂。發得一機活出得一言。當萬里無片雲。青天合喫棒。不待春風著意開暗香已在梅花上。舉。僧問南良。師居方丈將何指示。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頌曰。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

貴子陵元作故人看。寄天童和尙偈曰。翁翁八十再生牙。爛嚼虛空吐出查。撒向玲瓏巖畔樹。枝枝葉葉是曇華。徑山範嗣

臨安靈隱退耕寧禪師。初住嘉興崇聖。次遷杭之靈隱。擧僧問趙州和尙姓甚麼。州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州曰。蘇州有。頌曰。蘇州有。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摟著强分疏。徑山範嗣

福州雪峰絶岸可湘禪師。台州寧海葛氏子。擧僧問曹山。雪覆千山。爲甚孤峰不白。山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山曰。不墮諸山色。頌曰。言中彼此帶

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芒芒沈在月明前

徑山範嗣

慶元天童西巖了慧禪師蓬州羅氏子垂髫與羣兒戲必摶泥沙爲佛塔像旣長遂出家見無準範自陳來歷範呵曰熟睡去旣而令充不釐務侍者一日範謂師曰覷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處不離唇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準遷育王師侍行從容承稟乃盡其要逮範移徑山師居第二座自是聲動叢林節齋趙觀文作牧蘇州舉師開法定慧寺佛涅槃上堂拈拄杖召大眾黃面瞿曇乃竺

乾猛將以慈悲爲弓矢以智慧爲戈矛統百萬雄兵
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
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
因與生死魔軍爲冤爲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
名爲涅槃於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其
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珍珠其謀
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衆生共行
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已豈謂二
千餘載猶未遂其志未奏其功山僧既知其力盡計
窮不免拔劍相助去也以拄杖畫一畫四海浪平龍

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　師嘗題靈隱兩廊畫壁曰。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畫虛空。善財眼裏生華瞖。去卻一重又一重。　晚年退居幻智庵。將終誡執事已。問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遂放身而逝。徑山範嗣

越州光孝石室輝禪師。上堂。舉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十指掌中亦總是佛。師頌曰。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徑山範嗣　共十二人

杭州淨慈愚極慧禪師。參石田薰於靈隱。一日室中舉

雲門念七話。連舉十數轉。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纔跨門。薰遽曰。雪峰輥毬。師侍傍。聳耳而聽。豁然領悟。衝口說偈曰。雲門念七。雪峰輥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薰頷之。送寧禪人偈曰。心未寧時。爲汝安。落花小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畫欄。靈隱薰嗣

臨安中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箇甚麽。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麽。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師以宋鼎旣遷。卽謝寺事。時金山默庵雅禪師。尊師道行。元兵下江南。默庵被總兵伯顏脇置幕中。從至武林。默庵言於伯顏。請師

住靈隱。親持請疏扣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爲誰。默庵曰。和尚故人某甲也。師落關曰。我不識你。蓋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　斷江恩有詩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尚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肯爲渠來冷泉。靈隱薰嗣已上二人

慶元育王橫川如珙禪師。永嘉人。姓林氏。始孩不肉食。年十五出家。後祝髮受具。登太白。謁天目禮。咨決所疑。禮舉南山筀筍東海烏賊話。師擬對。禮便打。豁然有省。　被旨住育王。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師曰。不落玄妙。僧曰。恁麽則一超直入如來地。師曰。且

緩緩。問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你適纔從甚處上來。僧曰。如何報得四恩去。師曰。你且從適纔路下去。問如何是聞復瞖根除。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塵消覺圓淨。師曰。漏木杓破笊籬。　上堂。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若一念無疑。地不能礙。若一念無愛。水不能溺。若一念無瞋。火不能燒。若一念無喜。風不能飄。如此卽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　晚參。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說西東。保寧茂拈云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恁麼會珍重　一日謂眾曰。病叟今年六十六。死日將至。火化好。土化

好西堂唯庵曰山前有片荒地師即命疊石爲塔復自銘曰天生一穴藏吾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箇葫蘆挂趙州壁永脫輪迴超三世佛　將示寂書訣眾語而化所著有三會語錄（天童禮嗣）

臨安淨慈石林行鞏禪師初住安吉上方後住淨慈上堂三家村裏牛動尾巴搖拂子與者箇相去多少擲拂子泊合停囚長智　上堂雪峰輥毬禾山打鼓祕魔擎乂道吾作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喝一喝下座（天童禮嗣）

嘉興天寧冰谷衍禪師上堂朔風何蕭蕭吹彼巖下衣

家業久荒蕪遊子胡不歸人生百歲豈長保昨日少年今已老翻憶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天童禮嗣

平江虎丘雲畊靖禪師上堂山僧若眞正舉揚河步亭無汝著腳分且抑下威光隨汝根器未說超宗異目若知得虎丘山高一百三十尺舍利塔是隋朝建立也許汝有箇入處甘心下劣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依與離既不可得畢竟如何卓拄杖漁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華對蓼紅天童禮嗣已上四人

平江萬壽訥堂辯禪師上堂我若與你說破將後必須罵我我若不與你說破又恐你因循蹉過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話墮了也只向他道老僧罪過悼雲巢和尚偈曰人傳師死已多時我獨躊躕未決疑既是巢空雲又散春深猶有子規啼　雲巢巖嗣

平江虎丘清溪義禪師送僧偈曰台山萬疊入眉青途路同行各奔程清曉雞啼茅店月是誰先起喚師兄

雲巢巖嗣
已上二人

臨安徑山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無處俗意毋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奮志參方初

見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徧歷焉。淯祐初。制府趙信庵以金陵半山。請師出世。景定間。太傅賈魏公。奏補中天竺。復請旨陞靈隱。至元丁丑。詔住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邪耶。正耶。又卓一下。說耶。不說耶。向者裏揀辨得出。黃金爲屋。禾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臨終示微疾。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擲筆而逝。塔於本山。華藏通嗣

燕京慶壽教亨禪師

平江萬壽高峰嶽禪師。讚初祖偈曰。開旗展陣入梁邦。

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展欵。翩翩一葦渡長江。

淨慈道嗣

平江承天覺庵夢眞禪師。宣州人。八歲爲僧。十九受具。二十仔腳。多見尊宿。不能了決。慕無準道風。遂登徑山叩見。每到室中戰怖。話頭也不記得。自此不去入室。晝夜只是坐禪。一日廊下行。聞火板鳴有省。私自歡喜。遂入室。準問你是喫粥喫飯僧。參禪學道僧。師抗聲曰。喫粥喫飯僧。準曰。更須飽喫始得。師曰。謝和尚供養。自此只是看狗子無佛性話。無入作處。乃過雪竇見大歇。歇問作麽生是生死底事。師曰。眉毛安

眼上。歇曰。眉毛因甚安眼上。師曰。說著令人轉不堪。歇又問。汝甚處來。師曰。徑山來。歇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五峰依舊插天高。歇曰。那事還曾壞麼。師叉手向前曰。幸喜不曾動著。遂挂塔歸堂。師自知未穩。心下常熱閧閧地。一夜更深。舉首見瑠璃燈。豁然大悟。從前所得。一時冰消瓦解。次日入室。歇舉如何是佛。三腳驢子弄蹄行。聲未絕。師曰。一任踍跳。歇曰。甚處與楊岐相見。師曰。當面蹉過。

承天上堂。將心學佛。攝入魔宮。擬心參禪。墮在陰界。直饒嫌佛不肯做。被拄杖子穿過髑髏。若恁麼看來。直是無用心處。卓拄

杖。攜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般春。 至元間有賢首宗講主。奏請江南兩浙名刹。易爲華嚴教寺。奉旨剖析諸師論解。纖微若指諸掌。講主悔悟。遂禮師回奏。雪寶謙嗣

霍山照禪師。上堂。卽心卽佛。嘉眉果閬。懷裏有狀。非心非佛。筠袁虔吉。頭上插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漳泉福建。頭匾似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雪寶謙嗣

慧巖象潭泝禪師。上堂。舉無著和尚至五臺。遇老翁喫茶次。翁拈起玻瓈盞問曰。南方還有者箇麼。著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師頌曰。五臺凝望思

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瓈盞子喫茶時。 雪竇謙嗣

一關溥禪師。舉馬祖令僧問大梅曰。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麽。便住此山。梅曰。大師道。即心即佛。我便向者裏住。頌曰。只將馬祖鉛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 雪竇謙嗣

台州國清溪西澤禪師。普說略曰。參玄上士。行脚高流。撥草瞻風。到一處所。便乃供下入門口款。謂之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衆兄弟。生死若是有。從古至今。無有一人能免生死。若是無。爭奈目前生死。何生死亦有

亦無不有不無當恁麼時還有漏網底麼既是走透無門臘月三十日撞到面前畢竟如何支準若是踏破草鞋歲月飄忽不可把玩要須窮教去處分明與前來入門口欵相應始得雪竇謙嗣已上五人

臨安徑山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鍼鋒頭上翹足師年八十住淨慈入院日參徒問答次忽天使傳旨問趙州行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乃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

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天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百疋。後住育王徑山。亦賜賚優渥。

師嘗舉東寺示眾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頌曰。昨日因過竹院西。鄰家穉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師示寂。塔於徑山直嶺下。昔高麗國嘗請師供養國王。聞逝。遣法嗣到山掃塔。道場巖嗣

明州天童石帆衍禪師。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曰。還有眷屬麼。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泉曰。不居正

位。師頌曰。金鴨香銷更漏深。沈沈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舉大顛擯首座因緣。頌曰。一串摩尼靚面當機。賺殺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道場巖嗣已上二人

臨安徑山石溪心月禪師。眉州人。上堂。舉僧問九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更問阿誰。僧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峰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頌曰。自家冷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舉晦堂與黃山谷問答木樨花香因緣。頌曰。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

忽聞巖桂送幽香。　舉龐居士有男不婚。有女不嫁頌曰。收拾山雲海月情。團圝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兔角杖。敲得虛空曝曝聲。金山開嗣

福州神光北山隆禪師。示眾曰。卽心卽佛。有水有竹屋便好。非心非佛。不襪不冠身自由。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閒倚闌干立清曉。紅芭蕉引碧牽牛。徑山沖嗣

高臺此山應禪師。上堂。舉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眾生皮裏骨。者箇眾生。因甚骨裏皮。隨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師頌曰。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都葢了。者僧無事可思量。徑山沖嗣

慶元天童簡翁敬禪師。增集續傳燈誤入二十世無準範下　上堂。舉大梅即心即佛話。頌曰。郎心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　舉文殊問庵提遮女。生以何為義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徑山沖嗣
已上三人

湖州道場龍源介清禪師。福州長溪王氏子。得度於義興法藏齊禪師。往育王謁寂窗照和尚。入室契旨。俾為侍者。復掌藏鑰。出世四明壽國。遷開壽道場。上堂。三春云暮。綠暗紅稀。動為境轉。靜為法迷。不以色蓋

不以聲騎。風前閑聽杜鵑啼。育王照嗣

杭州靈隱性原慧朗禪師。別號幻隱。台州黃巖項氏子。出家首參竺元道於仙居。繼詣徑山謁元叟。叟問東嶺來。師指脚下草鞋曰。者是三文錢買得。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作麼生。叟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乃悟旨。久之盡其底蘊。曰纔涉思惟。皆爲剩法。佛涅槃日上堂。涅槃生死等是空華。佛及衆生。皆爲剩語。諸人到者裏作麼生會。良久拍禪牀。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　室中垂語曰。昨夜蓮花峰。被蜉游食却半邊。你因甚麼不知。

又曰。冷泉亭吞卻。壑雷亭卽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鬬額。是第幾機。衆莫有契者。洪武十九年夏。師被誣。將逮。或勸師早自爲計。師不顧。怡然詣有司。未鞫。卽廡下說偈。端坐而逝。徑山端嗣

嘉興天寧楚石梵琦禪師。象山人。姓朱氏。生在襁褓。有神僧見而謂其父曰。此佛日也。他日必當振揚佛法。十六爲僧。趙魏公見而器之。爲鬻僧牒。得度受具。一日閱楞嚴有省。入歷覽羣籍。恍如宿契。往參元叟端和尚。端震威一喝。師愕然。一夕睡起。聞鼓聲。豁然大悟。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吾入手矣。因

成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冰端迎笑曰且喜大事了畢以第二座參叩者多令就師決擇　出住杭州報國一日高右丞問禪分五派教列三乘教則不問如何是禪師曰正值歲朝公讌丞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佛在什麼處師曰管絃雜遝朱紫熒煌丞曰莫便是和尚見處麼師曰不敢丞曰容在別日說話師諾諾　一日座主參師問講甚麼經主曰法華師曰經中道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是否曰是師曰供養即不無如何是眞法曰眞

在藥王品。師曰。將謂是金毛師子。元來是野犴眷屬。主卻問如何是眞法。師曰。汝豈不從天台來。主曰。是。師曰。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頂上著得幾人。主無語。師曰。喫茶去。

上堂。俱胝豎一箇指頭。雪峰輥三箇木毬。石鞏張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鳳山無法可說。不妨坐斷杭州。就中卻有箇好處。好在什麼處。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座管絃樓。

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你道有成褫無成褫。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上堂。聞聲悟道。塞卻你耳根。見色明心。換卻你眼睛。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線。

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至正丁亥。帝師錫號佛日普照慧辨禪師。適符昔日神僧之言。尋退歸天寧。上堂曰。一毫吞卻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吞卻一毫則難。也不難。也不易。鋪簡破席日裏睡。料想上方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 洪武元年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建大法會。命師陞座說法。上大悅。二年春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賜齋文樓下。親承顧問。師行出內府白金以賜。 三年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召僧中博通三藏者問焉。於是師與夢堂噩行中仁等。應詔至京。

館於大天界寺。上命禮部勞之。又命膳部頒賜薪米。旋命以所問條晰入告。師援據經論成書將進。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時辛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上聞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師故特從闍維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骼及諸不壞者。歸師所築西齋建塔。文憲宋公濂爲之銘。徑山端嗣

杭州徑山愚庵以中智及禪師。蘇州吳縣之顧氏子也。自幼出家於穹窿海雲院。祝髮受具。聽賢宗法師講華嚴法界觀。未終篇。輒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詞。卽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謁笑隱於建業。隱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師微露文彩。一時交相延譽。有同參嶼公見師。訶曰。子才若此。不思擔荷正法。乃甘作騷壇奴隸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旋歸海雲。胸襟礙塞。目不交睫者踰月。一日忽見秋葉墜庭。豁然有省。謁元叟端於徑山。遂得法焉。　江浙行省丞相

達識帖穆兒請住徑山。上堂。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一年三十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甚處著。上堂。時維三月。節屆清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花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穿卻解空鼻孔。戳瞎達摩眼睛。踏破草鞋赤腳走。好山猶在最高層。善權通長老書到。上堂。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雪後始知松柏操。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事難方見丈夫心。有底便道。江西信息通也。大梅梅子熟也。善權方便。固當如是。只

如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不通諸人如何話會直下道得鈯斧子未到你在　師一日入園見典座割瓜師問割得幾箇祖師頭座曰三十箇師曰那箇皮下有血座曰和尚何得重重相戲師曰好心不得好報　上堂巖破鐵酸餡百味具足演出大藏教一句該通三腳驢子弄蹄行萬里無寸草　上堂拈拄杖十地驚心二乘罔測卓拄杖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靠拄杖下座　有亡賴男子瞿範者日饕盤餐執事者譏之致忿誣師以闇昧之事詣部使者不滿意文致其罪師竟不與之辯亦毫無慍色踰年省憲白師冤

復劄請再住徑山。師入院拈劄曰。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者裏。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危乎猶一髮之引千鈞。若非大丞相赤手提持。全肩擔荷。何處更有今日。諸人還委悉麼。車不橫推。理無曲斷。陞座酬唱畢。復曰。去日應須償宿債。回時宿債本來空。山上鯉魚打跱跳。一國之師展笑容。帝師錫號明辨正宗廣慧禪師。　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八人。集大天界寺。師居首。以病不及召對。賜還穹窿。戊午九月。索筆書偈而逝。荼毗火燄五色。香氣襲人。齒牙數珠皆不壞。遺骨紺澤。如青瑠璃。舍利交綴。塔於所居之陰。復分

爪髮塔於徑山。徑山端嗣

杭州靈隱樸隱天鏡元瀞禪師。越州會稽人。姓倪氏。從弘教大師立公祝髮。參元叟端和尚。入門。端厲聲一喝。聲若雷霆。師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遂命居侍司。尋掌記室。追隨久之。得蒙印可。　師應召入京。從容問道。賜食而退。會靈隱虛席。諸山交致堅請。上堂。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　上堂。卽心卽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

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未幾被逮謫陝西。途次寶應寧國寺。忽合掌端坐而逝。徑山端嗣

蘇州萬壽行中至仁禪師。族姓吳。番陽人。父仲華。爲江州廣文師生五歲。俾從州之報恩寺。眞牧純公受業。七歲得度。完具後。參元叟端和尚。端視師軒渠一笑。師罔措。遂失展尼。師壇。端叱曰。參堂去。一日端見師問何處人。師曰。番陽。端曰。番陽湖闊多少。師展手作量勢。端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命侍香。尋掌記室。端嘗謂衆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　上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性無住。離住禪寂。五臺山上雲烝

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洪武初上以鬼神之事召師。師以佛旨撰書而對。上大悅。蒲圻魏公觀爲蘇郡守。見萬壽廢址。戚然有意興復。聞師寓虎丘。遣使致書幣。凡三往返而應。洪武十五年三月望示疾。十九日同參如愚仲訊候曰。師行矣。諸子在旁。盍賜一言爲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締交五十秋矣。此別直詣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界是箇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徑山端嗣

續燈目錄卷五　行中仁　夢堂噩

象山瑞龍夢堂曇噩禪師。慈溪王氏子。祖父皆名宦。母

周氏。師自幼有遠志。稍長博通經史。藻思濬發。年二十三。白母出家。往從雪庭於長蘆。遂薙髮受具。教相諸宗。靡不研究。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復往依侍。踰年雪庭示寂。寂照端禪師。來補其處。一見朌契。住象山瑞龍。上堂。竪拂子。只者箇。在臨濟則大機大用。卷舒擒縱。殺活自由。在雲門則孤危聳峻。格外提持。言前定奪。在曹洞則家風緜密。金鍼玉綫。明投暗合。在潙仰則父慈子孝。用劍刃事。施陷虎機。在法眼則箭鋒相拄。心空法了。情盡見除。五家提唱。雖則金聲玉振。邁古超今。然而總是門庭施設。直截一句不曾

道著。且道作麼生是直截一句。高聲曰。看脚下。師日惟一食。終夜凝坐達旦。一日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交友。集衆說偈曰。吾有一物。無背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畢。危坐而逝。有重修歷代高僧傳行世。徑山端嗣

杭州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人。族姓方。母張氏出家杭之梁渚崇福。時石湖美公主淨慈。師往見湖器之。遂爲祝髮受具。參徑山元叟端。問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端曰。來作什麼。師曰。久慕道風。特來禮拜。端曰。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曰。頭頂天。脚踏地。端曰。見

後如何。師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端曰。何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端頷之。洪武初。聘召道行沙門。師赴京。館天界寺。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仍賜還。後住徑山。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贍部洲。剛自騎牛更覓牛。上堂。語是謗。默是誑。還有二俱不涉者麼。拍禪牀。洎合停囚長智。一日得疾甚篤。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大眾是什麼。看取。竟寂。徑山端嗣

杭州徑山古鼎祖銘禪師。奉化應氏子。元叟住靈隱。師

往參。一日入室叩黃龍見慈明因緣。端詰曰。只如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師曰。一對無孔鐵鎚。端曰。黃龍直下悟去。又如何。師曰。也是病眼見空華。端曰。不是不是。師擬進語。端便喝。師當下廓然。至正七年。元帝錫號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 至正戊戌。將遷寂。遺書囑丞相外護。復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荼毗舌根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於徑山隆教寶陀分建塔焉。徑山端嗣

杭州靈隱竹泉了幻法林禪師。族姓黃。台之寧海人。因

看睦州語有省。參元叟端和尚。端問何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手向前曰。今日親見和尚。叟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　一日看經次。端曰。看經邪。師曰。是。端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端豎起拳曰。何不道將者箇看。師曰。放下拳頭。將什麼看。端微笑。　師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脫歡公。請主萬壽。遷中竺。至佛殿曰。撥塵見佛。誰知佛亦是塵。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　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撥破面門。點卽不到。雪峯朝夕。只輥三箇木毬。趙州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

訪。只是敍通寒溫。燒香义手。若是金毛師子。三千里外定誵譌。　遷靈隱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話。師曰。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者僧舌頭。未免自揚家醜。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　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名山。肇建於東晉咸和。慧理法師爲第一祖。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照管風燭。便下座。

至正十五年春感微疾。二月二日集眾。敍平生行腳本末。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

化。葬全身於松源塔西。其時塔前古桂。當春吐華。清香滿路。見者歎異。徑山端嗣

明州天寧歸庵仲猷祖闡禪師。族陳氏。鄞人也。從佛智匡禪師剃染。參寂照端於徑山得旨。上堂。若論第一句。三世諸佛道不得。六代祖師道不得。天下老和尚道不得。山僧道不得。大眾道不得。拈拄杖。拄杖子道得麼。道得也是第二句。　上堂。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五臺山上雲烝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元宵上堂。十五日已前。脚頭脚尾黃金蓮。十五日已後。白牯狸奴

戍隊走。正當十五日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好大眾且道好在什麼處眾眼難謾徑山端嗣

蘇州開元愚仲善如禪師。吳江人。上堂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為甚麼滬瀆居民黃老之流迎之而風濤駭吐。像卽沈沒吳縣朱膺東靈帛尼請之而靈相巍巍雙泛。試就提捧。忽爾升舟。今開元寺所奉維衞迦葉二石像是也豈非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然雖如是若作恁麼會大虫看水磨。不作恁麼會。眞州望長蘆恁麼不恁麼總拈卻。又作麼生清平世界。不用謅言。　師晚年嘗居葑門直指

庵人稱曰直指和尚。將終。呼諸子訣別。趺坐泊然而逝。徑山端嗣

杭州上竺我庵本無法師。黃巖人。依寂照於中竺。掌綱維。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於是參湛堂於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曰。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既爲湛堂嗣。仍爇一香報寂照。不以跡異而二其心。寂照示寂時。遺書囑其力弘教乘。宗趣餘無他言。　師於祭筵拈香曰。妙喜五傳最光燄。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閒觸著肝腦裂。冰霜忽作陽春溫。

我恩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臨終無疾坐脫徑山端嗣

蘇州萬壽佛初智淯禪師送忠侍者偈曰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悟去一對無孔鐵鎚賣弄鬼家活計若是靈利阿師別有天然氣宇恢張本地風光顯出衲僧巴鼻以大千攝入毫端將須彌納向芥子直踏毗盧頂上行千手大悲攔不住徑山端嗣

共十三人

報恩無方智普禪師桂陽人族姓龍上堂六月行人口吐煙區區只爲利名牽爭如林下無心客一覺和衣到曉眠拍禪牀乾明不惜口業爲你說破臘月三十

日到來。閻老子要問你索飯錢在。江心萬嗣

南康雲居小隱師大禪師。嘗有示信禪人偈曰。信是道元功德母。藥如有驗不消多。上人直下承當得佛祖安能奈爾何。江心萬嗣已上二人

金陵集慶龍翔笑隱大訢禪師。九江義門陳氏子。參晦機。機一見器重。命掌記室。一日問曰。黃龍旣得旨於泐潭。領徒游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覔甚舊時仁。機一日舉百丈野狐話詰曰。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師擬答。機遽震威一喝。師

當下渙然氷釋。 天歷元年。文宗以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簡集名德開山。師首膺其選。賜號廣智全悟大禪師。復驛召赴闕。見上奎章閣。賜坐咨問法要。及順帝御極。待遇益隆。後以老病求退。優詔不許。勑外臺護視。使安居終老。 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撐觸。演說苦空。豎拂子。山僧拂子。穿卻汝諸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 師一日問僧。甚處來。僧曰。遊山來。師曰。笠子下拶破洛浦。徧參底作麼生。僧曰。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曰。卽今爲什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 至正四年甲申

五月。示微疾。作手書別交游。囑其徒以兩朝所賜金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二日書偈趺坐而寂。黃文憲公溍撰塔銘。虞文靖公集著行道紀。師著有禪林清規。及四會語錄。蒲室集。行世。徑山熙嗣

嘉興祥符梅屋念常禪師。俗姓黃。華亭人。年十二出家。十四薙髮受具。佛智晦機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師往參承。值佛智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師於言下豁然有省。投丈室呈所解。佛智頷之。俾掌記室。迨智遷徑山。師職後版。表

卒一衆。後奉旨選召出世。祥符。所著有佛祖通載二十二卷。徑山熙嗣

明州雪竇石室祖瑛祖師。吳江陳氏子。年十五祝髮受具。後卽策杖遊方。初從廬谷陵於仰山。聞徑山晦機道望。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謝天童平石砥問疾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巖華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法身徧在一切處。噇飯噇空得自由。太白鄮峰煙雨裏。笥輿來往亦風流。晚年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𦈡。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衰衣婦人扣頭請師應身

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趺坐而化。臨終偈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虛空赤脚行。萬象森羅笑不輟。徑山熙嗣

杭州中竺一關正逵禪師。番陽人。族方氏。參晦機於淨慈。機問甚處人。師曰番陽。機曰番陽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參中峰於天目。復謁徑山元叟。時笑隱主中竺。俾師分座。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徑山熙嗣

寧波佛巖仲方天倫禪師。象山張氏子。參晦機於淨慈。纔入門。機曰。湖山𩆜𩆜。湖水漾漾。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曰。通身無影象。步步絕形蹤。機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機俾居侍司。復掌藏鑰。師憚其繁。歎曰。世降道衰。人根浮薄。徧師碩德。具大知見。猶不爲學者信服。無他。蓋表裏不純故也。自是必欲剗蹤削跡。聞吳興桃花塢僻邃。乃往縛茆。一日。灌園次。忽四山雲暝。驟雨疾風。摧折林木。霹靂一聲。胸中疑礙頓釋。乃頌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掇轉虛空顛倒騎。蟭螟吞卻五須彌。曩於南屏室中。屢叩老和尚。

終不肯爲我說。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耶。上堂。舉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劄。師曰。雲門一劄。猿啼巴峽。熊耳峰高。石頭路滑。師晚年卜築於鳳臺之西。曰新庵。將終。謂淨覺曇曰。欲以後事相浼今日何日。覺曰。二十九日。師曰。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行矣。至晨。召門人付囑。舉手作別。端坐而逝。

徑山熙嗣

越州天衣業海子清禪師。年八十六。出住天衣。因同參至。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煑茶山下水。燒鼎洞中樵。古人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天衣則不然。供

佛嬾拈華延賓不煮茶莫嫌無禮數冷淡是僧家徑山

熙嗣已

上六人

杭州中竺一溪自如禪師閩人元兵下閩遭遊卒挾師至臨安遺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子讀書師隅立默識無所失胡氏因子之旣長俾師隸里中無相寺爲僧參雲峰高於徑山得法天歷初中竺笑隱訢奉詔開山龍翔因舉代住者三人御筆點師名宣政院具疏請師居焉徑山高嗣

江州東林古智喆禪師都昌人族巢氏上堂過去諸佛已說未來諸佛當說現在諸佛今說且道畢竟說箇

甚麼。卓拄杖下座。徑山高嗣

明州天童怪石奇禪師。普說其略曰。參禪本無難易。只要具大信根有決烈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坐斷諸緣。不存一法。如大虛空。了無朕迹。如須彌盧。屹然不動。無上眞乘。方可希冀。又曰此事如人飢渴。說飲說食。豈能救療。直須自飲水自喫飯。方有實効。徑山高嗣

杭州徑山本源善達禪師。仙居柴氏子。居常不設臥榻。夜則焚香燃燭。端坐達旦。率以爲常。又體所稟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繒絮。嘗以盋資建大圓院於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敘

平生行腳事畢。端坐而寂。徑山高嗣

龍巖眞首座。樂閒歌曰。卽心是佛。無心是道。萬事但隨緣。自覺身心好。院子從來不要住。便是佛也不要做。律亦不曾持。戒亦不曾破。放行把住總由人。執法修行驢拽磨。要行便行。要坐便坐。也不精進。也不懶惰。一卷三字經。逐日爲工課。有時深深海底行。有時高高山頂臥。幾生修得做閒人。肯爲虛名被羈鎖。我不輕汝等。從他當面唾。百年能得幾光陰。何必强分人與我。貧也不須憂。富也休裝大。閻王相請無親疏。盡付一堆紅燄火。自家作得主宰。終不隨風倒柁。補破

遮寒暖。卽休。淡飯粗茶隨分過。我作樂閒歌。自歌還自和。不是閒人不肯閒。世上閒人能幾箇。徑山高嗣已上五人

明州蒜都寺。廉介自持。日誦法華。因聆鐵鏡上堂語。遂得心要。嘗夜坐有偈曰。點盡山窗一盞油。地爐無火冷啾啾。話頭留向明朝舉。道者敲鐘又上樓。鐵鏡因陞堂特稱賞之。臨終無疾。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

何山明嗣

雪竇竺田汝霖禪師。昌國王氏子。從梅澗福公祝髮受具。聞天童鑑公道化。往參。命爲侍者。一日室中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豁然有省。已而見悅堂誾於靈

隱堂器之命典記室　後游百丈謁晦機遂命分座出世雪竇晚主萬壽至元五年示微疾更衣書偈而逝荼毗設利五色（天童鑑嗣）

湖州道場玉溪思珉禪師象山張氏子參靈隱誾和尚卽蒙印可後出住大梅保福帝師賜佛心明妙之號至順三年廣教府聘主雙林元統二年行省選住道場示衆此事如鐵壁銀山如大火聚湊泊不得回避不得你輩合作麽生直饒脚不點地別有通霄活路也是不快漆桶　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拈拄杖卓一下六月不熱五穀不結遂

下座。靈隱間嗣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金華倪氏子。自幼聰慧絕倫。年十七。因誦楞嚴。如人以手指月。是人因指。應當見月。豁然開悟。遂謁悅堂。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牛頭喫草。堂奇之。後出世徑山。玄風遠播。晚歲退居東堂。示眾曰。坐斷陵霄已十年。匡宗論道只隨緣。於今休去便休去。嘯月吟風樂自然。元統壬戌十月三日。示微疾。當午集眾說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語畢。乃趺坐而逝。靈隱間嗣

江州東林無外宗廓禪師。南昌人。魏姓。久依悅堂。一日室中舉溪聲盡是廣長舌因緣。機契。遂授記莂。出世雲居。晚遷東林。送僧之東吳。偈曰。佛是西天老比丘。何緣臥倒在蘇州。憑君此去輕扶起。問取二千年話頭。 臨終。集眾說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挨倒五須彌。夜半日頭出。語畢而逝。（靈隱闇嗣已上三人）

嘉興石門眞覺元翁信禪師。開山日上堂。向上一機。未後一訣。佛祖不傳。千聖結舌。莫有轉身吐氣者麼。出來通箇消息看。 小參。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勑曹溪是大眾。建法幢則固然。如何是立宗旨。莫是三轉

五轉。竪拳下喝麽。莫是默然據座。拂袖便行麽。莫是
語言文字。確古論今麽。莫是灰頭土面。長坐不臥麽。
切須仔細。若是正眼不明。盡墮偏邪執滯。所以道醍
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據我祖師門
下。盡十方世界是箇無縫鐵壁。達磨不識。盡十方世
界。是箇無孔鐵鎚。迦葉不知。無汝擬議處。無汝承當
處。旋天轉地。換斗移星。雙放雙收。透頂透底。還會麽。
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絶狐踪。中竺有嗣
呂鐵船居士。母夢佑禪師至舍而生。弱冠時參空山。一
日山問曰。曾見趙州麽。士厲聲曰。無山休去。每稱於

人曰。再來人也。士嘗任江淮都總管。於蘇州嘉定建永壽寺以延雲水。達磨忌日。拈香曰。西來不稱梁王旨。西去空攜一隻履。若言妙用與神通。眞正衲僧誰數你。九年面壁尋出場。接得一人又無臂。衣盂連累到盧能。從此葛藤生不已。罪過有彌天。源流無滴水。今朝七百八十六年逢忌辰。那箇兒孫不痛徹骨髓。一爐香篆一甌茶。報恩卻是孤恩底。欲把拳頭舉似伊。憐渠已沒當門齒。風幡中嗣

蘇州陽山金芝嶺鐵柴念庵主。頌舍利弗入城。月上女出城話曰。出城入廓兩相逢。來去誰云路不同。回首

涅槃臺上望。九州四海一家風。華藏見嗣

松江瀫山德異禪師。高安盧氏子。謁虛舟。舟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峰不白。師曰。別是一乾坤。舟大稱賞。勸謁皖山凝和尚。凝問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師擬答。凝震威一喝。師當下釋然。一日凝舉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者裏。師曰。邦有道則見。凝深肯之。　出世瀫山上堂。昨日十四。今日十五。靈利衲僧。吞卻佛祖。從教謝三郎。月下自搖艫。阿呵呵。莫莽鹵。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皖山凝嗣

舒州太湖普明無用寬禪師。結夏上堂。諸方結制。有甚

巴鼻。太湖粱山。冷冰冰地。二百箇鐵頟銅頭無用。分作兩處。提起放下。吞聲飲氣。擬議之間。頂門著地。卓拄杖下座。

中峰和尚至。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天目山古佛。輝天幷鑒地。虎巖大虫。蛇吞鼈鼻。擲拄杖曰。直下來也。急著眼覷。大衆懷香。拜請幻住大和尚慈悲開示。便下座。金牛眞嗣

無爲天寧無能教禪師。於門首懸一牌云。謹防惡犬。竺源盛參。纔跨門。便曰。老和尚爲我趕狗。師便入去。智首座出迎。同坐。須臾師從面前過。智起曰。此上人得得來見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眞翁圓嗣

北京慶壽海雲印簡禪師。寧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讀孝經。開宗明義章。師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於是俾從中觀沼禪師受業。納具戒。一日侍沼行。沼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沼手一掣。沼曰。者野狐精。師喏喏。沼曰。更須別參始得。年十八。元兵破寧遠。四衆逃散。師侍沼如故。沼曰。吾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遠遁。師泣曰。因果有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沼察其誠。囑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將與子北渡。經年至赤城。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

臨行為君通一綫。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偈畢。忽無疾而逝。闍維收頂骨舍利。師為乞緣造塔供奉。一夕聞空中呼師名。師瞥然有省。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毋滯於此。黎明遂策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崖下。因擊火乃悟。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玄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谷。玄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曰。孟八郎漢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初沼臨終。師問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沼曰。賀八十去。迨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讖。於是謁璋。璋先一夕夢異

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座。天明璋謂知客曰。今日但有僧過。當令來見老僧。及晚師至。璋笑曰。此夜來所夢者。師問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璋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榸。音齋 師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璋曰。吾此處別。師曰。如何表信。璋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片皮。師曰。將謂別有。璋曰。錯。師喝。曰。草賊大敗。璋休去。次日璋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槌。璋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師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

如今不值錢。璋曰。如是如是。師拂袖便出。遂命掌記。一日璋謂師曰。汝今已到大安樂田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毋令湮沒。師掩耳而出。師住慶壽孔子之後元措者渡河謁師請復曲阜廟祀師微言之乃復襲封
師兩主慶壽。年五十六。忽患風症。呼侍者囑後事。乃集衆說偈。畢。遂泊然而逝。荼毗獲舍利無算。謚佛日圓明大師。慶壽璋嗣

曹洞宗

太原王山體禪師。初參大明寶。爲侍者。偶於出生臺見雀搶食。雀見手飛去。寶在師背上打一掌。師驚顧。寶

曰。還是雀子孤負你。你孤負我。師罔措。寶曰。自可憐生。卻乃互相孤負去。師豁然有省。從此執侍十年。祕重深嚴。不見參學。一旦抽單。罔不疑怪。或問寶云。侍者何往。寶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寶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減他威光。一眾方知已蒙印記。　師久隱太原西山。當道請住王山創建禪席。嘗曰。師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肩共躅。第三影響不真。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爲種草。若齊肩共躅者。減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真者。狐犴猥勢。羊質虎皮。　師嘗發明洞上宗

旨。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寶壽方拈云太原與麼提持要明尊貴一路尚欠在爲什麼不見道方外誰敢論量　愚庵盂拈云如何黑漆屏風上更寫盧仝月蝕詩

五位頌曰。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煙。寂寂苔封臣不立。密密光輝未兆前。　偏中正玉人不覩臨臺鏡。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　正中來木人攜杖火中回。趁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馬步蒼苔。　兼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鋩。大用縱橫無變異。　兼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女有智妙難窮。解裁絕頂無根草。　上堂還有衝流度刃者麼。

僧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師曰。未得一場榮。先刖兩脛足。曰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曰。罪不重科。僧擬議。師便打。僧吐舌。師曰。棺材裏瞠眼。僧珍重便出。師曰。似這等行脚。有甚麼交涉。乃曰。同安老祖道。孤峰迥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衲僧家到者裏。劍甲未施。賊身已敗。豈不屈辱先宗。山僧今日若不捉敗此僧。則我達磨一宗。幾至掃地。喝一喝曰。逢人不得錯舉。大明寶嗣

仁山恆禪師。久侍大明寶和尚。深入堂奥。寶付以衣法。師曰。某甲不是恁麼人。寶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

伊。師以法乳情深俛仰而受寶囑曰。汝旣如是第一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坎坷晩住仁山。僧問洞山遡雲巖眞因甚到覩影始悟。師曰。不是深心人不知。曰如何是深心人。師曰。十八女兒不繫裙。破山明擧示呂大器。器曰全體畢露 法音瀑頌云滿江風雨夜行船鮮血淋淋濺碧天二十四莖生鐵肋和衣脫出淚潸然復示頌云。柳底黃鶯送好音。輕輕喚著愈傷心。欄杆倚徧無聊賴。夢裏如何許我尋。無路尋怨殺月明花下影。依稀拂斷枕頭琴。大明寶嗣 己上二八

燕京慶壽虛明教亭禪師。濟川任城王氏子。先是汴京慈濟寺僧福安者。山居任城有年。一日於芒山村倚

樹而化。夢求託宿。師果生焉。拳右拇指。同住僧往問曰。安公無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七歲出家。十五游方。聞鄭州普照寶禪師法席之勝。遂往謁。朝夕參叩。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於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警曰。師兄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於隕涕。歸以語寶。寶曰。如僵臥人似欲轉動。示以日面佛公案。師笑曰。兒時已見得也。寶曰。我只敎人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參去。後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遂印可曰。吾瞞汝不得

也。師五坐道場。復駐錫濟州之普照。方丈後叢樹蓊鬱中。有一株高丈餘。羣鴉以次來巢。上下一十二級。如浮屠狀。見者賀曰。和尚佛法。將大振矣。不數日奉章廟旨。主慶壽。興定己卯七月十日。索筆書頌。其末句曰。咦。一二三四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茶毗餤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算。普照寶嗣

續指月錄卷五

續指月錄卷六

六祖下二十二世

臨濟宗

杭州天目高峰原妙禪師。蘇之吳江人。姓徐氏。母夢僧乘舟投宿而生。離襁褓。輒喜趺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年十五。懇請父母出家嘉禾密印寺。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二十五請益斷橋倫和尚。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脅不至席。口體俱忘。雪巖欽和尚寓北礀。師懷香往謁。方問訊。卽被打出。閉卻門。再往。始

得親近。令看無字。自此參叩無虛日。後凡入門。欽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後值欽赴南明。師上雙徑。參堂方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值少林忌。隨眾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和尚眞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師曰。狗舐熱油鐺。欽曰。你那裏學者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過雪竇見希叟曇。問那裏來。師拖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師曰。拖出大家看。曇乃自送歸堂。暨欽挂牌於道場。開法於天寧。師皆隨侍服勞。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復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卻抖擻精神。我者一

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麽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拌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道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往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雪嶠信頌云。南北無門路不通。分毫有主賊來攻。直饒主客都星散。大似楊花逐曉風。朝宗忍頌云。月落霜天夜正寒。錦鱗透網潑天瀾。枕頭落地何時悟。遮覺從前彼悟瞞。住龍鬚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　德祐丙子春。大兵至雙髻。師掩關危坐自若。事定。戶履紛至。師腰包宵遁。直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

師卽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屛給侍服用。破甕爲鐺。倂日一食。洞梯山以升。雖弟子亦罕得見。其築師子院請師開堂。適雪巖欽於大仰。寄師竹篦拂子。遂拈香上堂。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麽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在那一句。師曰。從頭問將來。曰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曰如何是箇箇學無爲。師曰。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選佛場。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曰如何是心空及第歸。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曰恁麽則言言見諦

句句朝宗。師曰。你甚處見得。僧喝。師曰。也是掉棒打月。曰。此事且止。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曰。山河大地。萬象森然。情與無情。悉皆成佛。曰。既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曰。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曰。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曰。湘之南。潭之北。曰。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師子齩人。韓𮈊逐塊。　上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豎眠。或歌或咏。諸人還知麼。諸人每日在選佛場中。東行西行。或瞋或喜。山

僧還知麼。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碓搗。拔舌犂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彌勒歸依。因甚如此。不見道。知之一字。眾禍之門。

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箇盔盂。汝等諸人。喫粥喫飯。也在裏許。屙屎放尿也在裏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裏許。若也識得。達磨大師。只與你做得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參。

示眾。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辨得出。一生參學事畢。古南門云。山僧亦有四句。五更撞鐘脚落地。三更接板狗子吠。二時粥飯

濕匙筯半夜放參霜點被此四句中有一句全用有一句全體有一句全體即用有一句全用即體有一句體用雙忘騰騰任運任運騰騰

若人檢點得出便請歸家穩坐　示衆百千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以拂子擊禪牀一下總向這裏墮坑落塹還有跳得出底麼又擊一下三生六十劫　師嘗示室中垂問六則一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二曰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三曰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四曰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五曰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六曰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倘下語不契閉

門弗接。自非具透關眼者。鮮不望崖而退。　鶴沙瞿提舉到山瞻禮。施巨莊贍眾。師固辭不受。瞿請於官。乃於蓮華峰。別營禪刹。曰大覺。議以歲入給常住。請嗣法祖雍領寺事。　師患胃疾已久。適雍來省。師囑以後事。元貞乙未十二月朔。黎明陞座辭眾曰。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諸人。自領去也。眾中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辰巳間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

仰山欽嗣

徑山虛谷希陵禪師。字西白。義烏何氏子。家貧而苦學。

志求仕進一夕夢入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尊者指梢梁間詩示師曰一室寥寥絕頂開數峰如畫碧於苔等閒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剪裁由是有出俗志年十九落髮後參徑山雲峰高禪師機語契合高甚敬之命掌藏鑰尋命分座說法出世歷遷至仰山元世祖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成宗加號大圓詔住徑山仁宗又加號慧照轉藏經上堂僧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是如何師曰親不相贈僧禮拜師曰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

法。只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既不可得。作麼生依。若向這裏知歸。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祇如今日檀越請徑山一千七百大衆。所轉者還在百千萬億卷中也無。若在其中。卽取法相。若不在其中。卽取非法相。故經云。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正當甚麼時還有定奪得出者麼。若定奪不出。明日來向汝說。　至正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付囑說偈而逝。謚大辨。塔曰寶華。有凝巖集及語錄行世。仰山欽嗣

衡州靈雲鐵牛持定禪師。太和磻溪王氏子。故宋尚書贄九世孫也。自幼清苦剛介。有塵外志。年三十。謁西峰肯菴翦髮。得聞別傳之旨。尋依雪巖欽居槽廠服杜多行。一日欽示衆曰。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晝夜一念無間。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做舀屎杓。師默領。勵精奮發。因患痢。藥石屛飲。皆禁絕。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至夜半。忽覺山河大地。徧界如雪。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有頃聞擊木聲。豁然開悟。徧體汗流。其疾亦愈。且詣方丈舉似欽。反覆詰之。遂命爲僧。一日欽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

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於言下疑情蕩盡。卽出衆作禮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欽曰。試道看。師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欽敲卓子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什麼。師作掀倒勢。欽笑曰。一彩兩賽。　欽巡堂次。師以楮被裹身而臥。欽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卽放過。道不得。卽趁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犂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欽曰。好箇鐵牛也。因以爲號。一時行輩靡不推

服。大德壬寅將寂。侍僧求別語。師曰。吾別久矣。恬然坐逝。龕全身於陶具。越三年顏貌如生。爪髮俱長。後塔於寺北沙潭。仰山欽嗣○其徒別流涇走浙江謁虞文靖公集求師塔銘虞問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虞點首笑曰吾試爲汝模畫之天如和尚頌曰鐵牛誰後復誰先口未開時欠一拳好本弄成模畫去牽犂拽耙錯流傳

袁州慈化鐵山瓊禪師。十八出家。首參雪巖欽和尚。一日室中舉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因緣。有省。述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閑話頭。拈起集雲峰頂月。人前拋作百華毬。欽深然之。　謁東巖東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抱贓叫

屈東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眉間迸出遼天鶻。　上堂。冬在月頭。賣被買牛。冬在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者裏無尾無頭。中道齊休。行也休休。坐也休休。住也休休。臥也休休。睡眼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遇。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到此。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靠拄杖。休休。後示寂。塔於觀音閣後。仰山欽嗣

建昌能仁天隱牧潛圓至禪師。高安人。姚姓。父兄皆名進士。師志慕空宗。十九芟染。元貞間。出住能仁。與高峰妙同秉仰山記莂。所著有牧潛集。其送妙智上人

入浙序略曰昔龍安悅公既首衆於洞山猶以己道爲未至更匿其名潛出求之於食飲笑談之間聞素公一言之異則虛己自降踽踽爲咨詢禮不以貶名爲嫌卒能於立談之頃獲其終身之所欲豈獨雲庵之道恃以不墜使素公不頼悅以見於世世亦不識其爲何如人矣蓋名者道之表也古之人有其表則求其實以應之而今之士反以表害實一居其名則崇高之勢傲然不可復屈雖內揆其不慊亦安肯降心以求其所未至耶噫此古今所以異道之所以衰歟。大德三年戊戌示寂於廬山仰山欽嗣已上五人

竹屋簡禪師。舉孚上座聖箭因緣頌曰。青絲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夜半歸來華底月。金鞭敲落亂紅飛。　又曰。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處。分明有路直通霄。舉臨濟訪平田公案。頌曰。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

絕象鑒禪師（斷橋倫嗣）。示眾。舉洞山不安。令沙彌到雲居處傳語。乃囑曰。他若問和尚安樂否。汝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避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頌曰。洞山有路透雲巖。絕

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眼。方知不隔一毫端。

示眾。舉投子和尚問僧連日好雨。且道雨從何處來。僧無對。後閱華嚴經有省。頌曰。陌路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雨。一百十城流水香。斷橋倫嗣

台州瑞巖方山寶禪師。一日爲眾挂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卻猫兒時如何。眾下語皆不契。適有一僕在旁曰。老鼠做大師。笑曰。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你口裏出。鍼工丁生者。久依座下。冀明本分。一日剔瑠璃燈有省。述偈呈師曰。提起提起。放下放下。者點光明。

照天照地。師喜其行業淸素。乃印許之。示無見偈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胸襟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箇轉身句。衲捲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峰。一笑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惟。拗折枯藤拄竹扉。糞土埋中消息好。芊香便是道香時。斷橋倫嗣

永宗本禪師。上堂。舉夾山參船子和尚公案。頌曰。笑中棄卻竹林寺。將謂華亭有許多。窮性命於橈下。喪看來成敗自蕭何。斷橋倫嗣已上四人

金陵蔣山月庭忠禪師。舉僧問白雲。舊歲已去。新歲到

來。如何是不遷義。雲曰。眉毛在眼上。頌曰。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開。青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無學元嗣

蘇州崑山薦嚴竺元妙道禪師。寧海陳氏子。幼患右目。母攜禱於觀音像。師仰見像之右目有小蛛窠。乃爲揭去。目患遂愈。父母以爲於佛有緣。俾投杭之六和正嚴得度。嚴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學百法乎。謁育王珙和尚。聞舉乾屎橛話。豁然大悟。即說偈曰。雲門乾屎橛。光明照十方。鄮峰纔發足。五日到錢塘。

珙驚異。顧謂衆曰。此子再來人也。　至元乙丑。出主邑之慈源。遷崑山薦巖。一晚與衆會茶。舉東坡居士訪蔣山泉禪師。山問大儒高姓。士曰。姓秤。山曰。是甚麼秤。士曰。稱天下長老舌頭底秤。泉便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士無語。師命衆代語。時別源遠起道者一喝重多少。士無語。師命衆代語。時別源遠起翦燭。師笑曰。源藏主翦燭。一侍者咳嗽。一僧請師自代。師曰。消不過此。　仁宗詔住黃巖鴻福。賜號定慧圓明淨慈靈隱兩刹爭欲致之。俱不就。年逾七十。懷紫籜之幽絕。乃往終焉。

育王珙嗣

金陵保寧古林清茂禪師。年十三。爲大僧。聆老宿舉高

庵和尚勵僧語。不覺涕淚交下。乃知有出生死。超聖凡一著子。淬志參訪。徧歷門庭。横川居育王。師往叩。得法。住金陵保寧。上堂。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拈卻門前大案山。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曰。金剛腦後鐵蒺蔾。曰只如敎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放你三十棒。僧曰。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眾。未免鬚眉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眾。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畢竟說箇什麼。

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　上堂。舉洞山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遂喚侍者。掇退菓桌。師曰。者箇說話。在今諸方。每至冬夜。未嘗不拈出註解一上。然於正文。未曾道著一句。有底道。洞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人作麼。有底道。泰首座不得菓子喫。要且在大地人。皆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殊不知洞山有偏正回互。不犯底手脚。直饒泰首座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他菓子喫。在。良久。水流黃葉來何處。

牛帶寒鵶過別村。除夕小參。今夜年盡月盡日盡。世事悠悠。何時是盡。明朝年新月新日新。千變萬化。又見重新。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垂鉤四海。只釣獰龍。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諸人固是不知。若得聲和響順。各守祖父田園。知道飯是米做。免向瞎驢邊滅卻吾宗。卓拄杖。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師著有續宗門統要行世。後示寂於保寧。育王琪嗣

越州天衣斷江覺恩禪師。族慈溪顧氏。幼依雲門廣孝祝髮。從延慶聞法師習四敎儀。七日貫通。聞驚訝歎異。往參育王。室中機契。一日室中衆侍立次。忽扶

杖而言曰。老僧嵌空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顧左右曰。會麼。良久。擲下拄杖。倚蒲團而逝。育王珙嗣已上三人

杭州靈隱東嶼德海禪師。台州臨海陳氏子。年十四出家。參石林鞏於承天。鞏問如何是汝自己。師擬議。鞏便推出。師即懷疑。一日入室次。鞏問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何處著上座。師擬對。鞏便打。從此徹證。鞏遷淨慈。命居侍司。一日室中舉國師三喚侍者話。師曰。不是失卻猫兒。定是失卻狗子。鞏曰。是孤負。是不孤負。師曰。瞞人自瞞。鞏以竹篦擊之曰。亢吾宗者海子也。至元二十七年。出世天台寒巖。遷姑蘇寒山。崑山

東禪。敕賜金襴法衣。　延祐二年。詔主淨慈。至山門曰。淸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入不得。虎齩大虫。蛇呑鼈鼻。喝云。咄。　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劒。因甚胡孫子不死。嚙破鐵酸餡。因甚路上有飢人。波斯去帽蔗咬甜頭。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水中。衆答皆不契。泰定二年。復遷靈隱。四年丁卯。九月示微疾。召弟子付囑訖。跏趺而化。賜號明宗慧忍禪師。有六會語錄塔於育王後山之麓。淨慈華嗣

嘉興天寧竺雲景曇禪師。浦江嚴氏子。久依石林。後住婺之治平。蘇之北禪。禾之天寧。上堂。金烏東上。玉兎

西沈伶俐衲子。東討西尋。忽然撞破虛空。曠劫只在如今。卓拄杖下座。淨慈葦嗣

蘇州虎丘東山壽永禪師。送僧偈曰。動靜何曾涉蓋纏何須更透未生前。故園千里今歸去。陸有征途水有船。

約齋居士張鎡入道話頌曰。一棒鐘聲到耳根三千剎海一時昏。賊從赤肉團邊去。明日依然不離門。淨慈葦嗣

已上三人

杭州徑山虎巖淨伏禪師。淮安人。至元間。嘗召見。有偈進上。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祕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衆生是由妄相執著。

結煩惱蓋纏。迷成六道身。枉受三途苦。惟念過現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冤仇。或烹宰殺害。不了衆生相。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於一切。言我不輕汝。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佛國。上覽畢大悅。問從上帝皇有戒殺者否。師曰。昔宋仁宗。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飢甚。思欲燒羊。因慮後來遂爲常例。寧耐一時之飢。不忍啟無窮之殺。羣臣皆呼萬歲。上嘉納。即受帝師戒。徑山度嗣

寧波天童笠西坦禪師。僧參。師問從何方來。曰金鵝。師曰。金鵝山高多少。僧曰。不見頂。師呵斥之。一日陞座

舉世尊拈華公案。其僧言下有省。徑山度嗣 已上二人

越州定水寶葉源禪師。上堂。舉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高姓。曰弟子張拙。霜曰。者裏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言下大悟。頌曰。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十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鎚無縫舞春風。徑山愚嗣

蘇州虎丘閒極雲禪師。久依虛堂於徑山居第一座。一日寶葉源問虛堂愚德山末後句。若謂之有。德山焉得不會。若謂之無。巖頭又道德山末會。乞和尚慈悲指示。愚曰。我不會。汝去問首座。源詣師。値師遊山歸索水濯足。源亟進水。復委身爲師摩捋。因仰面舉前

話叩之。師乃掇水澆潑曰。有甚麼末後句。源不契。復上見愚。愚曰。首座如何向汝道。源舉似前話。愚曰。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源乃釋然領旨。　舉興化和尚與唐莊宗酬價因緣。頌曰。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留得鎮中原。徑山愚嗣

已上二人

南叟茂禪師。嘗舉巖頭和尚。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巖問誰。或曰。要過那邊。巖便舞棹迎之。一日有婆子抱一孩兒。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巖便打。婆曰。

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抛向水中。頌曰。鄂渚渡邊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

舉夾山參船子和尚話頌曰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橈柰汝何。

舉龐居士賣摝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作甚麼。女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頌曰。孝順藏忤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徧世惡冤家。徑山月嗣

寗波育王東生德明禪師。甬東劉氏子。十六祝髮受具。參頑極彌。彌舉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

得。罔明因甚出得。師曰。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彌器之。命掌藏鑰。出世育王。錫號佛日普光。頌船子公案曰。淸世悠悠據要津。一橈活計重千鈞。朱涇路上行人少。滄海難同方寸深。後示寂。瘞洞雲塔。育王彌嗣

杭州靈隱空叟忻悟禪師。蘇之吳縣鈕氏子。九歲入郡城龍興寺祝髮。後參愚菴及和尙。及詰曰。如何是承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及可之。遂容入室。臨終書偈曰。我年五十五。踏斷死生關。夜半日卓午。荼毘。舌根數珠不壞。建塔靈隱東岡。徑山及嗣

長洲廣孝斯道道衍禪師。蘇之相城人。族姓姚。乳名天

禧。年十四。出家於里之妙智庵。參徑山愚庵及和尚。咨叩禪要。盡得心髓。掌內記三年。出世普慶。遷天龍。嘗自題肖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閑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 洪武中。宗泐禪師薦於朝。侍文皇於燕邸。 永樂中。以佐命功。上官之。不可。一日召見。上潛令人以冠服被體。進爵太子少師。亟命宣謝。不得已拜命。終不肯蓄髮。嘗賜二宮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子也。乃召還之。不復強。蓄一大雞。每雞一號。即起朗然誦經。 後師復以使事出還。於道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爲幄。曰。上將來視

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師以手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遂示寂。封榮國公。謚恭靖。後配享太宗廟庭。遷供大興隆寺。世壽八十五。所著有道餘錄行世。（徑山及嗣已上二人）

杭州徑山南石文琇禪師。崑山李氏子。出家於紹隆庵。行中仁住雲頂。師往從之。鍼芥相契。初住蘇州普門。次遷靈巖。後住徑山。上堂。十方無異路。爲甚麼南尋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草。爲甚麼桃花紅。李花白。良久。打破祖師關。都是自家底。　靈巖上堂。盡大地是自己。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

得底亦與三十拄杖。諸方盡是。粥罷上堂靈巖寺裏
參退喫茶。　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前金風淅淅。特
地打鼓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
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橫鼻直。敢問大眾。那
箇是無事衲僧。良久曰。長三尺。　上堂。馬大師道。自
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
酒三升。　居士問如何是衲僧門下事。師曰。你俗人。
如何曉得衲僧門下事。又問如何是宗門下事。師曰。
今日忙。無暇與汝說宗門下事。士擬議。師喝出。　師
纔見僧入門便曰。你者踏州縣漢。腳跟下好與三十

棒。僧曰。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曰。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　僧參。展坐具。師曰。我者裏無殘羹餿飯。不用使破炊巾。僧曰。和尚慈悲。師曰。笑倒門前青石幢。　師七十餘示寂。門人建窣堵波於寂照塔左。著有增集續傳燈四卷行世。萬壽仁嗣

嘉興天寧西白力金禪師。蘇之姚氏子。參古鼎銘和尚舉德山見龍潭因緣示師。久而有契。出世瑞光。帝師授圓通普濟號。師幼孤。母老無依。築室城東奉養焉。一日忽謂侍僧曰。我有徧因未了。當償之。遂示疾而逝。塔於嘉興城西。徑山銘嗣

杭州徑山象源仁淑禪師。台州人。一日趨入門大叫曰。殺來了。殺來了。作麼生迴避。遂坐脫。徑山銘嗣已上二人

金陵天界覺源慧曇禪師。天台人。族楊氏。年十六爲僧。受具。聞笑隱訢和尚主中竺。師往參叩。備陳求道之切。訢斥曰。從門入者。卽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而有省。一日聞舉百丈野狐話。豁然大悟曰。佛法落吾手矣。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訢曰。汝見何道理。師展兩手曰。不値半文錢。訢頷之。一日師入門。訢問何處來。師曰。遊山來。訢曰。笠子下撥破洛浦。徧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和尚了也。訢

曰。卽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訢便喝。師從此脫然。又一日訢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訢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掩耳而出。

住牛首祖堂。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把柄。有準則。良久曰。會麼。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今日放一綫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且道是何章句。

上堂。者箇現成公案。眾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亦不少。所以金鍮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裏直下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

人擔荷𡖋久噓一聲下座。洪武初。師謁上於轅門。上一見歡曰。眞福德僧也。命主蔣山。踰年。改龍翔爲大天界寺。詔師主之。設廣薦法會。命師陞座說法。車駕幸臨。恩數優洽。御書天下第一禪林。洪武元年。賜紫衣及金襴方袍。御制誥命。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號。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三年夏。廷議西域未臣伏。上以彼國敦尚佛乘。特詔師往。師承命。卽日登途。自閩之洋。凡歷國邑。莫不聞風來歸。四年秋七月。至合剌國。布宣天子威德。館於佛山寺。其王待以師禮。寅夜參承。合國士民。悉皆瞻仰。

九月師示微疾王臣咸來相慰須臾沐浴更衣謂左右曰某幻緣已盡不能復命矣跏趺而逝踰五日顏色如生王大敬歎斵香爲龕築塔而茶毘之王與百僚親送壇下新火滅盡舍利無算舌根齒牙不壞收舍利靈骨及不壞者祔葬其國之世尊舍利塔中七年九月同行還奏上嗟悼之勅天界蔣山二寺住持宗泐等奉師衣鉢建塔於雨花臺之左有五會法語行世 龍翔訢嗣

金陵天界善世全室宗泐禪師台之臨海周氏子十四薙髮二十具戒依中竺訢一日訢問國師三喚侍者

侍者三應汝意如何師曰何得剜肉作瘡訢曰將謂

汝奇特元來無所得師喝一喝訢擬拈棒師拂袖便

出　上堂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屛跡爍迦羅眼洞照

萬物潛形到者裏卷舒在我殺活臨時直得千歲巖

中天踍跳錢塘水東海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舉拂

子庭前石筍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　詔徵江南

有道十人詣京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列師居

首上齋戒御製章疏車駕親臨用皮弁服搢玉珪北

面禮佛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先是上命師撰獻佛樂

曲進呈御署曲凡八章曰善世昭信延慈法喜禪悅

徧應妙濟善成勑太常歌舞以節奏之復命師陞座說法窮理盡性徹果法因顯密淺深無機不被上大悅命師主天界嘗欲命師蓄鬒髮以官之師再懇得免師以胡黨坐罪遣鳳陽槎峰建寺三年召還上賜詩有泐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之句高皇后甍臨葬忽風雨雷電暴作帝不樂召師問曰今太后將就壙爲朕宣偈送之師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天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意稍解賜白金百兩後以老求退賜歸槎峰渡江示寂於江浦石佛寺謂左右曰人之生滅如水一漚漚生漚滅復

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耶。言訖復顧侍者曰。者箇聻。者茫然。師曰。苦。遂寂闔維舍利無算。塔於笑隱訢窣堵波之右。龍翔訢嗣

杭州中竺用彰懶翁廷俊禪師。據室拈拄杖。室中若無棒頭取證底。我拄杖子誓不喚作拄杖子。有麼。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　佛涅槃日上堂。古德道。涅槃後有大人相。釋迦老子涅槃了也。大人相在什麼處。以拂子打圓相曰。還見麼。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上堂。近來衆中兄弟聰敏者多。徹到者亦不少。莫不自謂得之於心。應之於

手臨機見境。踢將出來。活潑潑地。不費纖毫氣力。到龍峰門下。正好從頭按過。拈拄杖卓一下。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　洪武建元。寓鍾山。端坐而逝。荼毘舍利無數。塔於杭之南屏。龍翔訢嗣

杭州靈隱介庵用貞輔良禪師。蘇之吳縣人。范文正公十葉孫也。示衆。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努力。如救頭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素餐之愧。咎將誰歸。歲月流電。向上事。請各急著眼。　洪武四年。正月十五日。親理後事。謂左右曰。翌日巳時。吾逝矣。

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寂闍維齒牙舌根不壞設利無算瘞歸雲塔中　龍翔訢嗣

廬山圓通約之崇裕禪師毘陵陳氏子參笑隱舉無位眞人話詰之師不覺釋然下拜訢曰汝何所見而作禮師曰更無第二人訢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和尚愼毋壓良爲賤　後住南禪次遷圓通育王洪武五年秋召高僧建大會於鍾山師應詔至便殿上問佛法大意師以偈酬之上大悅賜食上前師或假寐鼻息作聲鄰坐引裾覺之上笑曰此老人無機心眞善知識也後示寂塔於石耳峰　龍翔訢嗣

介庵良　圓通裕　已上五人

杭州淨慈孤峰明德禪師。族朱氏。年十七。得度爲大僧。杖錫遊方。首謁竺西坦。聆上堂語有省。復造淨慈見晦機。機問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拈棒。師拂袖竟出。復抵雙林。見明極俊。會日本遣使迎俊。師送至海濱。適晤竺田霖和尚於明州。霖挽師歸雪竇。處以第一座。　一日霖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音聲如雷。師不覺羣疑頓釋。述偈呈方丈。霖曰。汝人天眼目。儼然猶在。　後師示微疾。戒飭其徒曰。汝等一眞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依法荼毘。勿令

衣麻而哭也。言畢書偈。泊然而逝。雪竇霖嗣

福州天寶鐵關法樞禪師。溫之平陽林氏子。聞元翁主秀之石門。造而諮叩。翁示以南泉三不是話。經三年。一日大悟。述頌曰。不是心佛物。撥出虛空骨。金毛獅子兒。豈戀野狐窟。喝一喝。咄咄咄。即詣方丈。翁問作甚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翁曰。不是不是。別道將來。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翁曰。錯。師亦曰。錯。翁曰。南泉即今在什麼處。師便喝。翁曰。離卻者一喝。南泉畢竟在什麼處。師拂袖便出。

見虛谷陵於大仰。不契。謁海印如于饒之薦福。纔上方丈。印問誰。師曰。暫到相看。印曰。什麼處來。師曰。江西。印曰。江西近日有甚麼事。師曰。集雲峰下藤條。被人拗折了也。印曰。莫亂統。師曰。不因亂統爭得到者裏。印曰。且道者裏事作麼生。師叉手進前曰。卽日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萬福。印曰。不涉泥水一句作麼生。師喝一喝曰。風從虎。雲從龍。印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如何。師曰。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印曰。錯。師亦曰。錯。印喚侍者點茶來。師曰。不受供養。印曰。不受者供養。受那箇供養。師曰。謝和尚供養。

印曰。曾見甚麽人來。師曰。不曾見人。印曰。既不曾見人。那裏得者箇消息來。師曰。若見人。卽無者箇消息。於是服勤爲淨頭。印嘗謂衆曰。永嘉樞侍者。是煅了底金。復遊東林。參澤山咸。值開室。爲衆舉竹篦因緣。聲未絕。師奪卻竹篦。過左邊立。曰。喚作甚麽。卽得。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篦打一下。拗折而出。次日咸復開室。舉泗洲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又捉住竹篦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意旨如何。咸喝一喝。師曰。者是鬼窟裏活計。畢竟意旨如何。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篦一送。曰。見說洛陽花似錦。

拂袖而出。 後復歸石門。信纔見便曰。南泉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說甚南泉。釋迦老子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曰。劍去久矣。信曰。趙州無齗。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信曰。古人與麼道道道。師喝一喝。信曰。錯。師又喝。信曰。錯錯。師遂禮拜。信曰。放汝三十棒。迺囑曰。善自護持。師又潛眾十五年。至延祐戊午。出世閩之天寶。帝師錫寺額。加號妙覺眞空大師。 至元六年八月示微疾。作手書。邀諸所與遊者入山。期而畢至。求法施者。隨其所欲。了無倦色。正午。沐浴端坐。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

霞穿碧落。白日遷須彌。擲筆而逝。天池信嗣

孤舟濟禪師。月庭忠公居蔣山。師爲第一座。時笁源參月庭。至首座寮。師問源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葬熊耳。後隻履西歸。爲復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源曰。形神俱妙。師叱之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源後參無能。舉師語。能曰。爲汝不解故也。源釋然大悟。蒙山異嗣

宜興龍池一源永寧禪師。別號虛幻子。族姓朱。淮東通州人。至淮西太湖。謁無用寬。寬門庭嚴峻。師方入門。厲聲叱之。師作禮於門外。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

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師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用便喝出。師退徹夜不寐。一日聞寬舉雲門須彌山話。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前。寬便打曰。趙州無字作麽生。師遽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虛剩。寬嗒然。由是執侍左右者三年。寬始以斷崖義所贊已像。親署書授師曰。汝緣在南。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受命南還。至治癸亥。宜興龍池疏請。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先是山巔有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居民苦之。師授龍三皈戒。遂不復出。居久。復至絕巘築室壁

立如削斲木爲棧樓板空中足不越限者三年。帝師稔師道行。降號弘敎普濟禪師。尋召入京。宣命龍光殿陞座說法。上大悅。賜金襴法衣。加號佛心了悟。庚子出領善權。　洪武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囑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命移龕至絕巘。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塲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天飛雪。書畢吉祥而逝。先一月池水忽竭。及師順寂。噴涌異常。時黑白戀慕至有然頂灼臂以供養者。荼毘現五色光。齒牙舌輪皆不壞。設利無算。門人分餘骨與不壞者。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瘞

五所。建塔藏焉。太湖寬嗣
杭州妙果竺源水盛禪師。饒之樂平人。范姓。謁無能盡
脫玄妙知解。歷覲從前所悟。宛如一夢。能撫師背曰。
子後當大弘吾宗也。辭能東遊。隱居南巢。　天歷己
巳。出世西湖之妙果。嘗示眾曰。凡學道人。當洞明諸
佛心宗。行解相應。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
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始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故槌
拂之下。懸崖壁立。務期實證實悟而後已。未幾復還
南巢。　至正丁亥。戒飭徒眾。且曰。世尊有言。我今背
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師揮叱曰。何以偈為。端坐而

逝。無能敎嗣

曹洞宗

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初參普照寶照。曰。兄弟年後。正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師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照曰。如生冤家相似。師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牀。握師手曰。作家那。伴我侶頌云作家相見事紛拏佛法何如眼裏沙藥病頓忘無一物踏翻雲月復何家位中符頌云撥得磁州立地尿鈷鈷牙爪美年少倒握王山夢裏符熨斗煎茶別有銚 師與勝默同參。嘗跪受呵斥。或問其故。師曰。今諸方師資法屬。諍訟招譏。師虫自食身中肉也。某雖不肖。敢復蹈覆轍耶。後

造王山體舉洞山覩影因緣。師大疑。體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子今旣疑。則病發也。子知此病。卽子藥麽。師一日讀五位頌。至折合終歸炭裏坐。忽然悟曰。今日方知病是藥也。去呈體。體曰。料掉沒交涉。師曰。老和尚這回瞞我不得也。天界盛云草頭方子撞采醫得一箇也拈拄杖云還有要識者草頭方子者麽卓一卓云料掉沒交涉

上堂。舉洞山解夏云。夏末秋初。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麽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腦。何也。一人大開

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卽不然徧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徧十方界祇者一微塵許也須極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麼休侵洞口初秋草請看疏山臘月蓮

僧問高郵定和尚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定曰乾屎橛師聞之曰謝供養（法音傺拈云是什麼人草草坐地）

五位頌曰正中偏遼洞沈沈鎖翠煙午夜碧空淸似鏡一輪明月上層巔偏中正欲曉雲濃封野景雪屋靈明夢未醒冥然又若寒宵永正中來木人攜錫下崔嵬縱橫不履今時地石徑祥蓮襯足開

兼中至。懶提妙印無眞僞。碧莎叢裏恣情眠。一任岩前花雨墜。兼中到。突兀三光曾未炤。夢手敲空聽者稀。迥然不墮宮商調。王山體嗣

勝默光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意敎意。師曰。針頭削鐵。佛面剝金。曰此與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是同是別。師曰。傳言送語。過猶輕。曰恁麼謝師賞罰分明也。師曰。亂統漢。乃曰。我宗無語句。亦無實法與人。德山老齒不關風。作這敗闕。欲識綱宗。須先識句。岩頭老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此是他父子提唱。我石頭和尚明暗相對處。且如何是回互不回互的意。今日尋思去。

靈龜夜裏來。　當舉九峰不肯公案頌曰。元座徒亡一炷煙。九峰不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爲承紹。辜負先師不借緣。　示衆。舉麻谷振錫話曰。是無可是。非無可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梟雞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鼈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　五位頌。正中偏。沈沈祕殿瑞雲攢。夜央秋水羣囂息。碧月寥寥朗炤寒。偏中正。江埂曉霽煙籠景。蘆花深處白頭翁。紅日三竿眠未醒。正中來。玉龍初躍一聲雷。十方齊和無私化。石筍穿開古路苔。兼中至。邊方無令清平世。耕夫釣叟恣謳歌。溪月巘雲同意氣。兼中到。無功轉

盡通身妙華冠拈卻異中行。消落太虛不得號。王山體嗣

已上二人

山囑定侍者常拘撿之。師曰。入生一夢。快樂一世。是好夢。拘撿一世。是惡夢。我寧作好夢。次日侍者抽單去。住後徒單二。駙馬赴南京任。道過磁州大明。入堂見僧面壁而坐。駙馬曰。一箇好淡漢。師曰。淡中有味。曰。恁麼味。師曰。今日被公著鹽醬也。仁山恆嗣

磁州大明詮禪師。久參仁山恆和尚。而性好詼諧談笑。

鄭州大覺西溪弘相禪師。䜣州王氏子。參慶壽亭。十年乃佩其印記。初住大覺。晚住清涼。一日雪後路峻石

滑師年已老。力不持足。一跌翻墜巨壑中。同行者失聲。莫能救。直下數十尺。礙大樹而止。眾驚問。師神色不變。徐曰。學禪四十年。腳跟乃為石頭所勘。聞者皆驚笑。有文集語錄傳世。慶壽亨嗣

續指月錄卷六

續指月錄卷七

六祖下二十三世

臨濟宗

杭州天目中峰明本禪師。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老人。持燈籠至家而生。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即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年十五。求出家閱傳燈錄。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麽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往參高峰妙和尚。妙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師懽然。許爲祝髮。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發。後觀流泉有省。詣

妙求證。妙爲打趁出。旣而民間僞傳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要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妙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洞徹法源。妙乃自題眞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識。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鼻。牧雲門頌云。訛言日出古風沈。一問當前意自深。卻笑作家無眼力。眞鍮換去好黃金。　或問妙諸弟子優劣。妙曰。如義首座。固是莖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卻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　師居無定所。或船或庵。咸名幻住。僧俗爭相瞻禮。稱江南古佛。　仁宗聘召不至。賜金襴袈裟。并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　師每斥學者但尚言說

不求實悟。乃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當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積習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茫然無對。或者謂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師曰。直饒知得亦生死所知亦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者。性眞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

悟之則輪迴息。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眞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劄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緣。㦸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愼乎。 示衆。慧劍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鬼哭。喪魂膽。徧墜橫尸不露鋒。古人與麽說話。已是自傷己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佛成

道曰示眾。玄玄絕待。妙妙無依。獨露眞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雪老冰枯。理無礙。事無礙。天荒地迴。萬里雲收。午夜四方星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腦門。圓陀陀。光爍爍。獨瞎髑髏。背後眼光。淨躶躶。赤條條。勒回三萬劫。風飛雷厲之威機。突出五千軸海涌雲屯之竅語。大眾。釋迦老子來也。即今在諸人眼睛裏仰見明星頂顊上成等正覺。你諸人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

與大覺長老書曰。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原委。不可誣也。世漓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

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大覺泰定叟也。皇慶間請師住大覺。師力辭舉定叟應命。叟嘗印證於一山萬和尚。後復參師。乃拈香欲嗣師。師以是書卻之。令嗣一山。 至治癸亥八月十五。說偈辭眾曰。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建塔於本山之西岡。 天歷二年。勑謚智覺。塔曰法雲。勑虞文靖公集爲之銘。 元統二年。賜廣錄三十卷入

藏。號普應國師。高峰妙嗣

杭州天目斷崖了義禪師。德清湯氏子。年十七。聞禪者誦高峯妙上堂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語。乃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為人拔釘去楔。遂往參謁。侍妙於死關。妙令看萬法歸一話。因名從一。他日妙為衆舉牛過窗櫺話。師聞益疑。日夕體究。偶過盋盂塘見松枝墜雪有省。詣妙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妙痛棒打出。不覺隕身崖下。崖懸壁立。人意其必死。同學捫蘿接磴以救之。師若不知。乃立誓七日取證。未至期。豁然大悟。復馳至死關。大

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復說偈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妙乃上堂曰山僧二十餘年布縵天網子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蠏今日有箇蟭螟虫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師謂同學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元從一皆知之妙聞歎其俊快　尋回省親乃奉母入武康上柏結茅以居人見其混俗罔測其意後還山見妙妙曰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爲薙落改

名了義。妙既示寂。師益韜晦。頽然居下版。四眾累請。勉住師子正宗禪寺。 元統元年歲除日。謂侍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夕與禪者談笑如平時。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趁我不及。翌旦跏趺而化。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冥。及葬。雪華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動山谷。初中峰示寂。會葬齋次。師謂眾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眾未深信。至是始驗。 勑謚佛慧圓明正覺普度禪

[illegible] 新崖義 大覺雍

師。天目妙嗣

大覺布衲祖雍禪師。寧海人。侍高峰妙最久。躬自舂爨。貌甚黑瘠戇而少文。後首眾。提唱超卓。迨妙遷化。眾請中峰本居大覺。本力辭。推師主之。山居偈曰。就樹縛茅成屋住。拾荆編戸傍溪開。是他懶瓚無靈驗。惹得天書三度來。後於中竺桂子堂書偈。跏趺而逝

天目妙嗣

處州白雲空中假禪師。得法高峰。棲白雲山。四方禪衲聞風來赴。屨滿戸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既免檀那幾片

柴。又省人言無舍利。書畢坐化。天目妙嗣 已上四人

般若絕學世誠禪師。示眾曰。有志之士。趁眾中柴乾水便。僧堂溫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大受用。有等纔作工夫。覺得胸次輕安。目前清淨。便一時放下。作偈作頌。口快舌便。將謂是大了當。悞了一生。可惜。前來許多心機。中途而廢。三寸氣斷。將何保任。眾兄弟若欲出離生死。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始得。靈雲定嗣

杭州徑山竺遠正源禪師。毆陽文忠公之裔。世居南康。年二十七。薙染受具。參方。首謁虛谷陵。陵舉龍潭吹滅紙燭話。師曰。焦石可破層冰。陵曰。破後如何。師曰。

探索乃知陵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陵劈脊便打師悚然喻旨住徑山賜號佛慧慈照普應禪師徑山陵嗣

婺州寶林桐江紹大禪師嚴州吳氏子世居桐江因以爲號參虛谷於徑山佩服心印徧遊江湖一日慨然歎曰吾今而後乃知法無異味也遂罷參手翻大藏凡三過內外學咸通其旨　至順壬申出住郡之烏龍後遷雲黃寶林一時法會號稱極盛一日示疾鳴鐘集眾敘謝眾請偈師接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翛然坐化闍維舍利如紺珠齒牙不壞

徑山陵嗣

已上二人

汝州香巖無聞思聰禪師。香山人。初參獨峰。次見淮西無能敎示無字話。一日晤同參敬上座。敬問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敬曰。你者一絡索。從甚處來。師罔然問曰。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麽生。敬曰。不見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便去。師被一撥。直得行不知行。坐不知坐。五七日間不提無字。倒只看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偶到淨頭寮。與衆同坐。疑情不解。有飯食頃。頓覺胸次輕清情想破裂。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省來通身汗流。遂見敬。敬擧扇曰。速道速道。師遽曰。擧起分明也。妙哉清

風匝匝透人懷。箇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向上一路。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巖山過夏。單提無字。一日不覺身心如一座屋。倒卻四壁一般無一法可當情。值鐵山瓊和尚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瓊問何處人。師曰。汝州山曰。風穴祖師面目如何。師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徧。瓊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瓊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幾時離高麗。瓊曰。未在。更道。師喝一喝。拂袖便出。瓊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我發明了。師聞而感激。因求決擇。復入光

州山中前後十七年方得穎脫。　示眾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秉金剛劍吞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卻毗盧頂顊豎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直教寸絲不挂月冷秋空寒灰發燄到者裏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亦入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不見船子和尚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正眼觀來盡是閒家具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　鐵山瓊嗣

湖州福源天湖石屋清珙禪師蘇州常熟人族姓溫首參高峰示萬法歸一話服勤三年無所發明因至建

陽庵。參信和尚。問何來。師曰。天目。信曰。有何指示。師曰。參萬法歸一話。信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信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敎汝與麼。師拜求指的。信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不契。信曰。者也是死句。師不覺悚栗汗下。一日入室。信再理前話。師曰。上馬見路。信呵曰。汝在此幾多時。猶作者箇見解。師發憤而去。中途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遂返。語信曰。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也。信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淸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語分明。庵領之。後辭去。信門送之曰。他日與汝同龕。廣敎府馳

檄請住當湖福源。師堅臥不起。往返至再。師勉就。入院上堂。把住也鋒鋩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卻在千峰頂上。千峰頂上相逢。卻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裏。開堂演法。昨日天湖庵畔。墾土耕煙。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可傳眞寂之風。仰助無爲之化。正與麼時如何。拈拄杖卓一下。九萬里鵬纔展翼。千年鶴便翱翔。　上堂。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則多世界清淨。東司頭臭氣。佛殿裏逹塵。且道從什麼處得來。以手掩鼻曰。又是一點也。　上堂。所聞不可聞。所見不可見。昨夜五更風。吹

落桃華片。蒼苔面上生紅霞。百鳥不來春爛熳。至正間。朝廷降香幣。皇后賜金襴法衣。有聞天湖之風吟天湖之詩者。莫不心爽神慕。以爲眞得古先德遺型。一日示微疾。遂集眾訣眾請後事。師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書畢。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塔於天湖之源。及菴塔右麓。果符同龕之讖。高麗國師大古愚公。嘗侍師得旨。王聞欽渴。表達朝廷。勑謚佛慈慧照禪師。仍乞移文浙江。請師舍利歸國供養。道場信嗣

杭州淨慈平山處林禪師。本郡仁和王氏子。十七受具。辭母參方。母爲治裝。越數日復還。母誡之曰。大凡學道。當持不退轉心。何趦趄乃爾耶。師遂痛自警策。遡濤江。謁及庵信於金華。信一見器之。留居侍司。一夕。信撚紙沁膏以代燭。舉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師方擬答。信遽以手掩其口。從此悟入。信遷道場。命典藏鑰。未幾秉拂陞座。機如缾瀉。衆咸慴伏。洎信示寂。往依虛谷陵於仰山。居第二座。臨終更衣沐浴。集衆說偈而化。勑謚普慧性悟禪師。道場信嗣

婺州羅山正覺石門至剛禪師。世居山麓。得法於及庵

信和尚。遊歷罷歸里。里人即其地營建寶坊。交其楣曰。正覺。小參。踏翻生死海。涓滴不畱。推倒涅槃城纖塵不立。且是不勞餘力。如壯士揮戈。鋒鋩不犯。如人善射。毫髮無差。自然處處逢源。頭頭合轍。不假修證。本自圓成。盡大地是勝妙覺場。徧法界是眞如實地。悟取人人有分。了知箇箇無虧。一念不生入三摩地。一塵不動轉大法輪。自利利他俱登彼岸全身放下。總得自由到者裏說甚涅槃生死。眞如佛性。了無一法當情。直得十方坐斷。擊拂子見徹本來無隱蔽。紛紛桂子散天香。臨終訣眾偈曰。七十六年了然

寬廓揆破虛空須彌倒卓道場信嗣　已上三人

杭州海門天眞惟則禪師吳興費氏子謁楚石千巖無見無聞諸大尊宿因緣不契後之匡廬遇無極源和尚親炙之源終日不語無所啟發一日值源如厠師急趨前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擒住曰道道師豁然頓悟　洪武初詔徵天下高僧赴京天界住持西白金公首以師名薦俄以足疾請歸一日侵晨告衆瞑目而逝荼毗獲舍利無數頂骨牙齒舌根不壞

匡廬源嗣

台州華頂無見先覩禪師本郡仙居葉氏子因白雲度

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師云。待娑羅峰點頭。卽向汝道。介庵進頌曰小姑臨嫁素根由嫂對歸時向汝訓待到歸來問端的半含笑語半含羞　示衆。風冷冷。日杲杲。薝蔔華開滿路香。池塘一夜生春草。堪悲堪笑老瞿曇。四十九年說不到。呵呵呵。拍禪牀下座。　示衆。若論此事。一大藏教。詮註不及。天下老和尚。拈提不起。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到者裏一點也用不著。諸仁者。飢則喫飯。困則打眠。熱則乘涼。寒則向火。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何得踏步向前。論禪論道。將魚目爲珠。認橋皮作火。不見道大機須透徹。大用須直截。不識東家孔丘翁。卻向他邦尋禮樂。

卓拄杖下座。元統甲戌五月望日遺書謝道侶說偈跏趺而逝。闍維白乳如注。舍利凝結。成五色彩。瘞於所居之西。勅號真覺塔曰寂光。瑞巖寶嗣

慶元松巖秋江元湛禪師。傳燈正宗悞入未詳卷久從龍象遊後參瑞巖寶和尚得旨。後遊松巖。愛其清勝。不忍去。遂趺坐石上。俄有二虎踞坐其側。若護衛狀。師命之伏枕其背熟睡。山民異之。卽其處剏精藍以居之。將化別眾。就龕說偈曰。洗浴著衣生祭了。跏趺晏坐入龕藏。華開鐵樹泥牛吼。一月長輝天地光。復謂眾曰。十五年後寺當火。啟龕則火可止。至期果然。眾亟

開龕師神色如生爪髮俱長瑞巖寶嗣　恕中和尚禮塔偈曰活葬松巖二十年眼睛鼻孔尚依然我來欲起那伽定石火光中話別傳

杭州鳳山一源靈禪師寧海人參瑞巖充堂司一日入室請益趙州勘婆話山曰維那你試下一語看師曰盡大地人無柰者婆子何山曰山僧則不然盡大地人無柰趙州何師當下如病得汗　住鳳山上堂舉昔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公案師曰世尊已是錯說文殊已是錯傳新鳳山已是錯舉會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瑞巖寶嗣

已上三人

明州天童平石砥禪師送慍藏主省徑山元叟和尚偈

曰山頭老漢八十一如此東南大法城雙鬢又添新歲白片言能使古風清爲人不用擊虎術養子寧忘舐犢情明月堂前坐深夜餘光分得到長庚東巖日嗣

日本夢窗智曤國師姓源氏本國勢州人宇多天王九世孫也九歲出家十八歲爲大僧每夢遊中國乃決志參方初見一山寧備陳求法之誠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豈無方便乎山曰本來廓然是大方便師疑悶不輟復謁高峰日和尚日曰一山有何指示師述前語日厲聲喝曰何不道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益自奮勵一夕坐久忽倚壁身

踏。豁然大悟。作偈有等閒擊破虛空骨之句。呈似日。日爲印可。乃出無學元公淵源以畀之。後於本國大弘宗教。賜號普濟國師。徑山範下無學元元下高峰日嗣

台州瑞巖空室愢中無慍禪師。本郡臨海陳氏子。從徑山寂照薙落參方。首謁靈石於淨慈。後參竺元道纔擬開口問無字話。被道一喝。師豁然大悟。直得通身汗下。遂呈頌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挂葫蘆。道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由茲感激。語同參曰。此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決不在言語文字上。我輩若不遇者老和尙。幾被知解埋

沒一生。他日設有把茅蓋頭。當不忘所自。　初住象山之靈巖。復主黃巖之瑞巖。時夢堂噩居瑞龍。覬師爲寂照嗣。師曰。素志有在。不可奪也。開堂日拈香曰。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慍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籜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前住崑山薦巖禪寺。竺元道和尚。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　上堂。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爲伴侶。妄想觀衆伎。大衆還識得心也未。若識得心。便識得意。識得意。便識得諸識。識得諸識便識

得妄想。妄想滅則諸識滅。諸識滅則意滅。意滅則心滅。心滅則一切滅。所以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喝一喝。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麼過。下座。

上堂。趙州與文遠鬬劣不鬬勝。老大不識羞。相席還打令。致使明眼人。無由辯邪正。邪正既不辯。展轉成毛病。瑞巖百不能。愛用無星秤。稱起太虛空。錙銖無欠剩。以此爲瑞爲祥。以此爲坑爲穽。斷衲僧之咽喉。續佛祖之慧命。

室中垂語曰。穩坐家堂。主人翁因甚不識。掀翻大海。擱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腳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前後下

語多不契其機鋒峻拔學者莫能擬議一日謝事入松巖巖爲秋江湛公隱處萬山之巓人跡罕至師悉遣徒御嶄然獨處衆涕泣哀請堅拒不出 洪武七年夏日本國遣使入貢嚮師道風奏請師化其國以水晶數珠峩山石硯爲贄上召至闕師以老病辭上憫而不遣留處天界全室泐公延致丈室時宋景濂方在翰林詣師劇談道妙是年冬奉詔東還住鄞之翠山四方叩謁者無虛日金齒大理僧至京特入翠山五十餘人拜牀下各求偈語而去 洪武丙寅七月示微疾諄諄勉衆以祖道自重索筆書偈曰七十

靈谷寺志卷之二 恕中慍 了堂一

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書畢。端坐而逝。遺命闍維煆骨。散水竹間。弟子居頂等不敢違。乃於唐嵒之原。奉骨瘞焉。著有二會語錄并山庵雜錄淨土詩。行世。

鷹嚴道嗣

明州天童了堂一禪師。至正二年住台之紫籜。次遷天童。上堂。最初一句。末後一機。直下覷得。燈籠露柱動地放光。其或未然。竹山今日失利。示眾。樵歌來疊嶂。帆影落汀洲。猢猻戴席帽。直上樹稍頭。七星劍。五雲樓。毬打人兮人打毬。萬事難把玩。魚吞水面漚。上堂。長紫烏。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鈯

斧同鐵利鈍懸殊良驥與駑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薦嚴道嗣

徑山大宗興禪師台州人嘗與恕中木庵三人結伴參方罷遊紫籜累歷名刹後遷徑山臨終忽歎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脫去薦嚴道嗣　已上三人

蘇州靈巖南堂了庵清欲禪師族朱氏台州臨海人得法於古林初出世中山之開福繼遷本覺三主靈巖上堂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五祖和尚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築著磕著若向築著磕著處會得只會得祖師禪不會如來禪

若向悉皆消殞處會得。只會得如來禪。要且未會祖師禪。山僧道。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性相平等。且道是如來禪。是祖師禪。喝一喝。釋迦二元和三佛陀。其餘是什麼。 上堂。一大藏敎。束之高閣。長期短期。無繩自縛。莫更紛紛紜紜。直須灑灑落落。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攧殺黃番綽。五味拈來鑽秤鍾。別有香風滿寥廓。喝。保寧茂嗣

蘇州定慧大方禪師。住定慧日。因兵占住佛屋。緇徒戚戚。師曰。何不休去歇去。語默跌宕。不可測識。一日忽謝院事。僑居靈巖華首座寮。盛稱總管周侯義卿之

賢。且曰。我將火化。須侯作證明。十八年九月八日。侯以郡事登靈巖。師聞欣然出迎。陪侯夜話曰。某將此月十四日。即此山火化。侯其爲我證明。兼吾教下衰。幸念佛法付囑國王大臣。爲法外護。愼無忘此言。至十三日。復以偈寄侯曰。昨日巖前拾得薪。今朝幻質化爲塵。慇懃寄語賢侯道。碧落雲收月一痕。侯未深信。師復以偈別衆。是夜與華乞燥薪。疊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當從命。龕則無有。師指其牀曰。此亦足矣。翌晨登殿。與衆僧別。乃升柴棚。得火即烈。燄熾然於大火聚中。祝香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

劫外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熾中度數珠與華曰。聊當記憶。於是四衆始驚信拜禮。煙燄所至。多得舍利。且聞異香。薪盡火滅。不壞者二。舌根。齒牙。侯聞驚怛不已。復爲建塔於靈巖。別衆偈曰。前身元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憎愛盡時全體現。鐵蛇火裏嚼寒冰。保寧茂嗣

明州瑞雲清涼實庵松隱茂禪師。族鄭氏。奉化人。自幼喜習禪。趺坐輒達旦。年十八出家。奮志參方。謁古林茂於保寧。茂問來作什麽。師曰。生死事大。特求出離。茂曰。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入此革囊。師

擬對。茂便打。師豁然悟入。茂器之。逾年。回浙中。月江印延師分座說法。一日有僧問答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僧噓一聲。師厲聲便喝。一住十五年。後退隱東堂。一日示微疾。集眾訣別。眾請偈。師舉手自指曰。此中廓然。何偈之為。端坐憑几握右手為拳。枕頷而逝。火葬有天華之祥。舍利無數。塔於瑞雲西岡。世壽八十五。保寧茂嗣

溫州僊巖仲謀猷禪師。謁藏主侍者上堂。一默相酬。雷轟電激。三呼領旨。玉轉珠回。七十三。八十四。築著磕著。礙塞殺人。拈拄杖。昨夜西風枕簟秋。無數蟬聲噪

高樹。保寧茂嗣

越州龍華會翁海禪師。台之臨海人。年十三。棄家投徑山虎巖祝髮。初詣旃檀林挂搭。或見其舉止山野。譏誚之。師發憤。即往天目。參中峰求開示。於是寢食皆廢。久之無所入。時東州居虎丘。古林居開元。東嶼居寒山。師出入三老之門有年。後住龍華。法嗣古林。年九十三。住育王。守横川祖塔。偶損左足。艱於步履。日牀坐。每至清夜。朗吟古人偈語。其徒文渙曰。和尚一生參學。至此不能受用。託吟詠自遣。師笑而言曰。不見大慧和尚。因病呻吟。左右曰。生平呵佛罵祖。今乃

爾。大慧曰。癡子呻吟便不是耶。須便禮拜。保寧茂嗣已上五人

慶元育王大千慧照禪師。永嘉麻氏子。初謁晦機於淨慈。一日閱眞淨語。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默識懸解。遂謁東嶼於薦嚴。嶼問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向什麼處措足。師拍案而退。嶼復召至。返覆勘辨。遂留執侍。得法後出住樂淸之明慶。嘗示衆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參禪看教。皆爲障礙。何如一法不立。而起居自在乎。德山棒。臨濟喝。亦有大不得已爾。洪武六年。沐浴更衣。索紙書偈。恬然坐逝。荼毗牙齒

目睛不壞舍利。五色塔於蔓庵之後。靈隱海嗣

杭州徑山悅堂顏禪師。出家於婺之寶林。得法東嶼。初住崑山之東禪。次遷萬壽。陞淨慈。後主徑山。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今日人天衆前。山僧舉揚箇事。汝等聞麼。若是聞。山僧畢竟不曾說。若是說。汝等畢竟不曾聞。各自參取。毋勞耳目。璽書錫金襴法衣

靈隱海嗣

明州育王雪窗悟光禪師。姓楊氏。蜀人也。虞文靖公集嘗問道至山中。師曰。老僧這裏無道可談。若欲求道。須自往參取。公退而歎曰。佛果一枝。師其鳳毛麟角

乎。宋文憲公濂敍師四會語錄行世。靈隱海嗣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本郡人。因參本來人有省。述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驀然揪著箇鼻孔。試勘元來是白丁。時有老宿睍視曰。可是師與一摑。由是名振叢林。靈隱海嗣

建寧斗峰大圭正璋禪師。福州福清人。參東嶼海。聞海頌俱胝豎指話。言下頓悟。遂上方丈呈所得。海曰。作麼。師曰。古今現成事。何必涉思惟。海曰。既不涉思惟。汝來者裏作麼。師曰。請和尚證明。海曰。證明箇什麼。師便喝。海俾頌狗子無佛性話。師遽曰。狗子佛性無。

覰者眼睛枯瞖爾翻身轉唵悉哩蘇嚧海撫而印之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合掌而逝靈隱海嗣

楢塘明因天淵湛禪師得法於東嶼堂依鳳山一源分座說法一日呈秉拂語曰翔鳳山前行看白雲乍舒乍捲禺泉亭畔坐聽流水或抑或揚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鳳山指便見兩字曰有此二字便是別人說話師不覺解顏點首禮謝而退出語人曰還丹一粒點鐵成金堂頭老漢之謂也靈隱海嗣已上六人

三空道人。自幼具丈夫志。不爲富貴所奪。見竺雲曇禪師。示趙州無字話。閱數年。一日復見曇。問曰。生死到來時如何。曇曰。生是誰耶。死是誰耶。空乃低頭問訊曇覺其異於常時。再以前話徵之。空又低頭問訊。曇呵之曰。切忌死在者裏。空拈起槵子曰。數珠一百八不數日示微疾。說偈而化。天寧曇嗣

金陵天界孚中懷信禪師。奉化人。姓姜氏。年十五出家。參天童坦和尚。一日室中舉興化打克賓因緣。師曰。俊哉獅子兒。坦頷之。俾掌維那。後出世補陀。詔賜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　至正間住天童。御史臺奉

疏命主大龍翔集慶寺。及明兵下金陵。僧徒竄散。師宴坐一室。高皇帝親幸嘉之。勅龍翔爲大天界寺。一日晨興。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歸去矣。遂瞑目。侍僧撼之。請說偈。師瞋目叱之。復哀請。遂握筆書曰。平生爲人列挈。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帝統兵江陰。夢師謁見。問師來何爲。對曰將西歸告別耳。帝還。聞師遷化。與夢符異。詔出內府帛幣助喪。且命卜藏龕之地於伏牛。舉龕之日。帝親致奠送出都門。茶毗舍利如菽。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天童坦嗣

天童舜田明牧禪師。台之黃巖人。聞天童笠西坦公道望。往見之。坦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意旨如何。師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坦異之。謂左右曰。此法門爪牙也。天童坦嗣

已上二人

金陵蔣山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寺菑。翌日梁王登山。謂師曰。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王曰。寺旣燬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王大喜。復笑而言曰。衲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下忘卻了也。玉山珍嗣

寧波育王月江正印禪師。郡之慈水劉氏子。年十三。禮

月溪受業。後參虎巖伏。機緣相契。蒙印可。赴育王上堂。拕犁拽耙幾經年。鼻孔撩天不受穿。業債依然逃不得。又吹鐵笛過鄞川。　臘八上堂。我觀大地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釋迦老子與麼道。大似蟭螟虫。向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簡點將來。也是噇酒糟漢。　結夏小參。瑯瑘點出五病。西院商量兩錯。井蛙不足以語東海。夏虫不可以語氷霜。若是捎空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瀲浪。是故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莫不向刀山劍樹上。鑊

湯爐炭中成等正覺拔濟有情若約山僧看來也是秤錘醮酢喝一喝下座　至正開奉旨金山建水陸大會命師陞座說法特降御香綵緞晚年庵居榜曰松月自號松月翁徑山伏嗣

杭州徑山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驀拈拄杖者箇是色卓一下者箇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道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　師將寂上疏辭世如期坐逝勑諡佛慈法喜禪師徑山伏嗣已上二人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蘭谿倪氏子誦楞嚴至如標

月指。豁然有省。參雙林正庵聞。聞問黃糵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羊頭喫草。後出住徑山。臨示寂書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泊然而逝。（雙林聞嗣）

金陵保寧敏機覺慧禪師。吳興人。看無字話。得法西白金公。出世嘉禾之祥符。復分座於天界。尋主保寧。與宋濂友善。著彌勒頌曰。彌勒眞彌勒。人人苦不識。倒轉布袋來。有無一時悉。（西白金嗣）

杭州淨慈佛鑑簡庵希古師頤禪師。嘉禾李氏子。參時庵敷和尚。敷問。那裏來。師曰。江西。敷曰。曾見馬大師

頂相否。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贊頌之後因狗子無佛性話有疑。請益。敷曰。待冷泉逆流。即向汝道。忽一日有省。詣方丈曰。冷泉逆流也。敷曰。見什麼來。師曰。千峰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敷喝曰。脫空謾語漢。三十年後落節去在。師拂袖便出。永樂中。徵修大典。師應詔。事竣。勅主淨慈。宣德王子忽語眾曰。吾行矣。命浴更衣。書偈曰。須彌一拳。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兔走。危坐而寂。時庵敷嗣

金陵靈谷定巖淨戒禪師。吳興人。參覺原於天界。原舉桶箍爆因緣問之。師擬議。原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

師言下大悟。洪武初。詔住靈谷。示衆舉長慶道。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道。總似今日老胡絶望。師頌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抑揚元屬當行家。曹溪波浪如相似。那得兒孫若稻痲。有續刻聯珠頌「」行於叢林

天界曇嗣

明州天童佛朗湛然自性禪師。雲陽韓氏子。出家禮慧海爲師。一日海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自此懷疑。蘊襟七年。時與草庵一幻生福友善。切磨激發。往謁天界全室泐和尚。師曰。某昔年曾問一師友。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他道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

爐。今日請和尚決斷。室曰。病翁年來腕無力。拄杖牀

頭且靠壁。師曰。有人不肯。和尚與麼道。沕拈拄杖打

曰。待他露柱眼自開。鐵蒺藜槌當面擲。師便禮拜。後

出住里之普光。復被旨遷天童。上堂。去年今日居楞

伽山。彼四眾喜此處少一人。今年此日居佛國山。此

四眾喜彼處少一人。擊拂子。一身爲無量身。無量身

爲一身。行則普天普地行。坐則一切坐。說甚麼東西

南北。他方此界。檢點將來。猶在化城。且道寶所一句。

作麼生。便下座。　上堂。貪瞋癡。戒定慧。戒定慧。貪瞋

癡。無明解脫知見。解脫知見無明。一切眾生諸佛。諸

佛一切衆生。月落山無影。風來樹有聲。大千無對待。露柱鬧縱橫。喝一喝。下座。天界沕嗣

杭州靈隱無文本斝禪師。四明定海人。姓謝氏。一日示微疾。蒙室範堂洪侯問。値師氣喘。洪曰。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和尚作麼生。師竦身曰。嗄。甚麼作十二時辰。洪曰。爭奈氣急乎。師震聲一喝。問左右今朝是幾。曰。二月二十七日。乃索筆書偈曰。吾年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靠倒飛來小朶。擲筆泊然而化。淨慈德嗣

衢州烏石傑峰世愚禪師。郡之西安余氏子。謁古崖石

門斷崖中峰諸大老佩受法訓棲止南屏三年不踰戶限時止巖成和尚倡道大慈師復往謁成舉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茫然於是仍返南屏一夕聞鄰僧誦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眞豁然如釋重負乃曰佛法元在目前人自遠之耳卽述偈曰時時覿面不相逢喫盡孃生氣力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走謁成入方丈成纔見便喝曰何處見神見鬼來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成曰贓在何處師便喝成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一句來師曰徧界明明不覆藏成拈竹篦師便掀倒禪牀

成曰。敢來者裏捋虎鬚。連打三下。卽命爲侍者。後出世里之烏石。遷廣德石谿。開堂日。僧問遠離烏石嶺。來赴石谿山。開示人天路。如何透祖關。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曰與麼則覿面不相識。千里可同風。師曰。重疊關山路。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旣然不立文字。何得流傳至今。師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曰直指人心。指那箇心。師曰。開口不在舌頭上。曰見性成佛。性在甚麼處。師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夜夜波心月色明。曰記得傅大士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此

意如何。師曰。切忌當面蹉過。曰與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此事且止。記得經中道。大富長者。卽是如來。爲復是累劫中來。爲復是今生契證。師曰。澗深華落遠。山高樹影長。曰今日直心居士。捐貲營建石谿道場。請和尚居住。是同耶。是別耶。師曰。師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百花紅。曰既然如是。得何果報。師曰。生生歸佛地。世世樂人天。　洪武三年十二月。示微疾。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

止巖
成嗣

杭州淨慈逆川智順禪師。溫之瑞安陳氏子。入閩參天寶鐵關樞和尚。究參踰月。因如厠觀園中匏瓜觸發。頓覺大地平沈。見樞求證。樞曰。此纔入門耳。向上一著。則千里萬里。又踰半載。一日忽厲聲告樞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樞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地上甎鋪屋上瓦覆。樞曰。南泉卽今在甚麼處。師曰。鷂子過新羅。樞曰。錯。師亦曰錯。樞曰錯錯。師禮拜而退。樞趨寂。師繼領院事。未幾棄去。朝廷賜金襴袈裟。號佛性圓辨禪師。　洪武初。詔徵有道高僧十人。於鍾山建會。師應詔。命陞座說法。上幸臨。慰勞備

至南還陞主淨慈。六年復召入京。俄示微疾。沐浴說偈坐逝。天寶樞嗣

五臺壁峰寶金禪師。世稱金壁峰。乾州永壽人。族姓石。六歲出家。薙染後。偏歷講肆。忽歎曰。三藏之學。皆標月指耳。遂更衣謁如海眞公於縉雲。晝夜精勤。偶擕筐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眞曰。入定耶。師曰。然。眞曰。何所見。師曰。有所悟。眞曰。悟處如何。師舉筐示之。眞曰。不是。師置筐於地。拱手而立。眞又曰。不是。師便喝。眞攔胸擒住曰。道道。師揑拳便築。眞曰。未在。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

師由是晉不寐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一十八徧。小悟無數。豈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亟見眞求證。眞不諾。師掀倒禪牀而出。翌日復見眞。眞於地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眞復畫一圓相。師於圓相中畫一畫。又拂去。眞再畫一圓相。師於圓相中畫十字。又拂去。眞復畫如前。師於十字隅作卍字。又拂去。眞總畫三十圓相。師一一具答。眞大笑曰。參學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寧復幾人。遂授記莂。命往朔方。道當大行。先是師於定中見一山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菩薩行道其

中。有招師者曰。此祕魔巖也。爾修道其中。何遽忘之。後師遊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彩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後。師問何之。答曰。入山。師曰。入山何爲。答曰。一切不爲。言訖而沒。叩同行者。皆不見。或爲文殊化身云。師因就山建靈鷲庵。以待方來。僧俗聞風千里趨赴。常至萬指。 至正間。召入內廷。値大雪夜有紅光自師室中直透霄漢。上驚歎。賜金襴伽黎。明年禱雨輒應。勅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洪武初。詔師至京。住大天界寺。問法稱旨。御翰賜詩。寵賚優渥。 壬子六月。沐浴更衣。集衆言別。弟子

請偈。師曰。三藏十二部。何爲故紙。吾言何爲。端坐而逝。茶毗舍利成五色。齒舌不壞。縉雲眞嗣

曹洞宗

中都順天報恩萬松行秀禪師。姓蔡氏。古河內之解人也。年十有五。懇求出家。父母不能奪其志。禮邢臺淨土贇公爲師。後受具戒。挑囊抵燕。歷潭柘過慶壽。亦謁萬壽。參勝默光禪師。敎看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話。半載全無入由。光曰。我願你遲會。師一日有省。復看玄沙未徹語。請益雪巖滿於磁之大明。纔廿七日。不覺伎倆已盡。滿曰。你但行裏坐裏。心念未起時。

猛提起覰見卽便見不見且卻拈放一邊恁麼做工夫休歇也不礙參學參學也不礙休歇遂留記室

潭柘亨和尚過大明師夜扣其門告侍者燒香請益亨便放相見師問如何是活句如何是死句亨曰書記若會死句也是活句若不會活句也是死句師自此參究益力一日見雞飛乃大悟曰今日不惟捉敗沙老虎亦乃捉敗岑大虫也走見滿滿可之乃付衣偈自是兩河三晉皆欽師名搆萬松庵以自適耆宿敦請開法師應之次住中都萬壽 金章宗皇帝詔入禁庭陞座帝躬自迎禮聞法感悟賜錦綺大僧伽

衣。承安丁巳。詔往大都仰山棲隱寺。尋移錫報恩洪濟。元太宗二年庚寅。復奉勑主中都之萬壽。晚年退居從容庵。數遷巨刹。大振洞上宗風。上堂。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汎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釣月鉤。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小參。昔有跨驢人。問眾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曰。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師曰。人人盡道這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卻是這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足皆

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這不平公案更與花判曰喫拳沒興漢茆廣杜禪和早是不剋己那堪錯怪他道場惟有一佛法本無多嚭與闍黎道戶唵薩哩嚩

閏四月旦日上堂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埜僧卽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卽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巳初忽有箇出來道通疏伶俐知時按節要且無道人氣息埜僧以手掩鼻道退後退後爲什麼嚮道人氣息太殺熏人

問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會師曰善解龍吟瞎

全眞

問某甲三十年來。打疊妄心不下。乞師方便。師曰。汝妄心有來多少時也。未審本來有妄心否。祇如妄心作麼生斷。只者妄心斷卽是不斷卽是。眞聞廓然。作禮而去。

問諸佛不出世。爲甚麼卻向王宮生。師答曰。靑山常舉足。問亦無有涅槃。爲甚麼卻向雙林滅。師答曰。白日不移輪。

問撒手那邊底人。爲甚麼不居正位。師答曰。大功不宰。問回頭這畔底人。爲甚麼不墮偏方。師答曰。至化無爲。白巖符云芳花叢裏不措一足萬年牀上嬾去安眠獨許萬松箇漢盡大地人無敢論量雖然你若作正偏回互會墮拔舌犁耕地獄有日在

問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如何是無二之性。師答曰。天曉

不露。　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師答曰。切忌回頭。　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師答曰。擔取去。　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爲甚麼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師答曰。折殿了相見。　晚住報恩。退居從容庵。示衆。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愚庵盂云偏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　示衆。去卽留住。住卽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愚庵盂云秤錘醮醋　示衆。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

買草鞋行脚始得。愚庵盂云曾經三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　示眾踢
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行正令。猶
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愚庵盂云瑠璃殿上無知識　示眾。
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
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愚庵盂云閉眼食蝸牛一場酸
澀苦　龍唐柱云措大漢子隨人語脈裏去不識轉
身一路　待云祇者箇更別有便縮卻指頭不惟與俱
胝相見亦乃使天下人摸索不著　崇先奇云報恩
老人雖別音響怎柰欠一著在者僧善解龍吟只是
不知時節仔細看來也
是別寶遇著瞎波斯　師於孔老莊周百家之學。
無不俱通。三閱藏敎。恆業華嚴。得法者一百二十人。
束髮奉拜。執弟子禮者。不可勝紀。編祖燈錄六十二

卷。又撰淨土。仰山。洪濟。萬壽。從容。請益等錄。及文集偈頌。釋氏新聞。鳴道集辨宗說。心經風鳴。禪悅法喜集。並行於世。丙師於四月五日示疾。七日書偈曰。八十一年。只此一語。珍重諸人。切莫錯舉。侍者驚報大眾。足甫及門。已圓寂矣。壽八十一。茶毗於通玄門外。舍利無數。諸方門人各分建塔。雪巖滿嗣

竹林巨川海禪師。頌風鈴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陳秀玉學士。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為甚麼不修禪定。不斷煩惱。萬松道。真心本靜。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

斷煩惱。士復問香山大潤和尚。潤曰禪心已定。不須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復問師。師曰。本無禪定煩惱。士曰。惟此爲快耳。雪巖滿嗣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七

金陵嚴正達敬刻此本伏願
太師長　師長　同學諸友深種良因同登極樂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八

六祖下二十四世

臨濟宗

婺州烏傷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蕭山人。族姓董。年十九。薙髮受具。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眾入。中峰本和尚適在座。遙見師呼而問曰。汝日用若何。師曰。念佛。本曰。佛今何在。師擬議。本厲聲叱之。師作禮求示法要。本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縛茅靈隱。脅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省聲有省。亟往見本。具陳悟由。本復叱之。師憤然歸。中夜忽鼠翻食貓器。墮地作聲。沉然

開悟。卽往質本。本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細食。本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本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覺。本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隱天龍之東庵。諸山爭相勸請。師逸至烏傷之伏龍山。卓錫巖際。誓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初山有禪寺。名聖壽。荒廢已久。當師入山。鄉民咸獲夢異。遂相率披蒙茸以訪。見師晏坐不動。各獻飲食。共營起建。尋因舊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鑑普濟大禪師。幷錫金襴法衣。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

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乃擲下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照山河影動搖。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背水陣圓增勇健。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任是鋒刃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僧禮拜。師曰。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　示衆舉德山托鉢因緣。拈曰。末後句子德山巖頭雪峰。總跳不出。乃喝一喝。大丈夫當爲眞上何

以假爲。示衆良久曰。大衆會麼。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臨濟和尚道。我在黃蘗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量一頓喫。不知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杖與僧。僧擬接。濟便打。看他的的顯示者些子。無你諸人近傍處。豈常情之所能測。老僧尋常痛口罵你。痛棒打你。你不作無明會。便作佛法會。又何曾夢見我先祖門風。所以古人云。臨濟之道。將墜於地。痛哉。正與麼時。合作麼生。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示衆。今年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曾無譜。爭似無明調轉高。等閒唱

出千山舞大地為琴虛空為鼓拍拍相隨聲聲相助汝諸人須聽取白雪陽春何足數箇中端的孰知音寥寥永夜松風度

示衆舉瑯琊覺禪師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和尚拈曰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師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簡點將來總欠悟在無明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枝樹倒藤枯響

示衆舉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還免得貶向二鐵圍山麼世尊也是憐兒不覺醜

示衆江月照松風吹面面青山展笑眉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莫怪老

僧無法說勞汝諸人立片時。示衆舉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佛令阿難傳旨。汝在獄中安否。達曰。我雖在獄中。如受三禪天樂。阿難曰。汝還求出否。達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曰。我豈有出地獄分。師曰。臨危不悚眞大丈夫。日本國請法衣上堂舉石門聰曰。西天二十八祖。盡得傳衣付法。東土六祖之後。得道者多。只傳其法。不傳其衣。無明則不然。衣以表法。故謂之法衣。人能弘道。故謂之法身。無處不偏。無處不明。故謂之法眼。高峰老祖法衣一項。今春對衆請與高麗國金

剛山供養去也。幻住先師法衣一頂。我得來三十年矣。如今大拙首座。又要請歸供養。雖然如是。從上諸祖。各各有三十棒分。無明亦有三十棒分。眾中莫有下得者般毒手者麼。有則出來下手看。如無他時後日不得向背地裏叫苦叫屈。擊拂子下座。　僧參。師問甚處來。僧曰。浙西。師曰。此間無飯喫。來作什麼。僧曰。求和尚佛法。師喚僧近前。乃打一拳。云會麼。僧云不會。師曰。呆子拳頭也不識。石車乘拈曰。若是箇伶俐衲僧。撥著便知來處。既然不會。累千巖老漢更打一拳。我當時若見擬議。連棒趁去。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法音濼曰。青山孤月近趺坐。意如何要會拳頭旨。千山盡嚧囉。　學士宋景濂謁次。師問。

聞公閱盡一大藏教。有諸士曰。然師曰。公耳聞乎目觀也。士曰。亦目觀爾。師曰。使目之能觀者。公爲誰耶。士揚眉向之。師於是相視一笑。山茨際頌曰林下尋師叩板扉揚眉相向頗依稀作家手眼天然別笑殺全韜殺活機　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弟子用陶龕奉全身瘞於靑松庵。中峰本嗣

蘇州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廬陵人。族譚氏。受業禾山。得法中峰。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畢竟傳箇甚麽。師曰。脚未跨門。與你三十棒了也。　僧問如來

一音說法。衆生隨類各解。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蝦蟆踍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曰恁麼則超佛越祖去也。師曰。你向那裏見得。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曰。杜撰禪和。

華嚴會僧問。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既有自他。如何不隔。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既有始終。如何不離。師曰。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曰此會翻宣教典。毋勞說禪。且望和尚直譚敎文。師曰。山僧無兩箇舌頭。曰一眞法界。十種玄門。還有自他終始也無。師喝曰。那得許多骨董來。曰既無許多骨董。畢竟

華嚴所說何義。師曰。說華嚴。曰離卻法界玄門。華嚴經在甚處。師曰。在你諸人手裏。曰與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曰。贈你三文買草鞋。　問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師曰。我者裏不行。有問即答。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作麼生。師拈棒。僧便走。師曰。作賊人心虛。　問禪門一派。分爲五宗。其間還有優劣也無。師曰。五五二十五。曰臨濟一宗。兒孫徧地。他有何長處。師曰。細魚咬斷鸕鷀腳。白鷺飛上樹梢。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五宗異同。請師開示。師曰。退身三步。　師不住山居恆隨機開導行省

平章咸稽顙執弟子禮。屢起江浙諸名山。堅卻不赴。遁跡吳淞間。弟子就吳中搆地結屋。名師子林。至正十四年。帝師錫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號。兼賜金襴法衣。示寂後。塔於水西源。中峰本嗣

日本建長古先印原禪師。國之相州人。姓藤氏。藤爲日本貴族。師生有異徵。年十三。父母頓捨出家。剃染受具。慨然航海南詢。初謁無見於天台。見指往天目。參本和尚。本命給侍。師屢呈見解。本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師退而悲泣。食寢俱廢。本憐其誠。因語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

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師聞不覺悚然汗下。一日有省。趨告本。曰印原撞入銀山鐵壁去也。本曰。旣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爲。師釋然領解。本因囑曰。善自護持。一日示疾。謂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乃曰吾塔已成。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端坐而逝。初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讚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

處相逢是何面孔中峰本嗣已上三人
建寧仰山古梅正友禪師貴溪丁氏子參絶學誠發明
宗旨流寓江淮垂三十年思得佳山水結茅歸隱慕
武夷幽勝遂入閩建陽簿蔣德懋洎長者陳益宗捨
園作庵迎師開山敕額大覺妙智室中每舉狗子無
佛性話鉗鎚勘驗不少假借　結制上堂仰山結制
尋常活計眼裏放光鼻孔𪖙他口切氣遇飢而餐遇困
卽睡諸方撒土揚沙仰山心空及第　上堂九旬禁
足又過一半心地未明如牽火鑽光陰莫虛度了卻
閑公案平地無端捉得賊老僧出來爲汝斷　解夏

上堂。九旬禁足。特地成錯。三月安居。無繩自縛。布袋解開。乾坤寥廓。放去若龜毛。收來懸兔角。試將兩眼挂虛空。一陣涼風生殿角。小參。日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見本來人。還有會得本來人底麼。良久曰。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中。般若誠嗣

杭州淨慈德隱普仁禪師。婺之蘭谿趙氏子。十四祝髮。二十參方。時了然義禪師。弘大辨之道於智者寺。師往叩。機鋒觸發。遂受記莂。洪武初。高帝親帥六師至婺州。幸智者寺。詔師主之。後遷淨慈。一日示微

疾。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智者義嗣

杭州止庵德祥禪師。本郡人。與同庵俱爲平山嗣。德業風雅。爲時賢所重。一日將涅槃。衆請說偈。師忽倚座曰。者一隊噇酒糟漢。我爭如你。何竟趨寂。淨慈林嗣

金陵天界同庵易道夷簡禪師。主南屏淨慈。福緣日甚。勑主天界。進院日上堂。毗盧遮那佛。願力周沙界。一切國土中。恆轉無上輪。者無上輪。如何轉去。卓拄杖云。轉也轉也。遂下座。淨慈林嗣

已上二人

湖州弁山白蓮南極懶雲智安禪師。嘉興沈氏子。示衆。

萬法歸一無孔鐵鎚當面擲一歸何處抹過西天弃此土青州布衫重七斤寒巖古木璚華春仁者勤懇問端的孃生鼻孔從來直倘然言下解知歸九九方明八十一海門則嗣

處州福林白雲智度禪師郡之麗水人族吳氏聞無見覩和尚說法華頂往叩之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覩曰待娑羅峰點頭卻與你道師擬進語覩便喝師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覩曰我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此非殘羹餿飯而何覩領之遂服勤數載辭去日覩囑曰昔南嶽受太鑑記莂

後得馬祖授以心法。針芥相契。不在多言。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眞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爲報佛深恩耳。洪武己酉。詔徵天下高僧。建法會於蔣山。師應詔。後還至杭。杭人奉居虎跑。秋趨華頂。明年春示微疾。仍回福林。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齒牙數珠皆不壞。建塔瘞於院西。華頂睹嗣

明州天童元明原良禪師。寧海周氏子。掃洞宗宏智禪師塔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師非宿備六度萬行之願輪。則曷由樹大法

於古今。壽昌源嗣

杭州徑山呆庵敬中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參了堂於天寧。堂問何來。師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師曰。正爲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摵勢。堂曰。敢來者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便掌。從此悟入。初出世撫州北禪。後遷雲居徑山。洪武初。師應詔說法稱旨。後銜命祀廬山禮成。　上堂。老僧開荒時於法堂基上。掘得一箇鉏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

急不如颺向攛掇堆裏。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便鞭起鐵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　冬至上堂。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吃果子次。問曰。有一物明如日。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麽處。座曰。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侍者掇退果桌。師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是徑山。見他道過在甚麽處。便與掀翻果桌。亦使洞山知有宗門向上爪牙。今日兒孫不致寂寥。雖然。也須腳踏實地始得。拈拄杖。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卓拄杖下座。浴佛日上堂。舉藥山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乃問

曰。汝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休去。師曰。藥山能縱不能奪。布衲能奪不能縱。總未具超宗眼在。黃龍南禪師曰。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早是錯下名言。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今日殿中普請浴佛者箇那箇不得動著。杓柄到手。更莫顢頇。擊拂子。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路轉溪迴空院靜。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大平時代自由身。曰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曰。無毛鷂子貼天飛。　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

如何師曰達道者方知曰和尚何得干戈相待師曰捉賊不如嚇賊曰明眼人瞞他一點不得師曰情知你不是好心　師鏟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師舉起鋤頭曰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鋤頭曰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　僧問騎虎頭收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曰渠儂得自由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旨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

示衆夫爲宗師者不得已垂示一言半句無非爲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譬如善舞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訓學徒記持文字崇飾語言誇耀後

來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之路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墜地良可痛傷汝輩行脚各須帶眼莫教墮他網中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納山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者裏須辨緇素始得珍重永樂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不動軒闍維煙燄所至舍利如貫珠塔於凌霄之陽天童一嗣

溫州江心覺初慧恩禪師久依孚中信分座說法凡見人參叩便高聲示之曰休去歇去有再問則以棒趁出天界信嗣

慈谿定水見心來復禪師。南昌豐城人。姓王氏。謁南楚於雙徑。久之乃得證入。命掌內記。無何避兵會稽。遂住慈谿定水。示眾。舉文殊維摩。各說不二法門。頌曰。妙喜文中問疾過。機先勘破老維摩。剎塵常說虛空聽。一默相酬早是多。文殊令善財採藥。頌曰。是藥拈來會得麼。神方不必問耆婆。若言殺活全工巧。大地羣生病轉多。百丈侍馬祖遊山。野鴨子飛過。頌曰。野鴨羣飛過去忙。馬師見處只尋常。直饒扭得鼻頭破。也是喪車後藥囊。洪武元年以高僧徵召至京。賜食內庭。慰勞優渥。適建鍾山大會。勑師陞座

說法復命蜀王椿從師問道師答蜀王問參禪法要曰禪宗正脈以心傳心單提徑示直接上根不涉言詮不存知解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見即便見了即便了得即求得一聞千悟獲大總持用而無盡體不可窮若乃展轉思量取捨分別悉屬邪禪邪道非菩提智生死到來總用不著是則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良由自證匪假他求昔閩王請羅山閑禪師開堂閑陞座方收斂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閑手曰靈山一會何異今日看他羅山作家不假言說而閩王天鑒自出常情後來洞山聰曰羅山忍俊不

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此古人直捷指示處。宗眼明白。與衆不同。貧僧恁麼忉怛。早是畫蛇添足。冒瀆睿聰。然蒙賜問。不容緘默。冀國政之暇。少加垂覽。

復答晉王問禪要曰。殿下以菩薩應身。乘願再來。弘護佛法。善世利生。於統理國務之暇。常切究竟佛祖一大事因緣。此實不忘本願故也。但於日用放捨諸緣。休息萬念。念起即覺。常覺不昧。行住坐臥。飲食起居。應事接物。看得力不得力。勿隨事物轉。涉他機境。蓋世間萬事萬理。皆出於心。心若了時。無法不了。所以曰。心生則種種

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知心無自性。緣起卽空。不用多工。最爲省要。法華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經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先德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體。此乃佛祖直指示人處。若日用工夫。目前事物。莫管他是善是惡。是逆是順。是淨是穢。譬如寶鑑當臺。洞照妍醜。物來卽應。物去不留。不要起一念分別揀擇。心亦不要問他靜時鬧時苦時樂時。儘與盡力眞實做去。若到無理會處。卻是好消息。便與一時放下。忽然知解兩忘。人法雙泯。卽是大休歇大自在大安

樂時節也。昔有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所。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尊者卽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此便是究明自性底榜樣。殿下徧具般若種智。必能照了。奚俟鄙言。　師年七十餘。因坐胡黨被逮。臨刑時怡然自適。所著有蒲庵集行世。徑山悅嗣

見心復　無旨授

杭州淨慈休庵無旨可授禪師。台之臨海李氏子。參普覺於靈隱。問答之頃。疑情頓釋。住中竺。將辭。淨慈諸勳舊爭迎。屢卻不聽。強居二載。撾鼓告退。一日示疾。召左右曰。吾逝矣。左右進觚翰。師麾去曰。吾宗本無言說。泊然而寂。火浴。齒牙貫珠不壞。設利光瑩。色如金晶。其徒斂諸不壞并遺骼。歸龍華塔而藏焉。靈隱

明
嗣明

杭州曾明立中成禪師。郡之錢塘人。姓孫氏。年十三。投慈光若山出家。首謁祖芳聯禪師。一日室中舉臘月火燒山話。師呈頌曰。白雲迷卻舊行蹤。臘月燒山火

正紅。忽地慈風來扇發。冷冰冰處暖烘烘。聯器之後。於北郭建普明寺。以接方來。　正統辛未六月十三日。上堂說偈曰。今年八十一。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著後年事。後年記著今年日。至癸酉。如期坐化。壽八十三。茶毗舍利無算。建塔於普明。祖芳聯嗣

杭州淨慈照庵宗靜禪師。郡之高氏子。自幼薙落本山。適祖芳聯領院事。師依之。久乃得旨。旋典藏鑰。　永樂中應選。出主護國。尋遷雪竇。後淨慈虛席。舉師補之。朝廷頒賜大藏。師詣闕謝恩。止於彌陀寺。示微疾。謂左右曰。吾緣止矣。沐浴更衣。危坐而寂。塔於藕華

之祖巨。有三會語錄。祖芳聯嗣已上二人

溫州瑞安護龍太初啟原禪師。日本國人。姓源氏。九歲入建長寺出家。十八請告南詢。歷三年。抵福州時。吳元之丙午二月進京。貢上表物。受齋襯畢。勅見季潭泐公。指令徧參。後謁烏石愚禪師。一日愚上堂曰。雪覆千山。因甚麼孤峰不白。師示眾曰。雷聲隱隱。雨點全無。峰曰。草庵上蓋琉璃瓦。石室中藏瑪瑙瓶。師曰。大蟲騎卻南山虎。愚曰。虎生七子。阿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愚曰。且放汝三十棒。由是許師入室。後結茅廬阜。復移石龍。出世廣度。遷羅陽三峰。再遷護

龍。嘗垂三關語。舜若多神。因甚麽向平地上拖泥帶水。金翅鳥王劈海取龍吞。因甚麽被泥鰍吞卻。三世諸佛說不得。因甚麽狸奴白牯念摩訶。一日集眾說偈曰。生也鐵面皮。死也鐵面皮。一擊百雜碎。白日繞圜。擲筆坐逝。烏石愚嗣

金陵靈谷非幻無涯永禪師。衡之西安人。年十二。投烏石傑峰愚和尚出家。愚問何處來。師應聲曰。虛空無向背。愚指鐘示師。師信口成頌曰。百鍊爐中滾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觸著洪音徧九垓。愚奇之。旋爲祝髮。居下版服勤。積久疑滯盡釋。得

無礙辯。愚爲印可。永樂間擢爲僧錄右闡教。勅住靈谷。會朝廷建大齋壇。禮官董事甚嚴。師若不經意者。左右恠問之。師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無暇他及。沐浴更衣。趺坐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者回撒手歸空去。雪霽雲消月正圓。投筆而逝。上聞。遣中官致祭。荼毗舍利徧布。烏石愚嗣已上二人

曹洞宗

西京萬壽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師五齡解語。日了千言。九歲入學。一目十行。遭亂喪家。道逢老僧。令師出家。曰。汝能誦得法華經。則一生事畢。師曰。

佛法止此乎。莫更有向上消息否。老僧異之。遂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曰。此子龍象種也。得奉巾瓶。他日必成大器。林欣納之。乃爲祝髮受具。遂與雙溪廣公同參者七年。次參萬松秀禪師。一見便許入室。問子從何得箇消息。便恁麼來。師曰。老老大大。向學人納敗闕作麼。秀曰。老僧過在何處。師曰。學人且禮拜。暫爲和尚蓋覆卻。秀大喜。遂爲印可。法音瀠曰且道蓋覆箇什麼咄千年田八百主 從此親炙十年。值壬辰之變。祖刹荒蕪。朝命以師補之。尋承萬松海雲。重以尺牘相招。遂應朝命。世祖潛邸。命師作資戒會。 憲宗詔詣帳殿。奏對稱

旨。俾總領釋教。　世祖即祚。因論辨僞經。馳驛以聞。火其書。賜光宗正法之號。命師故里刱建精舍。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衆。時萬壽祖席乏人。衆請師主之。師姿穎悟。三閱藏教而成誦。誘掖後學無勌色。通羣書。善翰墨吟咏。其上堂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門人請梓之。師聞而叱之曰。此吾一時游戲所發。安可以形跡爲哉。既老勌於接納。歸棲嵩陽。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乳峰點頭。即向汝道。龍唐杜云有問如何是西來意即向他道直待乳峰點頭亦不向汝道　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踪。三宜盂公一字入公

門九牛拔不出

問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官不容針。曰一花五葉時如何。曰私通車馬。曰恁麼新豐一曲。因師唱出也。師曰。誰買黃金鑄子期。　至元乙亥秋示微疾書偈告終。塔於寺之西隅。報恩秀嗣

燕京報恩林泉從倫禪師。參萬松見阿那律得聞天眼因緣。忽有省曰。設使五眼俱瞎。又能開我向上眼矣。因舉似萬松。秀問如何是向上眼。師曰。瞎。秀曰。眞箇瞎。師復曰。瞎瞎。秀頷之。初住萬壽上堂。禪禪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玄淵。超今返古。絶後光先。但能忘影迹。何必守蹄筌。直指人心見性。須憑祖意通玄。九

年面壁眞消息。端的其中有祕傳。　元世祖至元九年。詔入內殿。從容問辨。薄暮將退。帝曰。在先有問。皆言無說。今何卻有說耶。師曰。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帝曰。何故理無言說。師曰。理與神會。如人食蜜。中邊皆甜。若問蜜之色相。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　示眾。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涼飈。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氣節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吞吐者麼。　僧問。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會。既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啼花落碧巖前。　示眾。若論此事。如丹鳳沖霄。不留其

跡。良由性空寥廓。慧日精明。照五蘊之皆空。使萬緣之俱泯。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窬。密室不通風。玄門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明通宇宙。那拘西竺與曹溪。

示衆。妙用縱橫。智體不動。子雖依倚父。全不知撤乾蓋而本自無心。踞坤輿而端然有力。此亦寂而不動。感而遂通之朕兆也。於此半遮半露。似晦似明。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孰能於是了別心佛之根莖枝葉者耶。雖倚蒲危坐。虛室生白。心月孤圓。秋天獨迴。猶須轉身不居一色。直得雁迴北塞。聲噎南樓。木女

初聞石人遙聽祇知日午是三更那信天明方半夜何也月滿猶虧半烏沈始是圓　示衆黃河九曲誰能直下承當白浪千尋孰解其間薦得透與不透儘自瀾翻將心用心休教蹉過直須知有雲外立千峯不可言無巖前分萬壑靈松帶露怪柏欺霜傲四時而莫可彫零超萬象而敢爲主宰憑何道理便乃如斯天得一淸地得一寧衲僧得一鼻直眼橫怕汝不信試摸索看　示衆語忌十成正雖正而不應居正機貴回互偏雖偏而莫滯於偏所以道澄源湛水尙棹孤舟古佛道場猶乘車子爭肯敎伊向死水裏作

活計。到此地面。活潑潑。轉轆轆。方有少分相應。雖則水澄月滿。一念萬年。正是道人可愁慮處。何也。有德非爲德。無功始是功。直得妙盡無依。功成不處。萬類千般。莫能收管。有時橫身劫外。有時垂手鄽中。正去偏來。無非兼帶。這邊那畔。不滯有無。祇此建化玄門。便是抄直要路。若也於斯灑灑落落。了了明明。不枉向不響山中。善通音耗。未萌枝上。能辨春秋。咦。還達此意麼。若解無中能唱出。方知元不在宮商。　至元辛巳。十月二十日。奉旨就大都憫忠寺。焚燒道藏僞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師下火。師陞座。以火炬

打一圓相曰。諸仁者。祇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人口保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煙滅盡。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報恩秀嗣

吾捨從寬禪師。臨終。問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爲何如。隨整襟坐脫。報恩秀嗣

上都華嚴全一至溫禪師。邢州郝氏子。幼聰慧異常兒。六歲祝髮。參萬松秀和尚。秀命爲侍者。凡秀偈頌法語。一聞輒了。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機鋒不可犯。太保文貞公劉秉忠。薦師有經世才。世祖召見。與

語大悅留內庭三載多有贊益將授以官堅辭還山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　至元丁卯五月示疾右脇而逝異香三日茶毗舍利無數報恩秀嗣

丞相耶律楚材居士遼人也別號湛然居士因金滅遼公歸金改稱移剌時京師禪伯甚多公獨重聖安澄和尚常訪以祖道屢舉古尊宿語錄中所得叩之澄間有許可公自以爲得及遭憂患求道愈亟遂再以前所得訪澄澄爲大翻前案不然所見公甚惑焉問其故澄從容謂公曰昔公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諦信佛書惟搜摘語錄以資譚柄故予不敢苦加鉗錘耳

今揣公心果爲本分事予豈得不爲苦口然予老矣有萬松老人者宗說精通宗門大匠公能見之自當了公大事公唯唯往謁萬松甚有契合杜絶人跡苦心力究者三年乃獲印證先是元世祖將西征有司奏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有膂力者爲部兵扈從西征公言於上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鵰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雖死不犯用之從兵豈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旨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從王師也帝從之

報恩秀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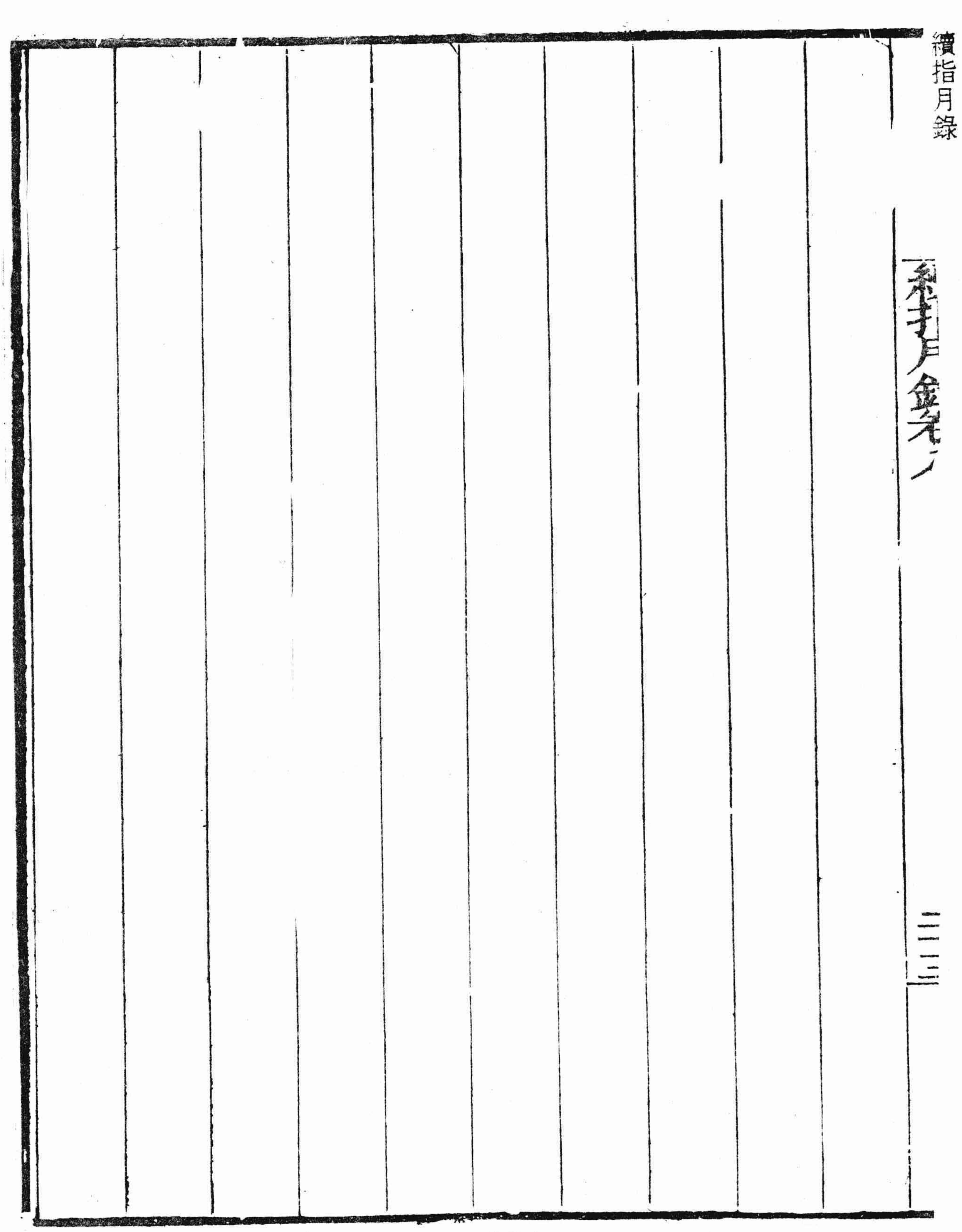
屏山李純甫居士。初恃文譽。好排釋老。偶遇萬松秀和尚於邢臺。一言之下。遂獲契證。乃盡翻內典。徧究禪宗。注金剛楞嚴等經。序輔敎原敎等論。嘗著少室面壁庵記略曰。達磨大師西來。孤唱敎外別傳之旨。豈吾佛敎外。復有所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眞傳敎者。非別傳也。自師之至。其子孫徧天下。漸於義學沙門。以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勝數。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峰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穎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

得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於寂滅。不死於虛無。不縛於形器。相爲表裏。如符券然。雖狂夫愚婦。可以立悟於便旋顧盻之間。如分餘燈。以燭冥室。顧不快哉。士著述甚多。開發後學。大有功於宗乘。臨終無疾。趺坐合掌面西而逝報恩秀嗣己上六人

順德天寧弘明虛照禪師。遼州申氏子。參仙巖。因默坐聞磬聲。豁然有省。乃振錫燕之歸義。值太保劉文正公向道有契。付囑畢。乃沐浴更衣。索筆書偈云。四大無常。名爲幻身。擺手便行。入無生滅。汝當善自珍重。趺坐而逝。荼毗得舍利百顆。劉文正公入奏。塔舍利

於天寧。嗣法門人子顏子淇等。二十有八人。皆堅苦特立之士。洞上一宗。斯爲盛焉。仙巖德嗣

續指月錄卷八



續指月錄卷九

六祖下二十五世

臨濟宗

蘇州鄧尉萬峰時蔚禪師。溫州樂淸金氏子。襁褓中見僧輒微笑合掌。年十三。從演慶昇法師受業。便知向上宗乘。至杭受具戒。參虎跑止巖。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遂往明州達蓬山佛跡寺側卓庵。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舉溈山踢倒淨瓶公案。驀地觸發。說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卻半年。當下若還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聞伏龍千巖長禪師直造

丈室。長曰。將甚麼來與老僧相見。師竪起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長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長曰。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出。明日普請砍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尚酬價。長曰。不値半文錢。師曰。瞎。長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卽呈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値三千與大千。却被旁觀人決破。誰知不値半文錢。長謂左右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 一日長陞座。舉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便出。遂卓庵於蘭溪之嵩山。

凡九載。長嘗寄偈曰。鬱鬱黃華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峯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三爲手書招之。愛重彌至。旋付以法衣頂相。 上堂。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四面好山擎日月。一湖秋水浸青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仙描不就。終不與君傳。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眉毛眼上橫。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錯認定盤星。石車乘拈曰此僧乘虛接響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開堂拈香畢。乃曰。千聖難明不了因。遞代相傳古到今。今日嵩山重舉似。鐵樹華開別是春。向無影樹下打眠。宏開飯店。於虛空背上經行。大闡宗乘。

塵塵刹刹全彰。物物頭頭合徹。斷送衲子命根。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直得淨名杜口。共贊昇平。巖頭密啟。咸宣至化。正與麼時。祝聖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一片定光輝宇宙。直教萬國奉君恩。　上堂。舒兩手曰。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裏入。復握拳曰。閉卻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歛僧伽黎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尚如是說。嵩山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嵩山門下。令不虛行。　上堂。月頭是初

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覔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道出萬事畢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蒿山與諸人露箇消息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解制上堂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解開布袋口衲僧得自由脚頭脚底風雲起撒土揚沙輥入流遍塞虛空無影像啼鶯元在柳梢頭畢竟作麽生取用喝

示衆舉古德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淨法身堪笑古人猶在聲色裏作活計要見淸淨法身太遠在既不在聲色裏畢竟在甚麽處會麽良久云須知更在靑山外

中夏示衆云達磨的

的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且道性作麼生。一喝。於此直下死團百雜碎。便見青青翠竹。顯眞如。柳綠花紅明皎潔。風生虎嘯石龍吟。燕語鶯啼。爲汝決。衲僧家。活潑潑。滿懷撒出夜明珠。獻寶波斯難辨別。放倒和衣打覺眠。一任天崩與地裂。其或未然。參。

示衆大凡參禪做工夫者。不得安然靜坐。忘形死心。澄空守寂。昏沉散亂。須是抖擻精神。猛著精彩。急下手腳。剔起眉毛。咬定牙關。提起話頭。立地要知分曉。不得。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便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上。大起疑情。疑箇一歸何處。卽將此一則公案。盡平

生氣力。提在手中。如一柄鐵掃帚相似。佛來也掃。魔來也掃。邪來也掃。正來也掃。是也掃。非也掃。有也掃。無也掃。掃來掃去。掃到無下手處。無著力處。正好著力。無掃蕩處。正好掃蕩。忽然掃破虛空。突出一箇苕帚柄來。因元來卻在這裏。在這裏。依前卽是箇張上座。一翻翻轉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盡是自家珍寶。草木砂礫。盡是自己法身。到這裏說甚麼一歸。何處。只這一柄鐵掃帚。亦乃和身放下。坐斷常寂光。超出無生界。喚作無爲無事人也。若是打不徹。透不過。切莫忽忽草草道。我會禪會道。不用參疑。我問你臘月三

十日到來。從前會得底道禪。用得著麽。所以參須實參。悟須實悟。不可弄虛頭。認光影。不求正悟。須向遮裏將本參公案。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併作一箇疑團。頓在眉毛眼睫上。看定通身是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靜也如是參。動也如是參。參來參去。通身是箇話頭。物我俱忘。心識路絶。澄澄湛湛。寂靜無爲。驀然疑團子爆地一聲。直得須彌粉碎。大地平沈。迸出一輪杲日。照耀山川。遮藏不得。那時卻來嵩山門下喫痛棒。　警策云。大凡參學做工夫者。先將平日所知所見。人我利名盡

情掃卻。然後將本參話頭。頓在目前。行住坐臥時也參。著衣喫飯時也參。屙屎送尿時也參。靜鬧閒忙時也參。喜怒哀樂時也參。但於十二時中心心無間。念念相續。不忘這箇話頭。須是大起疑情。大疑即大悟不疑即不悟。悟即悟自本心。明即明自本性。古人云。佛見法見是二種鐵圍山。若有所見。盡成其障。所以證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此事不論根性利鈍。只要信得及。行得切。時節到來。忽然觸著磕著。洞明大事。祖師云。我本求心不求佛。法界元來無一物。佛者

覺也。如何是覺。因呵呵。方知此語。實無妄也。且道笑箇什麽。經云。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然雖如是。須經大善知識。爐鞲煅煉將來。方可續佛慧命。謹參謹參。西來直指。正單傳。自念參疑。意廓然。今古上乘無別法。盡皆心悟未生前。後遊姑蘇鄧尉。喜其山水盤結。遂駐錫焉。未幾四衆咸集。成大伽藍。名曰聖恩。洪武十四年辛酉正月二十九日。忽集衆曰。老僧時節至矣。卽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泊然而寂。門人奉全身瘞於山之西岡。千巖長嗣

杭州天龍水庵無用守貴禪師。婺之甄氏子。十八歲往投里之康侯山芰染。後游浙西。適千巖長禪師居龍華。師叩之。默有所契。復謁中峰本和尚。羣疑頓釋。旋退居嘉禾。一日忽索筆書偈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逝。築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岡。師生平不畜長物。寒暑一衲。律身甚嚴。嘗墮一齒。弟子輩藏之函櫝中。生舍利五色。千巖長嗣

華亭松隱唯庵德然禪師。里之張氏子。祝髮受具。徧叩諸方。未有所契。後於千巖會中聞上堂語。豁然悟入。

嘗參石屋珙。謂師曰。子緣當在華亭。因書松隱二字授之。師遵懸記。歸里築室於郭匯之陽。遂名松隱。足不踰閫者三載。嘗刺血書華嚴。有天華滿庭之異。感居民爲建寶坊。洎千巖遷化。衆請師繼席。　上堂。僧問。遠離松水。來據龍峰。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家風事若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斧頭是鐵作。曰恁麼則龍門無宿客也。師曰。早已點頟。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曰。你道老僧眉毛有幾莖。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曰。蹉

過不少。曰承師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曰。那裏得者消息來。曰賣金須遇買金人。師便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瞖。又作麼生。師曰。好向繡湖湖上看。月明夜夜散金波。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僧曰。大眾證明。學人禮拜。師乃曰。山僧數年。搓得一條龜毛索子。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卻了也。且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道。我逢人

則出。出則不爲人。師曰。者兩箇老漢同門出入。徧世冤家。一人向孤峰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點檢將來。二俱滲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新龍峰與麼提持。是賞渠是罰渠。驀拈拄杖卓一卓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有來由。無途轍。六月炎炎撒冰雪。文殊無處著渾身。普賢特地呈醜拙。是眞說非眞說。若無閒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卓拄杖。　謝藏主維那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衲僧。一任來去。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花。千葩競

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神夜半看鮫珠眼光挂在扶桑國喝一喝。　結制上堂煖氣相接正在斯時深深冷灰裏撥著星兒之火向死柴頭上發機燎起亘天烈燄燒卻舜若多神面皮敢問諸人作麼生回避擲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是初一龍象如稻麻有事與無事歸堂去喫茶。　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衆作麼生說箇見性成佛底道理良久幸是無瘡勿傷之也。　結制上堂蠟人爲驗始於今日九十日中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

恁麽。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卽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衆。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看取定南鍼。歲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亨。驀拈拄杖曰。拄杖子。昨夜抽條。今朝吐蘂。華開五葉。香徧大千。且道還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卓拄杖一下。喝一喝。臘八上堂。明星一見出山來。剛道娘生兩眼開。不是髑髏乾得淨。爭知春色上桃腮。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脚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示衆。佛是衆生界中了事漢。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人。若欲決了此

事。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折旋俯仰。與人酬應處。看是什麽道理。忽爾妄想滅。知見忘。突出自家一段光明。洞徹十虛。無絲毫隔礙。始知佛與衆生。本性平等。一身清淨。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無一塵不是眞如境界。無一刹不是解脫道場。所以永嘉大師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斯言豈欺我哉。　示醫士話頭一則。耆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二途開口笑。不勞鍼砭起膏肓。　化燈油。劫初一點光明種。猛裂工夫撥出來。瀉入碧瑠璃裏去。三千諸佛笑

顏開。坐禪銘。參禪的的非細事。貴在當人發眞志。眞志不發願不堅。決定茫茫墮生死。古德垂慈何太切。敎人參禪要直截。話頭一則重千鈞。盡力提持須猛裂。進前退後知幾囘。恰似洪爐煉生鐵。洪爐煉鐵眞箇難。竭盡精神豈容歇。驀然一撥火星飛。面門迸破通身熱。鉗鎚妙密始見眞。手兮眼兮用處親。就中煉出吹毛利。干將鏌鋣爭比倫。耿耿寒光耀空碧。在在處處興家國。外道天魔盡喪魂。鐵額銅頭俱失色。古今庫藏無此珍。天上人間何處覓。殷勤爲報參玄人。趁此後生須努力。千巖長嗣

婺州清隱蘭室德馨禪師。義烏方氏子。年二十四。投伏龍祝髮。執侍數載。復力抵諸方。久之歸覲。會千巖遷化。乃結茅城西。榜曰清隱。後聖壽虛席。四衆請師主之。蘇平仲嘗過訪。師寒溫之外。不措一辭。蘇曰。千巖老師見客。口如懸河。娓娓不倦。師今默然。何也。師曰。道無隱顯。焉有默然。昔吾先師。未嘗不言。然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然而未嘗不言也。蘇乃擊節稱賞。洪武壬子十一月十四日。示微疾。集衆訣別。端坐而逝。留龕七日。顏色如生。茶毗。五色舍利無數。千巖長嗣

金華華山明叟昌庵主。本郡浦江人。縛茅於里之華山。

往謁千巖。示以入道旨要。旋歸晝夜孳孳不怠。洪武丙辰十月三日。忽辭衆。說偈曰。生本無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語畢。端坐而逝。（千巖長嗣已上五人）

京口金山慈舟濟禪師。西竺作禮曰。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尚決斷。師曰。贓在甚麼處。竺一拍案一下。師往復徵詰。復曰。諸佛不說。列祖不傳。除卻搖唇鼓舌。瞋目揚眉。還我到家一句來。竺默然。師曰。去聖時遙。尚有此子。善自護持。（古梅友嗣）

一峰寧禪師。西竺呈見解。師爲勘驗。示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師子金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

箭九 回空。古梅友。嗣已上二人

杭州正傳院祖庭空谷景隆禪師。姑蘇洞庭黿山陳氏子。初見嬾雲。開示法要。後於虎丘禮石庵祝髮。會庵遷靈隱。師相隨七載。因往天目禮高峯祖塔。憩錫歲餘。忽有省入。徑造嬾雲。安求證。安爲助喜。後住碧巖。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此問最親切。曰覿露堂堂時如何。師曰。途路未爲眞。曰南人如問雪。我道是楊花。師曰。喚鐘作甕。又爭得。晚年於西湖修吉山下地。爲生壙。築室以居。名曰正傳塔院。復自製塔銘。其略曰。嗚呼。死生一夢。骨塔奚爲。葢表佛

法流芳。靈蹤不斷。卽幻明眞。以致佛祖命脈。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窣堵崚嶒。峰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岩。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爲身。虛空爲口。萬象爲舌。晝夜說法。未嘗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忽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覿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青師嗣大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卽南

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上泝天眞。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興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詣實爲主。銘曰。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墜。恆無已時。佛祖垂應。爲導爲師。徧膺爲幸。値師化儀。不善弘道。隨力所宜。卒於武林骨窆之山崖。窣堵莫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爲無爲。成住壞空。斯道坦夷。　師所著有空谷集尚直尚理編行世。弁山安嗣

金陵天界古拙俊禪師。姑蘇之吳江人。祝髮受具。首謁石屋珙。次見三衢嬾牧得禪定工夫。復往叩古梅於

高仰禮拜起。卽依實供通。打趁出。如是三度被打。遂結伴歸里。立限壁觀九年。每三年。撚一指。歷燃三指。一日忽然瞥地。乃往參福林法戰相契。遂留首眾。時年二十八矣。眾推主席。師遁跡而去。留偈曰。半載相依唱祖機。幾番談道奉嚴威。出山便說歸時路。又是重添眼上眉。韜光巖壑。三十餘年。有平生最愛隈岩谷。三十年來懶送迎之句。　洪武間。奉旨剃度千僧至繁昌。眾請東廬山開堂。普說示眾。禪之一字。亦是強名。云何曰參。在信而已。擬議卽乖。開口卽錯。若是發心不眞。志不猛利。者邊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

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佛法無靈驗卻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臭糟甕相似是者般野狐精直饒到彌勒下生有甚交涉眞正道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祖關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祖做箇樣子趙州老人四十餘年不雜用心爲甚麼事長慶稜公坐破蒲團七箇爲甚麼事香林老師四十年方成一片爲甚麼事乃至歷代眞寶履踐剋苦用心爲甚麼事山僧今日喃喃地引古驗今爲甚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悟親證的樣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

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願之後。截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爲侶。向長連牀上。七尺單前。高挂鉢囊。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下手脚。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汝賺。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永樂丁亥。復奉旨延師於天界寺。終老焉。福林度嗣

曹洞宗

西京少室靈隱文泰禪師。太原汾州陽城魏氏子。禮本鄉智禪師。薙染受業。精修僧事。服勤有年。辭師遊學。獨邁太行。經入東魯。初習教乘於演三藏德律師法

席。麤領大義。次扣禪關。廣參知識。始參濟下宗師。依雲峰恆和尚。參請累年。親蒙授記。仍付衣頌。次參曹洞宗師。後造太原深和尚丈室。復蒙印證。後詣燕京大萬壽寺。參雪庭和尚。庭問當機一句。試拈出看。師擬開口。庭曰。家產被人籍沒了也。還在這裏叫屈。師撫掌曰。誰奈我何。庭曰。這風顛漢。曰仁義道中。且與一拜。於是侍錫十載。受囑開堂少林祖剎。雪庭之門時稱二泰一肅師乃首推也 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敎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麽處。卓拄杖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愚菴盂云

只如靈隱還拈得出麼若拈得出何不略借一觀若拈不出河沙妙德向何處去也隔牆恩怨如何說獨抱琵琶月下彈　龍唐桂云大小靈隱將奇珍異寶撒出當陽供養諸人了也拈拄杖云看看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僧參提坐具欲展拜師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曰本欲禮拜被和尚撑住拜不下時如何師曰撑汝飯袋子到骨出有甚麼用曰也須將錯就錯禮拜去也師曰當得甚麼椀僧無語師曰有頭無尾漢

元世祖至元己丑正月示微疾謂門人曰古人坐脫立化卽不無於衲僧分上皆餘事也言畢遂掩息右脇而逝少室裕嗣

太原報恩中林智泰禪師汾陽魚城溫氏子剃髮於華

嚴耑事經律一日喟然歎曰大丈夫當體究大事焉能區區於此耶時雪庭主萬壽師往依數載一日論執事以語觸庭庭曰有頭無尾東西有甚交涉師愈出語不遜庭曰不但無尾師生平疑礙一時冰釋遂受囑累溫研久之乃奉詔宣任報恩　僧問如何是萬里無寸草處師曰不是闍黎踐履之境如何是出門便是草師曰纔動即乖曰如何是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住著即錯曰如何得不涉動靜去師曰徧界絕紅塵通身無影像　一日示疾集衆曰吾緣止於此日汝等善自護持當惜寸陰勿令虛度聞者

咸相感泣。乃書偈。怡然而逝。少室裕嗣

泰安靈巖足庵淨肅禪師。保定永平張氏子。究心二十餘年。參請知識十餘輩。皆不明了。最後依雪庭淘汰有年。付以衣偈。　初主萬壽。次少室靈巖。後退席香山。上堂。白露橫江。黃花滿圃。砧聲敲夜月。蛩語泣秋風。蟬聯岸邊之樹。葉辭檻外之柯。色色現海印三昧。聲聲轉根本法輪。諸仁者。若能於斯會得。則如面對鏡。眉目分明。方可喚作半箇衲僧。猶有俗氣在。若能打破鏡來。便好與你相見。祇如相見後。又作麼生。更有三十棒。且待別時來。　僧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胡漢不來時如何。師曰。桃花歲歲皆相似。人貌年年大不同。曰此意如何。師曰。不因你來問。山中太寂寥。且喫一頓了去。便打。　一日集衆告辭右脇而逝。中林泰禪師爲之銘曰。撩天鼻孔。點地脚跟。心明眼正。行古顏溫。其事愈大。其志愈敦。諸方老宿。徧叩其門。受雪庭嗣。爲萬松孫。機輪迅速。電掣雷奔。高標覺樹。密固靈根。慧燈朗耀。銷鑠羣昏。全機大用。搖蕩乾坤。掀翻渤澥。踢倒崑崙。三世諸佛。一口渾吞。二邊不滯。中道寧論。三居大刹。四衆咸尊。去來絕朕。動靜亡痕。虛空爛壞。斯道常存。

少室裕嗣　足庵肅　北寺印

林北寺覺印禪師。上堂良久曰。會麼。若道我有說。須無卻我舌。若道我無說。須有卻我舌。金剛推倒一堆泥。踏著秤鎚不是鐵。且道是有說無說。良久云。等閒失卻手中橈。只為貪觀天上月。　僧參。師問會見我雪庭老師麼。曰不曾見。師曰瞎漢亂走作麼。曰也知和尚有此一機。師曰拾馬糞當飯喫。有甚好腸胃。出去。少室裕嗣

成都昭覺仲慶禪師。上堂良久云。喫鹽添得渴。便下座。僧攔問。喫鹽添得渴時如何。師曰。吠影狗子無屎喫。少室裕嗣

安平守讓禪師示衆殺人刀活人劍是上古風規我者裏不費纖毫用得恰好且道此箇把柄從何處得來嵩山千丈雪熊耳一輪月少室裕嗣

并州太子久善禪師上堂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云大龍恁麼道山僧則不然若有箇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向他道山花瞎人眼澗水毒人耳寉不戀幽巢龍不藏死水少室裕嗣

京兆華嚴覺印禪師上堂古人皆稱我是達磨兒孫卻道神光依位而立是得髓只這些子便是做臭皮鞋

底塵垢也做不得何故迷逢者少負恩者多。少室裕嗣

韶州廣嚴法興禪師。因同參印和尚過訪。師曰。許久不相見。眉毛作麼生。印曰。將謂老兄忘卻。師曰。彼中快活法。還可舉似故人麼。印曰。愁人莫對愁人說。師曰。恁麼則同條不共命也。印曰。笑倒寒山子。師曰。謝老兄光重。少室裕嗣

順德妙乘禪師。垂語曰。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說甚明中有暗。洞山老漢。被他語脈轉。說甚五位正偏。牽得後世子孫。落在這等葛藤裏。擺脫不去。僧問和尚何不斬此葛藤。別開一路。師曰。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少室裕嗣
已上十人

燕京鞍山月泉同新禪師。從鞍山堅公剃落。能以苦行事衆。忽一日聽慧頓發。與同行人敘所得。衆雜笑之。師憤甚。以偈書壁而去。偈曰。氣宇衝霄大丈夫。尋常溝瀆豈能拘。手提三尺吹毛劍。直取驪龍頷下珠。師謁清安方公。方問。欲窮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進前叉手立。方曰。爭奈腳跟不點地何。師拂袖便出。次參林泉倫公。遂承印記。尋受請靈巖。倫為引座。師一音纔唱。萬衆歡呼。能於言下得旨者甚衆。

示寂說偈曰。來無所從。去亦無方。驀豎拳云。且

道者箇。還有窒礙也無。放拳曰。撒手縱橫。雲天蒼蒼。瞑目而逝。林泉倫嗣

關中林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木人夜半打鞦韆。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韓僚怕見秦臺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童土偶笑哈哈。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忿怒那吒擘八臂。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拄杖風前還自靠。報恩秀下復庵照嗣後同

十方進禪師。僧問逢橋拆橋時如何。師曰。那討這般人。曰師意如何。師曰。從來好手不彰名。復庵照嗣

嵩山法王暉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境。師曰。五乳峰前

雪氣深。曰如何是法王人。師曰。嵩山頂上撩天鼻。曰人境交參時如何。師曰看取令行時。復庵照嗣

泰安州靈巖復禪師。示衆三十年後。大有人疑著。僧問如今便疑著時如何。師曰平地無因得喫交。復庵照嗣

護國圓禪師。僧問國如何護。師曰寰中天子勅。曰佛法何在。師曰。端坐受供養。復庵照嗣

崇孝普禪師見山門因雷雨。乃呵呵大笑曰。痛快平生在此日。奴兒婢子共殷勤。復庵照嗣

淨土里禪師。僧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莫作穢汙。曰如何是穢汙佛土。師曰。徒自分疏。曰師意如何。師曰。

鐵樹花開不識春。復庵照嗣

汝州寶應海禪師。一日病起。僧問日面佛。月面佛。意旨如何。師曰。山益高兮水益深。進曰。覓起處不得時如何。師曰。良醫拱手處。法身別有源。復庵照嗣 已上八人

順德天寧仲復子顏禪師。別號虛舟。寧津人。姓楊氏。禮天寧虛照禪師下髮。參悟得旨。名重廟廷。元世祖欲及之。師堅執不從。錫寶書開堂本寺。 僧參師退身便入。曰。外面有賊。僧禮三拜。師復顧曰。作賊人心虛參堂去。天寧照嗣

太保劉秉忠居士。瑞州人。字仲晦。初名侃。法號子聰。年

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沒刀筆吏耶。既棄去。隱武。安山。投天寧照禪師爲僧。力參有省。俾掌書記。元世祖征雲南。渡江攻鄂。每贊以不殺爲德。凡克城擒敵。全活無算。雖位極人臣。而猶齋居蔬食。不改舊服。一時通稱爲聰書記。　至元十一年八月。索筆書偈曰。吾不負世。世不負我。吾之於世。如水中月。如空中花。花沈月落。是箇甚麼。咄。擲筆趺坐而逝。

天寧照嗣

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九

續指月錄名方　集忠居士　二二

續指月錄卷十

六祖下二十六世

臨濟宗

蘇州鄧尉寶藏普持禪師。參萬峰蔚和尚。徹證大法。蔚付以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師子子。燈燈續燄古今傳。

僧慧昱參。具述悟由。師斥之曰。佛法如大海相似。轉入轉深。那裏泊在者裏。石車乘拈曰。寶藏禪師雖用惡辣鉗錘。祗是臭氣深重。若是金粟。待他眉毛動定。劈脊便棒。直使赤灑灑地。快活平生。

一日室中慧昱侍立。師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昱向前問訊。叉手而立。師呵曰。

汝在此許多時。猶作者般見解。昱遂發憤力參。至第二夜。驀然徹證。詣呈方丈。師視而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昱既受囑。師以偈送之住山。偈曰。見得分明不是禪。竿頭進步絕言詮。發揚祖道吾宗旨。更入山中二十年。萬峰蔚嗣

武昌九峰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人。族姓陳。年九歲。從本郡寶林無極緣公出家。剃染後。一字不識。執苦經年。又自覺大事未明。義學無益。往謁無聞。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遂入嵩山住靜。苦心研究。一日有省。述偈曰。數載東山昏霧濛。凭欄終日待晴空。夜來

忽起霜天月。萬象全彰一鏡中。由是奮志徧參。後抵姑蘇。見萬峰於鄧尉。頓於喝下領旨。蔚卽付以偈曰。五派傳來臨濟宗。入門一喝露全鋒。老婆心切能容易。試看泥蛇化作龍。 一日蔚舉牛過窗櫺公案令頌看。師曰。頭角崢嶸四足蹄。通身過隙月沈西。當機若解翻身去。哮吼一聲更不疑。蔚亦以偈證之。 後回寶林。道風遐著。繼住九峰。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賓天。楚王延聘諸山名衲。集於洪山。見師道容。驚異特留邸館。深談法奧。請叩彌篤。遂建刹。延師居之。

上堂。師問眾如何是達磨西來直指一句。眾無語。師

代曰。五乳峰前談少室。　洪武十七年。高皇帝欽師道範。召見便殿。賜坐。應對稱旨。禮遇優渥。欲留主京刹。師立辭。命中官送還九峰。　二十九年。高皇帝親製懷僧無念詩文一軸。并緘松實松花。復命中官齎送山中。諭慰諄切。勑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於皎月。定慧穩若巍山。暫來一見。此去常懷。懷之不已。茲特遣人就見。齎有松實松花之供。兼以詩文勞之。師亦以偈進曰。萬機之下。究眞玄。百草頭邊佛祖禪。毛孔偏含塵刹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同坐看雲横谷。行樂閒觀石涌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聖壽萬斯年。

中官同奏上大悅。永樂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集衆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年。踏翻華藏海。依舊水連天。泊然而逝。奉全身塔於師子巖。謚清福廣慧禪師。遣官致帛命詞臣撰塔銘。萬峰蔚嗣

果林首座。僧參次。師擲下蒲團。汝試道看。僧曰。只此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師曰。且道裂箇甚麼。僧擬議。師便打。萬峰蔚嗣 已上三人

建昌黃龍壽昌西竺本來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參一峰寧。切究己躬大事。一日頓覺身若虛空。心絕邊表。行住坐臥。不知是誰。忽聞人誦清淨

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豁然有省。作偈曰。幾年外走喪眞魂。今日相逢迥不倫。身伴金毛石獅子。回頭吞卻鐵崑崙。乃再參寧。寧垂語曰。僧堂有箇首座也無道。卻說有道。師曰。如何說。寧曰。空手把鋤頭。云云師曰。某甲卻曉得。寧曰。如何是佛。師曰。空手把鋤頭寧喝曰。此了事人話。你敢胡說。乃扭住曰。你祇令還悟得麼。師曰。天然之道。豈有悟乎。寧曰。且去。晚下普集。爲汝決斷。及晚衆集。寧厲聲曰。今老僧舉話如何。師曰。舉起甚分明。不與和尚道。寧喝曰。既分明。因甚不道。師曰。與和尚道了。寧乃痛打。師推倒寧。拂袖而

去。次日復見。寧曰。老僧棒下。有一步工夫。你若分曉佛祖也不柰你何。你好生諦當去。用心若不得此。從生至死。也祇恁麽。復示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獅子金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箭九回空。師遂往貴溪江東。卓庵以居。七年方得發明。時寧已示寂。乃往金山見慈舟濟。濟曰。聞你當初法嗣一峰。師曰。是喫他三十痛棒。文書久已到手。今日特來和尚處討箇印子。舟指甁花。俾作頌曰。當機棱破乾坤骨。撒髓漫空瑩絕瑕。驚得淨甁開口笑。常敷劫外四時花。濟曰。諸佛不說。諸祖不傳。除卻搖唇鼓舌。瞬目揚

眉。舉手動足。還我到家語來。師乃默然。濟曰。去聖時遙。賢聖隱伏。尚有此子。龍天為我大作證明。從此向去。眞實操持。還他末後得大受用。若是輕自暴殄。孤我付囑。龍天為我翦除。師拜起曰。謹遵嚴命。濟又曰。古人到這般田地。深入巖谷。保養聖胎。三十年不許開口。直得嘴邊生白醭。人天推出。不得已說一言半句。扶持末運。師乃珍重而去。　歸隱劍江壽聖。後寧王聞師道邁。遣使三請。師不赴。又呈偈問道。師答以進修之要。　永樂四年。住新城壽昌。上堂。天日高明暑漸隆。榴花噴火耀庭中。衲僧眼裏眞機露。無位眞

人覿面逢直下知端的擬議隔千重要達己躬事黃龍最上峰 上堂花燦爛日輪紅心法昭彰觸處通衲僧鼻孔尖頭下浩氣騰騰宇宙中眼空四海無家計祗這拄杖子在手裏要西便西要東便東卓拄杖下座 小參了了了一片長空光皎皎休休休雲自高飛水自流豁眼通身無向背十方沙界任遨遊後杉關福田寺廢請師重興工將畢一日焚香趺坐索筆書偈曰這箇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顛顛倒倒任隨流是聖是凡人不曉咄來來來去去去海湛澄空風淸月皎擲筆而逝門人奉全身於法堂仍塔爪髮

於壽昌西北之禪基嶺。金山濟嗣

東普無際明悟禪師。蜀之安岳通賢鎮莫氏子。年二十棄家。初未遇人。習坐禪入定工夫。後住樓山。訪清菩薩。請舉趙州無字話。師於當下有省。自此靠箇無字如一座須彌山相似。行住坐臥常在定中。一日坐次。忽然光明洞照。無一毫可得。占偈有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之句。參古拙俊和尚。禮拜次。俊謂侍者曰。者僧有福德相。拈拄杖靠椅坐。命師供說行腳。師爲直敘。俊曰。你且去。我不知你者樣工夫。一日復上方丈。俊震聲一喝。拈拄杖作打勢。師呈身就棒。俊曰。我

棒頭有眼。不打者般死漢。拽拄杖便出。師拱立不動。俊復還坐。鶱劉問曰。大地平沈。你在甚麽處。師曰。全露法王身。俊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速道速道。師曰。不道。俊曰。因甚不道。師曰。亙古亙今。俊曰。亙古亙今卽且置。你在西川。什麽物。恁麽來。師不語良久。俊曰。啞子得夢向誰說。 一日俊爲更號無際。師曰。恁麽則無際亦未在。天下老和尚。盡向者裏成道。歷代祖師。盡向者裏成佛。卽今有說佛說祖底。出來盡教遣出門去。不如某甲者裏齁齁打睡。俊笑曰。者漢此後不受人瞞去也。 師嘗有走馬燈偈曰。團團馳走不停

留。無箇明人指路頭。滅卻心中些子火。刀鎗人馬一齊休。　僧善堅參。自陳行脚工夫。做到理窮情盡。十方坐斷。凡聖不容。心同太玄。了無一法。卽如來淸淨覺地。是則和尚證明。不是求和尚開示。師云。那箇是如來淸淨覺地。僧近前叉手云。某甲自性。師云。我難與你證明。僧云。我是和尚道未是。和尚悞我。我未是和尚道是。亦爲和尚悞我。師云。何不別處去。僧云。天下有過我者。我不踏老和尚門戶。師云。子實我到家徒弟。僧正目不顧。師云。許你許你。僧亦不顧。師云。我道許你。更疑什麼。子亦如是。吾亦如是。僧近前。大展

三拜。師云。子將從前做工夫處舉似一徧。供養大眾。僧乃供說如上做工夫至見諦處。叉手默然。師云。子見諦如何與我不同。僧以兩手大展云。者箇非別。師云。者箇還著言句也無。僧云。實無一字。師云。只此無一字處。吾爲汝證明已竟。子可深山茆蓬下。飢餐渴飲。任意消遙。爲子安號古庭。庭乃禮別。師云。子別到甚處去。庭云。佛祖行不到處。師云。還許人來否。庭云。坦然無礙。師云。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庭云。黃檗。師云。子見黃檗麼。庭云。縱是黃檗也須擯出。師云。敢在我這裏說大話。庭云。正眼無私。師云。觀子之見

智過於師。今付汝袈裟拂子。珍重珍重。庭掩耳而出。

天界
俊嗣

杭州虎跑性天如皎禪師。四明周氏子。七歲患腸癰。醫剜生蟾蜍以治。師見惕然曰。物我皆命。柰何害之。奪而縱去。父母奇之。曰必佛種也。乃命出家。後謁古拙俊和尚。因推簾見月有省。乃曰元來恁麼。翌旦趨見俊。俊便震聲一喝。俊曰如貧得寶耶。師曰寶既不得得卽非寶。俊曰憑何如是。師趨前問訊。叉手而立。俊曰還我向上一句來。師便掩耳而出。復呈偈曰。午夜推簾月一彎。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覓。只麼

怡怡展笑顏俊爲助喜。　後住武林虎跑。臨終示衆曰。文章佛法空中色。名相身心柳上煙。惟有死生眞大事。殷勤了辦莫遷延。大衆。且道如何了辦。良久曰。吾今無暇爲君說。聽取松風澗水聲。語畢。怡然而逝。

天界俊嗣

已上二人

揚州素庵田居士。世爲江都名族。以弟子員屢試不第。遂一意空宗。猛力參究。時何密庵太守。唱道東南。士爲入室高弟。鉗錘久之。頓付心印。士乃手握竹篦。勘驗僧徒。四方來學。無不仰素庵爲現在古佛。通國稱田大士而不名。　示衆。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提箇

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殊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 示眾大海不宿死屍虛空不著五色火聚不藏蚊蚋無住法中不立迷悟如今參禪的將光彩門頭自相覆卻入地獄如箭射 示眾舉張九成居士謁善權清禪師問曰此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士曰因甚某甲無箇入處清出袖中素珠示之士俯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士悚然一夕如側究柏樹子話忽聞蛙聲即有契入今日舉揚箇事汝諸參學人切莫作談玄說妙

會。亦莫作思維卜度。會到那及時及節去處。是然囫

地去也。且道時節一句。又作麼道。　僧參問。補陀路

向什麼門出。士曰。上座卽今從什麼門入。僧曰。抑勒

入作麼。士曰。看脚下。僧擡頭進前三步。士曰。錯。僧便

退後三步。士曰。且道是你錯。是我錯。僧曰。未舉已前。

早知錯了也。士曰。正好喫棒在。僧無語。士曰。若到諸

方。分明舉似。　僧誦經次。士問誦什麼經。僧云。法華。

士云。法華經六萬字。那箇字有眼。僧罔措。士便打。

僧入門便拜。士喝。快走。僧再拜。士云。你討甚麼碗。僧

喝。士便掌。　士居城之田家巷。以宅爲庵。四方參扣

之士。日擁座下。一日與眾禪人茶話。忽然擲盞合掌。別眾而逝。何太守嗣　法嗣和庵忠四明堪頤庵眞其三人皆各演化一方而眞公法裔最盛燈傳五世代出偉人嘉隆以前臨濟有揚州田大士一宗盛行大江南北云

曹洞宗

西京少室寶應還源福遇禪師。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之兜率薙落。徧遊講肆。雄辨如流。聞少室泰禪師道眼圓明。投依參究。泰曰。我舉拂子。你便向拂子上會。我纔良久。你便向良久處會。如何透得本分事。師面熱汗下。一日聞泰上堂舉。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語。師穎悟。卽承印可。密付衣頌。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的的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窗前。曰。此猶是聲色門頭事。師咄曰。賣私鹽漢。 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雖有尊貴分。不是尊貴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不同金榜貴。終是老朝臣。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歷盡艱辛苦。方得覲堯天。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與父無異體。權操閫外機。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長在深宮內。咫尺面龍顏。曰向上一路。又且如何。師曰。沒弦琴有韻。人天那得聞。

仁宗皇慶癸丑十月。師無疾而化。門人奉全身塔於少室祖塋。少室泰嗣

濟南靈巖秋江潔禪師。僧雪軒成參。師問何處來。成曰。靑州來。師曰。帶得靑州布衫來麼。成曰。呈似和尚了也。師曰。三十棒且待來時。成拂袖出。師曰。此子得證悟矣。俾參堂去。一日成遽造丈室。師望而喜曰。金鎖玄關。打開了也。成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師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少室泰嗣 己上二人

西京寶應月巖永達禪師。汾州劉氏子。祝髮於州之天寧。每以出生死爲策勵。南詢參扣。聞靈巖肅和尚法雷遠震。乃往依侍。肅一見器重。親炙積久。遂入閫奧。

乃曰發語由師行之在己遂之泰安閉關道俗堅請不得已而起住寶應上堂鹿門老人道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如是眼看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後萬松老直得計窮力盡道箇看不易諸人還看讀得麼須知這一卷經阿誰不具這一隻眼誰人不圓要長則十萬億劫難盡要短則一刹那頃便周寶應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拈出乃彈指一下曰看讀了也諸人切莫錯過良久擊拂子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乃擲拂子下座

足庵
肅嗣

寶應達禪師 秋江潔 寶應達

封龍古巖普就禪師。溽陽劉氏子。參靈巖肅和尚。肅以本分鉗鎚。重加煅煉。付以大法。封龍堅請出世。師勉受焉。　僧問如何是類墮。師曰。不是披毛帶角底。曰如何是隨墮。師曰。不是聞聲見色底。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不是斷聲色底。曰恁麼則如何名墮。師曰。鴈過長空。影沈寒水。曰古人道。三墮是了事人病。既是了事人。如何有病。師曰。此病何時得愈師曰。直待無身。此病即除。因示頌曰。重重金鎖早敲開。三處悠然獨往來。鴈過長空無繫著。影沈寒水任渠猜。　後歸隱靈棲。未幾示寂。大德六年。賜妙嚴弘

法大禪師之號。塔於封龍之陽。足庵肅嗣

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十

